

3

邊 荒

著 編 秋 鏡 張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

圖書組

分類號 693.4.....

著者號 428.....

登錄號 9323.....

.....

目次

孟海城子「要騷」記	：：：：：：：：：：：：：：	：一
賀南山頭漢人樂曲輯	：：：：：：：：：：：：：：	三四
孟海城子「上新房」慶典記	：：：：：：：：：：：：：：	七四
孟海鎮燒曆元旦(註)「趕傩」記	：：：：：：：：：：：：：：	九七
燒曆新年漫噴弄「賤仙跡」記	：：：：：：：：：：：：：：	一一二
燒曆八月八日孟海鎮緬寺「升和尚」觀禮記	：：：：：：：：：：：：：：	一二七
「七七」四週年抗建大會孟海鎮噺劇表演記	：：：：：：：：：：：：：：	一三七
國曆九月十六日孟海鎮官緬寺公賤盛典記	：：：：：：：：：：：：：：	一六五
附錄——六篇	：：：：：：：：：：：：：：	一八二

693.5505

315

3



3 0662 9729 6

孟海城子「要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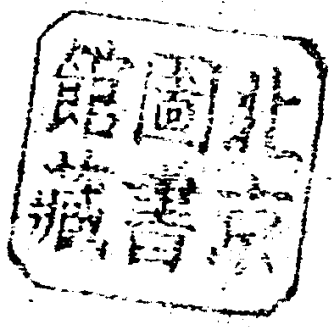
一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四日黎明的時候，我提了旅行箱和鋪蓋捲，由家裏匆匆出行。那時心裏一點也不感到離別之苦，只覺得手裏提的東西，異常沉重，使我一路走着喘息不已。幸好出了巷口，便看見一個挑夫向我走來，和他講了價錢，他便挑着我的這點行李到南門口玉溪街去。街上有一家商辦的貨車公司，卻拒絕購票，因為車子已經裝載停當，馬上就要開走了。這時我問一個司機的可有別的開往玉溪的車子？他說：「前面珠市橋口，還停着一輛，大概也是開往玉溪去的。」

我便喊着力夫，把行李挑到珠市橋口。

那里果然停着一輛比較新潔的客車。車廂的外面寫着「歸化名勝汽車」幾個大字。我走到的時候，票剛剛售完，客位坐滿。我於是請這位售票的先生，設法給我通融一個坐位。他看了我一看，便收了我的錢，填寫一張車票遞給我，叫我在前面和司機一塊兒坐。

孟海城子「要騷」記



(南)

我的行李，他也接了過去，綁在車頂上面。我想這位售票的先生，也許認識我，才願通融售票的；並且給我一個較好的坐位。後來知道通融加票的，並不僅我一人。因之我的一個坐位，又要讓一點給別的人坐。還要加上一些箱籠、提籃，客人們都要隨身攜帶。所以車裏的乘客，不僅摩肩接踵，而且東西也堆得太不像樣。我坐在車裏，縮手縮腳，一點不舒服。

這天到車站送我行的，只有志才一人。因為知道我這次走的，而且贊助我的，也只是他一位。

昨天白天，我自己都還不曉得究竟能走不能走，夜晚到志才的寶號——育才文具社——才接到玉溪拍來的兩個電。囑至遲四日必到玉溪；假如四日不能成行，便不必再往。因為拂一（一）和梁縣長、羅主任（二）們一行，在玉溪已經候我三日了。他們在三號的下午，才從玉溪南行。知道這個情形，我覺得四號非走不可了。

所以知道我這次決行的，當然只有志才一人。那天晚夜，他還託我帶點零碎東西，交給他的大兒允恭。因為允恭在一號的那天，便和他們一同離開了昆明到玉溪了，他今年才十四歲，剛進初中，志才叫他同拂一去佛海入簡師。

這天早上開車的時間，遲延到八點多鐘。我這時心裏澄澈得不現一絲兒雜念，有時只

會這樣想：「怎麼今天真個會上路呢？」昨天都還想不到今天真的便要出門呢！甚至今早帶着行李出來，料想昨天晚上沒有買得車票，今天也未必能成行。不想車票居然買到，這真是生活途程上一個預訂的機緣嗎？

車輪轆轆的竟離開昆明了！這時車行甚疾。但見平疇遠樹，奔到眼前，排沓搶過。朝曦初上，一點不覺寒意。正是古詩所謂「征夫懷遠路」的時候。眼睛除了凝視着茫茫的長途以外，便一點不覺懊惱，不覺煩慮；心曠神怡，好像出了樊籠的飛鳥一樣。

風馳一般的越過了呈貢，在晉寧的途次中，看見三位婦人，年老的一人，約五六十歲，年輕的二人，大致二三十歲，都像官宦人家的太婆。司機的見了她們，急忙把車停住，讓她們三人上車。但這時車上那里還有她們可以插足的空隙呢？司機的只好請我通融，把我的坐位讓給三位婦人坐。一個副司機必須下車坐在車頭邊，我只好坐在車窗的孔隙上。凡事在無法中也還是有辦法的啊！

那年老的婦人，好像知道我在那里一點不好坐，她帶着笑容，頻頻偷眼看我，好像表示歉意，也好像偵視我究竟惱怒不惱怒她們？

幸好到了晉寧城下，司機的停了車，讓客人們下車吃早餐。城門外邊便是三四間小鋪面。中間一鋪，賣着牛肉米線、餌餅、和切麵；這邊一個好像是個茶鋪。司機的便獨自一人到這里來喝茶，曬太陽；不和人們說一句話，那三位婦人，相率入了晉寧城。

吃了兩碗牛肉餛飩，當了一頓早餐。我回到車箱裏來，等候着開車。

等了半個多鐘頭，看見那老婦人又從晉寧城裏出來，但只有一個年輕婦人跟着她來。司機的看她們轉來，便開車了。這時車裏的人，依然沒有減少幾個，仍是顯得擁擠。

這回坐前排車位的少了一個婦人，我得了一點坐處，稍覺舒適。一路但見遠樹凝煙，平曠棋布。下午兩點半鐘，我們的汽車便到了玉溪車站。車還沒停，便見一羣挑夫，肩着扁擔，蜂擁奔來。搶到車窗口，頻問「要歇何處」？我便忙問：「誰願搬我的行件到榮興馬棧」？話猶未完，站在車窗下邊的一個，身材短小，二十歲上下穿着對衿短衣的青年，便向我問：

「你是不是張先生呢？要到榮興馬棧嗎？」

「是的，」我答道；「李局長（拂一）你知道嗎？」

他說他便是李局長留着等候我的人。

後來知道他也姓張，名應洪，是復興茶莊的揉茶師夫。原籍墨江鄉下。進裏面（指佛海）已經十多年了。他會說蹩話，也知道一點安南話和緬甸話。他說「他在年輕時候脾氣不好，所以這樣……。」我問他，什麼脾氣不好，難道現在年紀不輕嗎？他說他從前愛賭錢。

我們一同來到榮興馬棧，他叫我休息一會。他便抽身去幫我雇滑杆。滑杆雇來，便要

趕路到峨山縣城了。

古人說：「逆旅主人多殷勤，」果真不錯。他知我午飯還沒有吃，叫人快到街頭給我買了一碗米線。吃後和應洪到電報局拍了兩個電，到街上買了一雙布鞋，轉回棧來，喚着轎夫匆匆上道。

公路平整，無需滑杆，坐在上面，心裏反覺不舒服。因為「用別人的肩臂給自己當路走（三）」。年青人們，總覺不該出此。大概拂一又操心到我不良於步行，又無馬騎，所以只好雇滑杆了。

從玉溪到峨山縣城，不過六十里路，滑杆費需國幣四十元，一路深悔不該讓應洪去雇滑杆。

在平坦的公路上，我們在滑杆前面疾步走着，轎夫頻頻催我坐上滑杆。他們的意思，不是怕我把腳走痛了，而是希望我在遇到陡坡險峽的路途，下來讓他們儘空好走。然而一路平坦，他們走得十分迂緩。看看日頭西下，我的心上有點焦急。這樣的緩行，不知何時可抵峨山山下？

到了研和鎮上，轎夫便要休息，還要點心錢。我們只好在鎮上吃鹹鴨等候他們。耽擱了半點多鐘，才又前進。

此時離開公路，走到羊腸小道，很不好走。從太陽偏西走到黃昏，從黃昏走到夜晚；

幸好月明如晝，灰白光下，路猶可辨。這時轎夫肩着空杆，走的異常疾迅，我們還趕他不上；又有谿谷深溝，便只好探路緩行。

約莫到了八點鐘，才算越過了僻道，出了叢林，又走上公路來。應洪說，這一段路，幽僻險惡，捏住一把汗走；深恐草莽裏面，鑽出一個剪徑的惡漢來。幸好匆匆越過，此後平整大道，毫不足畏了。

話剛說完，忽然聽前面大聲的戛……戛……戛……的一陣猶笑。轎夫聽見了，便想回頭走。我急忙說，「不怕，仍須前進。」——因為笑聲單純得很並不複雜，大約人數不多。」這時應洪情急智生，他也戛……戛……戛……的佯笑回應。笑罷他便大聲叫道：

「前面來的是好人呢？還是歹人？快快回答，不回答便要開槍了！」
前面果然應聲答道：「我們是好人！——好人！——好人！……」

說了不久，便從我們面前疾馳的闖了過去。在月光下，看出一個年老的，大概五十過了一，另一個年輕的，只是十多歲的樣兒。我由此佩服應洪的急智。

過了這次後，路上便沒有什麼阻塞了。有時也有一兩個過路的，看是離村子不遠，出來打水的人。九點鐘，到了峨山城外，沿途幾家馬棧，應洪一一都敲門詢問，問了五六家後，才找到了梁縣長們歇的馬棧了！

夜來疲甚，早眠。深夜以後，但聞馬嘶聲甚厲。好像馬料預備不充，互相爭食，「分背相踦」似的。接着便聽見馬蹄得得的響聲。繼而有老嫗的喊叫，隱約的說道：

「馬跑去了！馬跑去了！快去拉，快去拉！」

這時拂一驚醒了，便喊人起來去拉馬。接着又寂靜了下來。

不久天色大亮，我忙着披衣下床，捆捲行裝，出外盥洗。跨出房門，便瞥見梁縣長頭髮斑白，精神矍鑠，煞像一位英國紳士。這時他早已經起來，盥漱完畢，正用着保險刀，對着鏡子，修刮着他那銀白的短髭。

我把臉洗後，又看見他擎着一冊洋裝書，細心過閱。後來我知道這本書大約是「縣政建設」。

今天因爲只能歇「坡腳」，約有半日行程。所以延至十點多鐘，還沒開早飯。

我們住的這個馬棧對面，上首是一個小學校，聽見學生讀書的聲音，我便率性走去參觀。校裏到處清潔，教職員對生客很殷勤，增人善感！下首一個織毛巾的工廠，雖然聽不着機杼之聲，可是他們對參觀的人也還客氣招待。我們終以行色匆促，不曾多有領略。

早餐既罷，隨行的夥伴們——應洪便是當中的一個——忙着把馬拉出客棧，裝置鞍

驢，端放馬馱。一時整理齊備，各人便挽馬緩步出了縣城。

峨山城外清香荒涼，行人稀少。大有「西出陽關」之概。我們在動身之初，來了一位送行的客人，和拂一並肩談着走。送出城外，便鞠躬作別，轉了回去。聽說這是佛海的第一任李縣長。

這天，心神驚悸，隨時防備跌馬；路上景色，無暇瀏覽。不過異風殊俗，到這裡便深感到，路邊不時看見稀疎的幾椽平頂屋子，殊覺奇異。屋頂平坦，鋪着木板，覆疊土層，屋式方整呈立方體形。屋頂可作打稻場，更可賞月納涼。雖然粗陋，還近似現代式建築。我問拂一：「這樣像不像斐夷住宅？一路到佛海，都是這樣形式嗎？」他說：「這不像斐夷的。進去不遠，便沒有了。」

晚上住的坡腳，只是一個幽僻荒村。三五人家，依山結屋。屋頂仍是平地，可以上去瞭望。不過羣山環抱，林木蒼翳，僅能望到對面山腰而已。

到棧以後，還無倦意；趁斜日餘暉，還可寫封家信。寫畢下樓，瞥見梁縣長還寫着英文日記，拂一寫着漢文日記。後來知道他們兩位，每一到棧，洗漱既畢，都要趕作日記。聽他們詢問的話，知道記載的範圍是關於途程的里數和山的高度數，坡的陡峻，拔海高度，氣壓度數等之珍貴的科學考察資料。

今夜隨時醒來，都聽見滴水潺潺；以爲整夜雨聲不停，明早途中乘馬，其苦何如？俄

而馬嘶聲喧，蹄子踏在馬料槽板上，嗒、嗒、嗒的作響。可是沒有人聲。

第二天早上，天還不亮，梁縣長高聲的叫，催人起床；繼而吹着哨子催喊。這時人人都忙着摸火柴，把洋燭點着，穿衣下床，趕捲行裝，送下樓去。

盥漱甫畢，桌上已經杯盤交錯，點着洋燭用膳。

膳後出門一望，朝霧正濃，對山灰暗，清冷刺骨。轉回棧裏，站立階下，倏然一鴿從我頭上掠過，翅膀拍在我的臉上；使我突然一驚。

簷邊結木槽，一直通連到山腰裏去。這木槽由簷邊接達竈頭石缸口。水聲春然不停，好像自來水管一般。由此方知昨夜未雨，其聲便來自此間。

火炬燃燒中，已將馬馱馬轡端放完畢，濃霧中牽馬出行。方走不遠，便過一橋。前面一帶石坡，山水沿坡注下，步行不便，於是人人上馬。馬蹄滑，也不能登坡，強策前行，馬竟前仆。我便跌下馬來，還被馬踢破了腿，血流涔涔。這是此次出門跌馬的第一次。

拂一說：「騎馬人無一不跌馬。跌馬可算是騎馬人的家常便飯，毫不足奇。惟是不善騎者，跌馬不重；善騎者跌馬便不好受了。」這話真是一點不錯。

從此不登高山，便下陡坡。有時令人提心吊膽，懶看風景。

山坡過後，策馬走到淺灘細流的洄河裏去。一邊石壁峻峭，陰森可怕。馬步迂緩，心裏會想到玄奘偷渡流沙的偉蹟。

後來過了一座鐵索橋，到達一個村莊，便停馬「開燒(四)」，村名「大開門」。前臨江面，後負高山。江水多涸，惟河底多沙磧淺灘。拂一說：「這是元江的支流，水淺及膝。」那時把馬卸了鞍馱，趕放過江，候人開燒。

忽見遠遠的從河裏涉水走來一人，背上負着柴枝，堆高過頭二尺。在先我們還看他不出究竟是老是少，是男是女，一會兒走上了岸，才看清是一個年輕少婦。年齡大約二十上下。向着我們開燒的那茅屋進去。

拂一好像對我說：「這樣婦女，多麼健美！負這麼高的一背柴，健步疾趨，一點不露倦容。」我看她頭上包着套頭，兩耳戴着銀質大環。一雙活潑的眼珠，直盯着人看。

不一會，我們都到她家裏把午飯吃了。卻不會看見方才背柴的那個夷婦。

飯後休息一會，忽然又看見她換了裝來，坐在一小凳，換草鞋，先前的太耳圈沒有戴了，換成一雙珞珈小圈。套頭也解了，梳了鳩髻，作漢裝打扮。

作園向她問道：「聽說你們這裏『兩口子(五)』打架，男人打不過女人，是嗎？」哈、哈、哈、哈地笑起來。

她聽了這話，好像很害羞；彎着腰拌她的草鞋，一聲也不響。又好像很莊重的樣子，只微露點笑意；把左邊嘴角的金牙露了出來，光色燦然。

午餐既畢，又策馬前行。忽見三個夷女，每人用扁擔挑着兩束柴枝，健步如飛的走回

村去。前面的兩個，年約十三四歲！後面一個，便是剛才換漢裝的夷婦，頃刻間，便把柴砍了挑着回去。

幾天都出不了新平縣境，一天要到揚武鎮了。在下晚五點多鐘，策馬攀越幾重山頂，令人怵目驚心。俯視一帶涸河，兩岸石壁嶙峋，還有龕洞。從洞裏流露出一片兒童歌聲，萬分悽惶，唱的是：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夕陽殘暉中，唱着這歌，揪動了我心頭無限的悲哀，竟不知這般孩子們從那里來的？怎麼太陽都要落了，還在這陰森的絕壁下唱這悽惶的歌呢？這些小孩子是什麼樣兒，我們在馬上也看不見。從他們的歌聲裏聽來，想着總不下一二十人。又見對面石壁上，晾着一些小操衣，知道他們到這兒洗衣服。真個好像從東北流浪來的孩子一樣！

這天晚夜，歇揚武鎮。晚餐用罷，找郵局投信。那時九點鐘前後，月白風清，街旁都有小商店。街邊也有點着火賣零食的小攤。幾天來翻山越嶺，人跡稀少，心頭略嫌空虛。今夜一見煙火人家，銷棄幾分寂寞。

從坡腳出來，幾天在路上，隨時都看見一個穿藍色學生裝、戴淺灰毡帽的小孩，年齡和允恭差不多。不時走在我的馬前。我看他手裏拿着一根樹枝，枝頭挂一個小布包，不知裝些什麼東西，把樹枝擔在肩上。經谿谷，涉淺灘，越溝壑，看他很靈便；一點不畏難。

他只默然的行走，不和人們說一句話。

我初時不知他是要和我們往佛海去的，還以為他有別的旅伴。後來見他天天都在跟我們走。過了揚武鎮，進了元江城。越過了高入雲際的莫朗坡，來到三板橋。這裏荒村岑寂，茅屋淒清。兩三小椽，都是兵燹後的殘遺。敗垣頽瓦，不堪入目。此地幽杳，雞犬聲稀。我們開燒造飯，向棧主購買一點山蔬野菜，均不可得。後來借大人情，抱來冬瓜一個，進奉縣長，索了很大的價錢。這孩子且不肯和我們共一餐，他率性住在隔壁的一院去。這時我才訝異了。

第二天，他走近我的馬前，我便問他：

「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我姓景，名叫成德」他說：「他們都喊我小成德。不過我不喜歡這個名字。我要另改一個。」

「你想改個什麼名字呢？」我問。

「我想改名叫景松。」他說：「因為我聽說日本有個大將叫松井的很勇敢，我不佩服他。我想將他的名字顛倒過來，做了我的名字。」

「很好，很好，」我說：「你這幾天一天吃幾頓飯呢？」

「一頓也不頓。」他說：「像昨天整天都沒有吃飯了。今早也還是沒吃！」

我聽了他說的這句話，心裏很難過，驚訝的問他：

「你怎麼能這樣受得餓呢？我們騎在馬上，一天吃三頓；隨時都還嫌餓。怎麼你不吃會能走這遠的路呢？」

「有東西賣的地方，便買點吃吃；沒有賣地的地方，只好餓着。」他答道。

「你的布包裹裝着什麼東西？」我又問。

「二十包火柴。」他說。

「你帶着做什麼呢？」我問道。

「帶到佛海去賣，聽說那里火柴很貴啊！」

後來進了墨江縣城，景松便把他的火柴賣了。從此他和我們在一處開飯。幫我們每天照料馬馱。

墨江是公敵（六）的家鄉，到時便想去訪晤。孔子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時我也覺得自遠方來訪友，樂趣更多。當晚九點鐘後晤見公敵，承盛設洗塵。翌朝他又盛饒拂一和我二人。對我們都有厚望。「開發邊疆」的一個口號，竟送到我們肩上。

從墨江到寧洱，從寧洱到思茅。一路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寧洱城內，沿街鋪店，多懸欵表「貞節」金匾，可瞻昔日教化。

從思茅進來荒原彌望，草深過頂，路跡莫辨。騎馬背上，草還把人遮了，前後不相

見。六順境內，野象猛虎，出沒無常。路側竹竿歪傾，喬木偃墜，聽說便是野象猛虎往來的痕跡。溼土路上常見虎象的腳印。

三

某日下午五點鐘前後，到了普藤壩（七）。這里異風殊俗，和沿途所見又迥乎不同。拂一說：「普藤便是熨夷住的寨子。」婦人都穿着很緊小的短襖，相似昆明二十年前婦女的緊衣。襖短只及臍上，襖下穿一條綠色桶裙，長到腳面。裙中段綴以紅白黑相間的彩條，裙腳邊襯白布墜腳，看着也還美觀。

行道上，看她們往來如織。她們穿桶裙，便不穿褲子；甚至褲帶都不要一根。所以隨時都見她們拉撒桶裙。

男女都同樣打着白套頭，跣着腳。牙齒漆黑，口裏常嚼檳榔。覺得有些像安南人。拂一說：「話不相同，服式也不同。」

我問拂一道：「她們把牙齒染黑，究竟爲的什麼？」

拂一說：「他們有的人說：『因爲狗的牙齒是白的；假如人不把牙齒塗黑了，那麼人和狗也便是一樣了。』況且牙齒塗黑，可防蟲蝕，牙齒也再不會疼痛了。」

忽見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夷婦，挑着兩隻水桶，到河邊打水，剛往我們旁邊過去幾步，

她便站立在街中，一雙手把桶裙微微提高一點，兩腿張開便撒出尿來。撒了以後，又悠然向前面走去。殊覺不雅。我便問拂一說：

「斐夷婦女撒尿，都是站在街中，毫不顧慮嗎？」

他說：「習慣使然。她們在稠人廣衆中，站着撒尿，恬不爲恥。反而男子撒尿，便要找僻靜處，蹲下身來，才能撒的。」

斐夷屋子，蓋得極端簡陋，好像表現苟安心理似的。家家一間草頂樓房，上層住人，下層住牛馬。上樓時還須把鞋襪脫去。樓上不鋪木板，只用竹排釘上，一動百搖。

拂一說：「入境問俗，也很重要。他們的忌諱可不少。像近樓門的一根木柱，不能拴馬拴牛。若不知道，把馬拴在這根柱上；他便認爲給他一個最大的侮辱，便要和你拚命的。因爲他們要到發喪的時候，才把馬拴在這根柱上。」

當晚我們在一家斐夷的樓上，吃了飯後，差不多八九點鐘，各人把鋪蓋攤在竹排上，便睡了一夜。

一天下晚，到了小猛養（八）。草樹彌密，路邊接谿谷，林木蒼蔚。山路平坦，騎在馬上，可以入眠。倏然聽見山谷裏一片笑聲：

「嘻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戛、戛、戛、戛……」

全是清琅的女音。應洪剛走到我的馬前，我便問他：

「什麼人笑呢？」

他說：「大約是彝夷姑娘在山谷裏採茶，看見我們騎馬從上面過；她們看了覺得好笑吧！」

可惜只是她們看得見我們；我們一點也看她們不見。

後來轉過山腰，便是一帶原野。山巒平夷，淺草如茵。一眼望去，沒有繁翳的林木，也沒有阡陌的棋布。許多牛羊，在坡頭上悠然的吃着草。不時還看見黃牛的角鬥。那時天宇清寥，山光明淨，真是一幅絕美的畫圖。

我們從原野一帶走馬而過。側邊遠遠有一小寨。村裏不見一人出來，又只見一片冥、冥的笑聲，十分甜美。她們好像是羲皇上人；是無懷氏的民嗎？葛天氏的民嗎？

當晚歇的地方是土鍋寨（九）。廣原彌望。村中人家十餘，用竹木柵矮檻作圍欄。村人都不作水彝夷裝束，大概他們都是漢彝夷。

第二天早上，天還未明，便有人催我們點燈起床。洗漱早餐既罷，滿天繁星，尙未隱沒。拂一指西南那高出雲霄的遠山和我說：「翻過這羣山，便到車里了。」

這天早上，平壩水灘，過了多處，天還不亮。曉風清寒，砭人肌骨。不時看見這廣漠的平壩裏，遠遠的有炊煙縷縷，有火光點點，在黑暗中，分外明悉。原來都是「打野（一〇）」的行者，埋鍋造飯的煙火。

天初放曉，我們已經策馬衝上山巔了。這時才見山高千尋，下臨萬仞。在山頂上行着，遙見白雲彌漫，一望無際；羣山淹沒，只露峯頂簇簇；好像鑽出海面的島嶼一樣，這浩瀚的雲氣，可算「雲海」了。陽光射在雲海面上，有如白雪皚皚，銀光刺目。後來從峯巔策馬轉下，浸入雲霧裏去，便覺細雨濛濛，清寒難忍。仰視朝陽，濃雲掩蔽，只留一輪白痕，光輝一點兒都透不下來。

一直下到坡腳，便到瀾滄江邊。只見河身廣闊，入冬水落峯寬。馬蹄踏岸邊圓石，轉覺礙足難行。比着去重慶，到海棠溪上渡輪，似乎一樣。

這時瀾滄江中，大船都沒有。只兩三游艇，用鐵連環併兩小舟作渡船。我們先把馬和馱子端放過渡，去了兩船。後來的人共一船過去。不想舟子利心太重，看見我們的人不十分多，他們似覺有點不值。於是叫岸上後來的馬幫，帶馬上船，一同過渡。我們雖然制止，不要太加重了，他總是一點不接受。幸好安然渡過。

後來不久，聽說瀾滄江的渡口，翻了一船人，還連幾頭牛，卒竟打撈不起，這是不可倖免的吧？

過江以後，又復策馬上坡。轉過坡頭，一路平整馬路，十分清雅，便像入了外國租界一樣。這里便是車里了！

路邊看見美國教會醫院，廣闊靜潔，建築饒有西方風味。又看見「武廟」，建蓋雄渾，

殿宇飛揚，迴廊縈繞，頗壯觀瞻。應洪和我說：「這所大廟，和側邊的車里縣府衙門，都是柯大人（二）手上建蓋的。這一條馬路，也是他築造的。」

轉過路口，果見車里縣府衙門，蓋得比武廟還寬敞一些。對着縣府有一街道，商店鋪戶，鱗次櫛比，和內地無殊。

今午駐馬楊科長家，承盛饌接待。

餐後休息片刻，便又乘馬啓行。一路康莊大道，路邊蠻花盛開；有時蔓延塞途。晚間抵夏棟，歇魏夷家。

飯後下樓，出柴扉，漫步草場。這時羣星欲笑，月細如勾，四望模糊不辨。惟上側首一家，柴扉內，燃積柴，火光熊熊。黑暗中，我走到扉外探望。見那小院中，三架紡車，三個女孩坐在車邊紡棉花。積柴在旁燒着。這三個女孩，一個年僅七八歲，一個大約十四五歲，別的一個十七八歲。

當我站立門外看她們的時候，這十四五歲的女孩，望見我便不住的哈、哈、哈、哈的笑了起來。那七八歲的女孩，似乎膽怯，笑都不笑一笑。十七八歲的那個女孩，背向我坐着，也不像笑的樣子。

我看這十四五歲的女孩，笑容可掬。我招手喊她過來，她又羞得扭過頭去。接着又把頭掉轉過來，仍是夏、夏、夏、夏、的笑個不住。那十七八歲的女孩，便跑來把柴扉開

了。好像歡迎我進去一樣。

這時忽然從背後闖來兩個人，大聲喝道：

——「要騷(二三)嗎？要騷」嗎？

我急忙掉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而是作園和梁大少爺(二三)。作園向我笑道：

「張先生也喜歡『要騷』嗎？進去玩吧！進去玩吧！」

於是我們三人都進了柴扉。

「我看他們夷人『要騷』是這樣的，」作園繼續說：「她們紡棉花的這里，便是她們講戀愛的地方了。男子們在這時候，身上披了一件毛毯，便向着紡棉花的這地方來。進了柴扉，逕踽踽在姑娘們的背後。於是軟語溫言的，便和這陌生的姑娘們講起話來。講到情投意和的時候，姑娘們便不再紡線了。她們便轉身來，圍火談心……」

作園講着的時候，這十四五歲的姑娘，仍看着我們，夏、夏、夏、夏的笑着。

「笑什麼？」作園喝她道：「小姑娘，騷笑，騷笑的！」

這時大家也都夏、夏、夏、夏的笑起來，只有那一小一大的兩個姑娘，老是不笑。

於是我們都一齊轉了回來。

第二天早上，仍是黑暗中忙了起來，點燈吃飯。出了寨子，天還昏暗，路線莫辨。溪澗尺澤，一路多有。幸虧馬眼在黑暗中，善辨途徑。儘管放心隨馬行。

忽過一水溝，馬轉側行。荆棘叢邊，兀立着好像兩個石人。衣帽都難辨認。只看見眼裏白膜，襯着黑珠，令人吃了一驚。走近時仔細一看，才知道是兩個郵差。看他們好像已經走了好多路了，這時是要趕到車里的，可見他們生活的辛苦。

天曉以後，來到流沙河邊。這裏不是唐玄奘過的流沙河。大約地隔千里，情致互異。流沙河水勢湍激，砉然常嘯，幾里以外，空谷應聲。河中礁崖錯列，河水自高而下，沖激石礁，聲如怒吼，白沫飛揚，一瀉數丈。

佛一說：「車里拔海約一千八百尺；佛海拔海四千尺。地勢懸絕，自然河身不會平夷。」

從車里到佛海，一路沿着流沙河走去，終日都只策馬越嶺。山高坡陡，如爬天梯。流沙河身，峻峭突兀，處處都懸瀑布，水聲慘厲。若是利用這麼多的瀑布，裝置發電機，那麼處處「甌脫」，都變成「金甌」了！

下午三四點鐘，離了車里境界，到佛海來了！沿途平坦安適。走了不久，見前面一簇武裝的人，走來迎候。他們人人都荷長槍，腰圍彈帶。當中介紹認識了彭秘書（二四），警察局王局長（二五），徐督察（一六）帶着巡警多人。還有華僑林先生（二七），和蔡先生（一八）。悠悠途程，將屆終結。

午後六時，黃昏中安抵佛一家。從此寢食都在他的家裏。備荷優遇。人生旅途，竟到

了一個新奇的境界裏！

四

我們住的是孟海鎮，屋舍櫛比，大半是漢人住宅。服食語言，和內地一無差異。這一條大街，叫做大同街，差不多全是漢人住着。

我們住在這裏，也和住在內地一樣。有時要想去體察、去認識夷民的生活種種，便可惜彼此語言不通，情感難協，相合匪易。所以到此一月以來，感到學習彝語文，比任何都重要。因此把一切想讀的書都屏絕了。每天除了遵時到縣府工作外，永夕永朝，多半耗費在彝語文的學習上去。

有天晚上，我到區黨部訪蹈和（二九），談彝語文的學習。他說的話，使我聽了感到無限的悵惘。他說：

「彝語不易學，彝文更難懂。彝夷心理，膽怯多疑。向他們學習彝語文，總是很不容易的一回事。也許他們的心理，認為漢人學通他們的語文，對他們總是不大好的。從來漢人到這裏來的，不管他是從事政教推進的；從事商業發展的；沒有一個在不是萬分熱忱的想把彝語文學好，結果通曉的，仍無幾人。雖然開辦過一些什麼講習班，研究班，都只曇花一現。而且連一本初學的良好讀物，都不曾有。每天徒只抄寫一些，既難拼切，又

難理解；不到兩天，便像置身五里霧中，無法摸索，不想再讀了。現在要開辦講習班，除非先把讀本編好了再說，我自己沒有把粵文學好，甚至粵語也懂不了許多。——也許先把粵語學會了，再讀粵文，較為事半功倍吧！不過粵語要怎樣才學得流利呢？恐怕非討一個粵夷老婆不會學好的。假如不這樣，要想把他們的語言學會一些，那麼最簡便的方法，便只有跟着一般人們去「耍騷」了！」

蹈和說到這里，便哈哈的笑了起來。接着又說：

「這不是笑話，真的是這樣！」

我便插口問他去耍騷過沒有呢？他說：

「誰到佛海不要騷的呢？到佛海不要騷的，便是愚頑了！」

我們彼此沉默了半響，他又繼續說道：

「我覺得你的生活態度，太顯得謹嚴了。到了這個地方，生活不該如是。這樣反覺得索然寡趣的。因為這『邊荒』地方，已經是簡陋而且蕭索的了。」

「那麼我們爲了粵語的學習，也只好去耍騷吧！」我說。

「自然是這樣。」他回答。

這天晚上，恰好是青天孤月，銀光照地。只是風寒氣肅，令人難耐。應洪披了一張毛毯，我穿上外套，兩人便從街子上邊的象山側面一直走去。走了不久，應洪說：「那里路邊柴扉裏，便是要騷的一處了。」

柴扉半掩，我們走了進去，看見三個紡棉花的姑娘。一個年長的大約十六七歲，兩個年幼的；一個只像八九歲；別的一個，十一二歲的樣兒。我們兩人進去的時候，竟沒有一個對我們表示歡迎的。也沒有一個對我們嘻嘻哈哈笑的。她們各自不停的紡她們的線，望都不望我們一望！我想走，應洪叫我在柴堆上小坐片刻。他說：

「她們怕見漢人。見了漢人，便好像見了毒蛇猛獸一樣的害怕。」

我便問道：「這才可怪了！漢人常常殺她們嗎？常常打她們嗎？」

應洪道：「沒有，沒有，不知她們怎麼這樣的害怕漢人；我們都不知道。有時小孩子哭着的時候，只要大人口裏說聲：『漢人來了！別哭了！』哭着的孩子，便嚇得馬上投入大人的懷裏，不敢再哭了！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也許像三十多年前，昆明城裏見不得直腳幹高鼻子的老洋人一樣的吧！」我們坐在柴堆上烤火，看她們只是低了頭不停的紡線。大家都默默無言。我有點不耐，便向那年長的姑娘問道：

ZHU (110) San a? (妹忙嗎?)

Mau' gan, mau' gan! (不忙，不忙) 她答道。

Nun mi bo njej a? (111) bi (111) nun a? (妹有父母兄弟嗎?)

Mi hœ (111) mi. (有，儂有。)

這時來了兩個少年，排門而入。他們和應洪好像很相識的。我想要走；這兩個少年叫我們再坐着玩玩，不要忙走。我在火光中看明了他們兩個。一個的年齡，大致十五六歲；一個只有十三四歲。兩個都穿着白色學生短裝，戴着毡帽。那年長的少年，對着兩個年少的棘夷姑娘問道：

Su ni mau'san haj? (你有什麼賣的呢?)

Mau' ni san haj lie. (沒有什麼賣的。)

Mi go ad ma haj doi? (有便拿來賣了。)

Au' bja dij go au' bja lie! (要銅元便給銅元)

別的一個少年說。於是那大一點的姑娘，便停了紡車，伸手從她面前攔棉花的小篋籃裏，摸出一個小酒杯來，就從籃子裏滿滿的撮了一小杯朝陽子遞了過來。那年長的少年和我說：「請接着她的！」我便伸手接下過來。

我問應洪這朝陽子，她們叫什麼？應洪和兩個少年齊聲道：

「她們叫她做『洛罔味』(Lovanve)」

這時那兩個小的姑娘，也便爭先恐後的從自己面前的小篋籃裏撮出幾小杯朝陽子遞給兩個少年。我又把手裏的朝陽子，遞一些給她們，希望她們停止了工作，和我們一同吃，一同談談。可是她們總表示不大高興的樣子，仍是不停的紡着她們的棉花。也許她們疑心不給她們錢，所以才不願接受我們手裏的朝陽子呢？

於是應洪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中央票給了她們。那兩位少年也掏了一束銅元，大約二三十枚給了她們。可是她們都毫不客氣的馬上接了過去，塞在口袋裏。也一點不表示謝意，更不管它是多是少！

這時應洪見我又給她們一張紙幣，便和我說：

「不久以前，她們見了紙幣，都不肯要。因為她們要的是現金，是花錢。紙幣給了她們，有如廢紙，她們認為毫無代價。」——自然她們不懂漢文，不知道紙幣可以代替現金使用。紙票上寫的是什麼，她們全都不曉。有時她們到街子上把東西賣了，漢人拿紙票給了她們，她們勉強把紙票接到手裏，總不放心裝進袋裏的。於是忙着拿去向漢商買東西把它用去。有時會受了騙。因為她們賣東西得到紙票很少，但是買東西要出的紙票很多，無形中便把紙幣貶了值，把物價抬高了。……」

我聽了他說的這一番話，倒覺有趣；接着便問道：「那時想什麼辦法補救呢？」

應洪繼續說道：「爲了改用紙票，也曾組織了一個『推行法幣委員會』。還有什麼宜

傳隊啦，兌換處啦；武裝偵察隊啦；都是爲了要使拿紙幣的夷人們知道票價究竟值多少？可以買得多少東西？一方面『推行法幣委員會』還努力於調平物價的工作。所以到了現在，他們也不拒絕紙票了，她們也敢把紙票裝進口袋裏了！」

這時燃燒的柴枝，贖下了一大堆灰燼。兩個小姑娘還隨時添柴湊火，看着柴都燒盡了，天氣也覺得有些更冷。於是我們大家都一同起身走了出來。從明月照射的途中，隨了影兒，回到家來。

六

過了一天，依然借皓月清輝，再和應洪「耍騷」去。同去的還有服務社的小竹軒和惠興祥的小長齡兩人。他們的年齡都不過十五六歲，聽說常到孟海城子（二四）裏去耍騷的。耍騷這回事，他們覺得饒有興趣。這次沒有從「新街」去，跟着他們從「老街」走。轉「上城街」，去到「孟海城子」裏面。

沿途看見參差錯列的棘夷茅屋，屋頂呈銳角陡坡形，也和緬寺的殿頂，大略相像。不過官家的屋頂，多半是瓦覆的；民家的屋頂，便是草排鋪的了。看見他們這屋頂的式樣，便想起前幾天楚雲（二五）和我說的一段話來，很有趣：

「聽說從前孔明征南蠻的那個時候，對夷民也施了一些教化。當初夷民不會建屋，孔

明便對他們說：『你們要想蓋房子，只要照着我的帽子的樣兒去蓋便好。』夷民聽了他的話，便果然照了他的帽子的形狀，把房子蓋了起來。所以隗夷屋子式樣，便和孔明戴的綸巾一個樣兒。後來孔明又見夷民不會做褲子穿，又對他們說：『你們要做褲子，只要照着我的袖子做去便好了。』所以現在隗夷婦女都不穿褲子，只穿桶裙，這桶裙便是照孔明的袖子做成的。孔明還和他們說過：『樹葉是貴重的東西，可以換得錢來的。』所以隗夷至今便靠採茶和採樟腦，賺得很多的錢呢。」

進了城子裏面，左一灣，右一拐，到處都是柴扉竹籬。柴扉內面，每有燃着積柴紡線的姑娘，不過小伙子們都要找熟處去玩。也許嫌火邊坐着紡線的姑娘，有的只是六七歲，有的八九歲的小姑娘，去了沒有意思。所以走了好些，都沒進去。

這時天冷月明，萬籟俱寂，望前面樹影依稀，和隗夷茅屋，都好像浸在烟霧裏。有時還覺得清霜襲面，大有寒意。月光下不時有披毛毡的漢子，從面前闖過，互相仔細望望，令人想像到莎士比亞的仲夏夜夢的意境裏去。這些來往披毛毡的男子，一個個濃眉大眼，很像趙武夫。對面闖過，一言不發。

走了一會，轉進一扇柴扉。院壩裏面坐着兩個紡線的姑娘。當我們進去的時候，她們也照樣不表示一點兒歡迎的意思。她們只不停的紡線，不睬不理。我們來的人們，只好在一些柴堆上，或小不凳上坐着。從那柴火的光中，我們看明了這兩位姑娘，倒還不十分呆

滯，有話還肯回答回答的。她們兩個的頭上，每人打了一個大大的包頭，打得整整齊齊，不像別的姑娘那麼草率。可見她們兩個是喜歡修飾的。打包頭的帕子，都是從服務社（二六）買的。那比較大點的一個，年約十六七歲，腳上還穿着一雙膠鞋。不過鞋跟沒有拔上，大概因為隨時上下樓都要脫下的緣故。那小的一個，年約十四五歲，便是跣着兩腳了。

火燄閃光中，映着這兩位姑娘的桶裙，鮮麗奪目，真個好看。小長齡說：「大點的這一個，名叫玉康（二七）GITHA 小的那一個，名叫玉溫馬（二八）Gi-Dum-ma 她們不是姊妹，大概是鄰居」。

玉康的短襖和裙裾，和玉溫馬的一樣潔淨，不過玉康的腕間，戴着一雙很寬大厚重的銀手鐲。這時我便問玉康道：

Yim Bin Cain ahaa（二九）as（你是貴族的小姐嗎？）

她聽了我的話，半晌都沒回答。我們的夥伴們，人人都笑了起來。我問他們笑什麼？應洪說：「她怎敢回答你呢？——她害怕你是『漢官』，比害怕老虎還厲害些呢！」

我聽了不覺訝異的問道：「我的面孔這樣的和靄，這樣的溫良，怎麼她還害怕我比老虎更厲害呢？」

應洪說：「老虎也聽說有講『義氣』的，未必便叫人見了老虎莫怕嗎？」
我低沉的想着應洪說的這句話，很耐人玩味。

這時竹軒便問她們道：「*Zun mi mag cju a? mi to-lin a? mi lovanve a?*（妹有橘子嗎？有落花生嗎？有朝陽瓜子嗎？）」

玉溫馬答道：「*hi lovanve!*（有朝陽瓜子。）」

說着她便從自己面前的小篾籃裏，揭開了手帕，用小盅子量滿一盅，遞給竹軒，竹軒雙手去捧，她又跟着量了幾盅，都倒在竹軒手裏。她看着竹軒雙手捧着瓜子不好，便把她的手帕鋪在地上，讓竹軒把手裏的瓜子也放在手帕上面。

我隨手摸了兩張中央票給了她。只見玉康嘴裏琳琳琅琅的說了一句。我完全聽不懂她說的是什麼，便問應洪，應洪說：「她說漢官是很有錢的呢！」

人人聽了都裏……裏……裏……裏的大笑起來！

我問他們，「怎麼她知道我是漢官呢？可不是你們告訴她的。」

他們都說：「沒有告訴，大約她總會看人呢。」

這時明月當空，寒光中刮來冷風，把柴火的烟，扭繞成股，向人臉上撲打過來。我因為眼力太弱，受不了烟的刺戟，馬上淚流潑潑，睜不開眼了。玉康看見我被烟熏得厲害，便起身到側面把堆着的柴枝檢了幾根，把火壓小一些。

這時我已經坐不住要走，於是大家也都和我一同離了玉康的院壩出來。一路看見一些小姑娘紡線，心裏不覺很奇怪。她們坐在紡車邊，小得好像一些穿着衣裙的猴子。我想漢

人家的姑娘們，在她們這樣年齡，便少有她們這樣的工作精神了。她們坐在紡車面前，各自恬靜的紡線，不要大人在旁邊督促。只聽見軋軋軋的機聲，不聽見一點談笑喧嘩，更不見她們在紡車旁邊吵鬧爭打。

我們今晚轉去轉來，繞了一個圈兒，仍然又來到玉康的院壩裏，我覺得很詫異。長齡說：「還是只有她們這里好玩！」

可是我們第二次到這里來，她們依然不客氣的不表示一點歡迎的意思。只見她們坐在紡車邊，軋軋軋的轉動那輪盤。她們這個樣兒，使人會聯想到她們也會說這樣的話似的：「目前是抗建時期的嚴重關頭，除了倍增辛勤的實幹、硬幹、苦幹之外，我們將無以表現愛國的赤忱。」不過這個意思，她們絕想不到，只是她們的情態，好像如此吧了。

我依然坐在火邊，凝視着她們低頭紡線。玉康在紡線的時候，不時轉動她那靈活的眼珠，頻頻警視我們。我想了一句話去問她：

Mya hi si ha? (你有幾歲呢?)

她聽了我的話，便低聲的咕咕囁囁答了一句。究竟她答的是什麼意思，我一點都聽不出來。可是應洪、竹軒、長齡聽了便笑起來。我問應洪「她說什麼」，應洪道：「她說，她也不知道究竟有幾歲了！」

我默坐半晌，心裏恍悟道：「爲了學習變語而來『要騷』，這是錯誤的！」

——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九日寫畢——

(一)李拂——廣西桂林人現年三十九歲，曾游歷暹羅印度南洋羣島及國內各地。歷任佛海教育局長，縣府秘書等。現任省立佛海簡師校長及佛海服務社經理。著有車里(商務版)及論文等散見新亞細亞雜誌與其他報章。

(二)羅漢——字作園，廣東豐順人。中國境內游歷殆遍。北至陝甘，南至暹羅。暹文及梵文均有研究。現任縣府第三科長，民衆教育館館長。

(三)這是昆明人流行的一句諺語，坐轎人對抬轎人的比喻。

(四)「開撈」就是停馬休息，澆火做膳開餐的意思。

(五)「兩口子」是指「夫妻」言。

(六)黃惡——字公敵。現年三十餘歲。墨江人。北大藝術系畢業。工詩畫。民國廿八年五月，曾赴重慶受訓。現任墨江民教館館長。

(七)普藤壩——仍屬思茅縣境。爲一廣大平原。夷夷寨近大開河邊聚族而居，不及百戶。

(八)小猛養壩——屬車里縣境。地勢平坦，略呈圓形，縱橫約十餘里。

(九)土鍋寨——屬小猛養壩，寨設平原，人口稀少。

(一〇)「打野」——野外露宿，不歇人家，便叫「打野」。

(一一)柯績丞——名樹勛，廣西馬平人。潘季頂真(南寧縣屬)夷夷叛變，繼亂有功。任沿邊總辦。後改十二版納爲八區，每區設行政分局，設總局於卑里，任局長。或稱總辦。爲拂一岳丈。

(一二)「耍騷」——(英文讀如「Peculiar」)與女子娛談曰耍騷，普通娛談游玩曰「耍林」。

(一三) 梁國基 年約二十歲上下，生長檳榔嶼。英國軍官學校畢業。民國廿九年隨其父宇奉至昆明入航校，旋以候期未入。仍歸佛海，任警察局軍訓教官，及暑期進修班軍訓教官。

(一四) 彭克鏘 廣東人，年約三十餘歲。任佛海縣府秘書。現任富滇新銀行佛海分行出納主任。又兼庫佛南兩廣同鄉會常務理事。

(一五) 王憲章 字斌卿，北平人，年約三十餘歲。中央警察學校畢業。現任佛海警察局長。

(一六) 徐子和 昆明市人年約三十餘歲，現任佛海警察局督察。

(一七) 林端祥 福建同安人，現年二十七歲。為梁縣長家庭教師。

(一八) 蔡永秀 廣東人，年約三十餘歲。在佛海經營工商業，頗具規模，現兼庫佛南兩廣同鄉會常務理事。

(一九) 后培義 字滔和，思茅人。年約二十餘歲，曾任富滇新銀行佛海分行副理，兼農貸部主任。

(二〇) 蔡文義為「妹」。粵人對稱每不用「你」，「我」，而用兄妹或姐弟表親暱之意。

(二一) 「粵文」父母連同，如一名詞。

(二二) 「粵文」指兄弟言。

(二三) 「粵文」下對上自稱用語。如自稱「在下」，「小的」等意。

(二四) 孟海城子 粵夷聚族而居的一個部落，有稱為「景」(Gin)；譯其義為「城子」。有稱為「樓」(Braun)，譯其義為「寨子」。譯音譯義，均不悉始自何人。孟海城子計分「景龍」、「景廣」、「景義」三部。究其「景」與「樓」之分，除戶口有多少不同外，或以土司所居之部落則曰「景」，無土司所居者則曰「樓」乎？尙待考證。

(二五) 劉默廷 字楚雲，年約二十歲上下，思茅人，佛海簡師畢業，曾任小學教員，繼任編組保甲戶口調查組長，公路監工等職對粵語頗熟練。

(二六)佛海服務社 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佛海服務社是在邊區推銷國貨，輔助法幣推行，調平物價的唯一經濟組織，性質為官商合辦。

(二七)玉康 英文讀作 (Yuh) 凡平民之女子，均以玉字為姓氏之首。「康」之字義，在礦物為「黃金」，在歲曆為「日子」抽象名詞為「珍貴」之意。

(二八)玉溫馬 英文讀作 (Gemma)「溫」之譯義為「福」，「馬」之譯義為「來」。意即「福來也」。

(二九)召報 英文讀作 (Call) 意即官家小姐。

賀南山頭漢人樂曲輯

柯老總辦(一)的流風餘韻，直到現在，孟海鎮上的人士，都還稱道不衰。

今年國曆新年過了好多天，此地學校，才放寒假。這時柯老總辦的孫子，名叫柯如松的，方從賀南保國民學校放假回來。拂一是他的大姑父，所以他也不時到我們這里來玩。我看他年齡很輕，態度謙謹，沒有一點紈袴習氣，而有一些「樸茂之美」。聽說去年他從佛海簡師畢業，到賀南保國民學校任校長兼教員職。這時我因為住的房間，常空着一張床沒有人來住，便約如松搬到這里來。

如松和我住在一塊兒，我便問他道：「賀南在那裡？離我們孟海鎮有多遠？」

「賀南在孟海鎮的東南方，離這里有二十多里路。」他答道。

「賀南住的是什麼人呢？」我問。

「全是『山頭漢人(二)』，沒有水棘夷(三)』，也沒有『漢棘夷(四)』，連『阿卡(五)』都沒有。」

「那麼學校裏的學生，有沒有棘夷或阿卡呢？」

「沒有，全都是『山頭漢人』的子女。」

「除了賀南的學生以外，也還有別處來的學生嗎？」

「也有從蘇姑來的；有從施宮來的；離賀南都有十多里路。可是來的學生都不多，總計還不上三十個。」

「賀南的『山頭漢人』，每天大半做些什麼事呢？」

「都是開山地，種蔬菜和雜糧的。」

「他們除了工作以外，有沒有一些娛情的樂事呢？」

「有，有，他們也會玩呢！當月白風清的夜晚，男的都帶了樂器，來到我們的操場上，大家圍成一個圓圈，奏着樂，一壁兒跳着，一壁兒唱着。他們唱的這些歌曲，便叫做『跳舞』。」

「那麼女人呢？她們也參加嗎？」

「不，她們不參加的，她們只在男子的後面跟着唱。不過她們白天到山裏砍柴，也還是唱山歌呢！」

「他們的歌曲怎樣唱呢？你也學會了一些嗎？」

「我不會唱，等開學後，我向學生徵集一些給你好嗎？」

「好，謝謝！開學後我也想到賀南去參觀一轉呢！」

過了幾天，如松忽然說：「賀南我不想去了。請你派別人去教書吧！」

我聽了很詫異，便問他：「怎麼不去呢？你想到那里？」

「不去那里，可不知縣府裏有沒有別的缺額？」

「沒有，目前縣府裏的人員都滿了。」若是要新添一人，除非把現有的職員裁撤一個不可；不過這樣我不願做的。你爲什麼不想到賀南去呢？是不是爲了學生人數太少，難維持？或是每月的薪給太少，不夠開支呢？或是因爲單身在那里太寂寞，不好住呢？」

「是，是，這些都是我不想去的理由。此外也爲了我的母親叫我不再去賀南。她說：『家裏沒有多的人，只是我和我的妹妹同你三個人。你又常川生病，像上月害了一場黑尿病（大），醫了許久才好的。』所以我的母親便很不放心我再，只希望我到縣府裏工作。」

我沉默了半晌，接着說：「這個意思，我很同情；不過縣府裏目前確沒有空缺。——我也覺得有點詫異；這里平壩低原的地方，從來的人都認爲瘴癘之鄉。漢人不能住，阿卡也不住，只有撓夷才能住的地方。所以從前的漢人，都跑在山頭上去住，爲了避免瘴毒。現在你到賀南山上，林邊的清風，和山間的明月，都可享受。說來應該是一個避病強身的地方，怎麼還會染病呢？」

他聽了我的話，也只是沉默着。我又跟着說：

「昨晚我和你說的那個意思，希望你加以考慮。我總望你把賀南小學，造成一個近乎我的理想的學校，同時也成爲一個模範學校。要使佛海各鄉鎮的中心學校和保國民學校，都願效法你這個學校。那麼佛海教育的前途，才有希望。」——我的這個教育理想，不是已經和你說過了嗎？我希望能夠實現『生產教育』，希望你在學校附近，快快的開闢幾塊菜地，使全校的學生都到田裏實習種菜，種雜糧，也和他們的父母一樣的勞作。將來成熟了，學校裏可以用，也可以給學生一些帶回家去。還可以挑到佛海鎮上去賣，這有多麼好呢？若是還能從事畜牧，豢養雞、豬、羊、馬、牛，到了這個地步，學校裏還愁經濟匱乏嗎？那時學校裏不僅可以完全供給學生伙食，更可以供給學生服裝，住宿，書籍，筆墨……這樣不惟堅強了學生讀書的意志，並且提高了學習的水準；還能增加家長們對學校教育的傾信和擁護。若照我的這理想去做，學生的人數，只會日漸加多，決不會減少的。請你試想一想，那時還會有像你說的學生家長都不願意給他們的子女進學校裏來的嗎？我的這個教育見解，並不自今日始。在十年以前，我便感到了。那時佛一贊成我的這個見解。他回佛海便計畫創辦『近代學校』要我來佛海任校長，還組織了一個校董會要我當主席。他寫信給我，叫我勿辭勞瘁，快到佛海。不料當時我不能離家遠行，所以『近代學校』便沒有開辦。現在想了起來，還覺得有些悔憾呢！你知道嗎？從前孔子說過：『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我的主張也是如此。我對學校教育的希望是：四小時讀書，四小時作工；更要求學校裏的勞作實習，不該是毫無裨益的一個玩意兒，而是能切乎功利，不會隔離了現實生活的工作……」

寒假過了！學校要開學了！如松仍到賀南去。一星期後，他轉回佛海鎮來。因為他聽說我要在星期天到賀南去參觀他的學校。

第二天吃了早飯，我喚應洪一同去。那時天宇清寥，山光明淨。一路林木葱蘢，山障路繞，平曠零落錯列，不見廣原彌望。正是一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拂」曾說：『南嶠（七）是廣闊的原野；佛海是具有曲線美的。』一路看來，果然不錯。

沿着一條小溪走去，這小溪名叫南海河。村道廣平，路上行人稀少。麗日當空，陽光照射樹葉面上，都會發起亮來。沿途麻栗、櫟、樗夾道，涼風納爽，一點不覺煩熱。一路經過漫族，漫榜，漫兩，三個獠夷村寨。茅屋叢錯，每寨不過二三十椽人家。清淨寂寥，間有雞鳴犬吠之聲。有時也看見那獠夷茅屋的樓口邊，坐着紡線的婦人。老幼和壯年男子，都很少見，不知是否午眠了。

秋收後，不種小春，田地都空閑着，殘留的稻桿，枯黃殆遍，任隨牛馬到田裏踐踏。田裏面也有搭蓋着高腳草房的。我問應洪道：「草房蓋在田裏作何用處？」

他道：「在田裏作工困倦了，可以到草房裏面休息；要吃飯，也可以抬到上面吃；太陽曬了，或下雨了，都可以上去躲避。」

過了漫祿寨子後，便要上坡，經過漫榜和漫兩的村寨。路邊陰影遍地，如松要在那里歇憩。一會兒，我們都又向上爬坡。如松和應洪的肩上，都挂着水壺和布袋。應洪的布袋裏裝着一點食品，倒還不重；如松的布袋裏，便有幾件衣服、書籍、洋燈，一路走着，我總覺得他有點吃力，叫他把布袋給我挂上，他總不肯。他道：「我們年輕的，應該累的！」

上了坡，瞥見上面兩個阿卡婦人，在我們前面走着。她們那滿頭滿身豐盛的妝飾，銀光璀璨，使我們遠遠的便能辨識了。到了半山腰，我們已經趕到她們的背後。她們看見我們從後跟來，便讓在路邊，等我們上前去。從她們的身旁走過，才看出了她們的那副勞作精神，真令人佩服！前邊的一個，左手拿着一團棉花，右手拿着一個線錘，一面走，一面便把棉花紡成線，繞在線錘上；紡車都不必要了！後面的一個，右手拿着一根長針，時時在頭上刺；左手擎着一小張麻布，沿途拿針織麻布；織機也便不需要了！

翻山越嶺，約莫走了兩點多鐘。四山林木翳蔭，草樹深密。枝頭白花盛開，點綴清雅。山中蟬鳴唧唧，不絕於耳，可以攻寂。後來轉了一拐，見對山頭上，茅屋矮小，棟桷古舊。這便是賀南山頭了。那茅屋又一點不像魏夷的「孔明帽」式的長腳高屋。

學校門口，四周都用木板柵作圍牆，木板都已陳朽了。前面一塊操場，廣約四五畝。如松說：「這裏便是『山頭漢人』在月光下唱跳歌的地方了。」

校門只用一扇竹扉，操場後邊一大間茅屋，便是教室。屋頂用草排鋪成，四牆都用泥土糊在柴枝竹片上，也還留着一些窗孔。雖說簡陋，比着蘇子由的快哉亭記所說：「盆戶甕牖，無所不快」的話，又較優一籌。只要覺得快意，便無所往而不快了！教室外面牆頭懸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個大字；下署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校長馬伯良監製等字樣。我心裏想着：這樣校訓，口氣似乎太大。因為「自強不息」，便是「法天」；易經上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便是「法地」；中庸上說的「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賀南小學的老師和學生，果能本着這麼兩句話去做，還有什麼困難呢？但不知作此書的馬伯良校長，曾否引申這兩句話去實踐過？

教室裏面，共隔五間。頭尾兩間，都有腰牆隔着。中間的三間，便是教室。頭間用作學生寢室，鋪著床榻。也有些食米放在裏面。尾間用作食堂，便是老師和學生聚餐的地方，這樣真算經濟了。

教室內，桌凳齊全，兩人坐一張位子，這些桌凳都用頂好的木料做的，堅實耐用，此外有掛鐘、黑板、教桌，都很齊備。黨國旗及總理遺像，都懸掛在教室裏面。看着沒有什麼缺漏的。

壁間還挂着兩付對聯，兩聯圍屏。一付對聯是：「百鍊此身成鐵漢；三緘其口學金人。」聯邊署「瑞光世仁兄先生雅政；北翰倪鶚勉作」等字樣。我心裏想着這兩句話確可以做座右銘。一個人身經百鍊，一點不懊喪，不消極，不悲觀，可算「鐵漢」。教室裏面教師和學生，也都應該有此精神。不過下聯的「三緘其口學金人」，這樣字句懸在這裡，似乎總覺得有點滑稽。因為教室裏要注重「應對」，一點也不能「緘口學金人」的！別的一付是「休道春花無足覽；能如秋水自然清」。旁署「瑞光護座大人雅屬；直卿王承義等」字樣。意境還覺妍美可愛，涵意也多令人玩味之處。

兩聯圍屏，首尾不存；字句間知是摘錄六朝的名賦，也想不到誰人作的了。我問如松：「可知道瑞光是什麼人？」他說：「是我的伯父，前任教育局長，今已棄世三年了。」倪為前佛海縣長；王為前南廬行政委員，且精「歧黃」，已經死了多年。

壁間也挂着授課表，寫的是每早六點半鐘上朝會，星期一的早上，舉行總理紀念週。下午有勞作活動和農業常識的課程，學生的成績，我也隨便翻閱了一番。一個三年級的學生名叫楊仲連，各科問答課本，我看了覺得字句還通順，書寫亦工；和內地的小學成績相差不多。

聽說由蘇帖和龍宮來的學生，現在都回家去還沒有轉來。如松便把住在賀南的學生叫來了三個到我面前來，我看他們都還活潑可愛，不過體質和氣色都差一點。叫他們唱跳歌

給我聽，他們羞澀的掉轉頭去，口裏都說「不會」。說話的口音，和內地稍有差異，比較難聽一些。

如松留我們吃了一頓午飯，飯後我便和應洪一同回來。借前任馬校長伯良的學校日誌，帶來參着。

歸途都是下坡路，行走匆遽，不再貪看風景。不過這時腦海裏忽的浮泛出一個影像來。記得是在今年國曆元旦的那天晚夜，佛海黨部舉行慶祝大會，排演演班舊戲。我和允恭去看戲的時候，雖然還早，可是坐位都擠滿了。我們正想從人叢中找兩個座位，忽然一位青年，看見我來，便站了起來。他把位子讓給我們坐。他向我叫道：

「張老師，你還認識我不認識呢？」

「想不起了！」我說，「你是那位？」

「我名叫馬伯良，」他答道：「七八年前，在雲南省黨部參加你開辦的世界語講習班。讀了一些世界語；可惜沒有繼續多讀下去。」

他見我忽然跑來佛海，心裏非常詫異，接着又問：

「昆明的『世界語運動』還在繼續着嗎？」

「昆明的『世運』，還有人繼續推進咧。我想到這方來，已是十多年來的心願了！」接着我便問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說他現住南嶺，經營商業。

從山嶺一路跟踉蹌蹌的跑着下來，腦海裏不絕的浮映出當時遇見馬校長，跟他所去了的一些地方。忽見前面來了一個阿卡女孩，年約八九歲，背了一背柴枝，後面跟着一個阿卡中年婦人，袒胸露乳，背着更多的柴塊，從山坡下面走上來，好像很煩熱，很吃力的樣兒。那前面走着的小女孩，見了我們，忽然轉回頭大叫起來！好像見了野獸一般的畏懼。後面的那個婦人，聽見這女孩的叫聲，也好像吃了一驚。應洪知道他們因為見了我們害怕起來，便高聲叫道：

Maü eo maü eo (不怕！不怕！)

後面那個婦人嘴裏也說：

Ma gau ma gani laü ben son pha lawa (八)(不怕，不怕，漢官來。)

她說這話的時候，面孔上現出一種乞憐的笑容來，目光注射着我們。閃過一邊，讓我們從她的身旁過去。

這時日影偏斜，已經四點多鐘，我們還在山坡上左一彎，右一拐的走着。途中常常遇見阿卡婦人的晚歸。她們幾乎人人都是一壁兒走着，一壁兒紡着線，或織着布，就像我們先前看到的一樣。有的肩背上挑着東西，手裏也還紡織着的。更有的嘴裏含着竹節烟頭，一面吸着草烟。一面紡織着，肩背上還荷背籃，真是奇形怪像！

雖然她們走的較慢，可是步履輕便，履險如夷，真是我們所不及的。她們望見我們迎面走來，總要轉身向背面站着一時，好像要等一等後面的趕來，她們才敢向我們身邊闖過似的。後來遇見一些慄夷婦人，也都是一樣的迴避我們。

應洪指着路邊土坡，往往有掘成窪的淺洞，他說：「山頭漢人和阿卡人都有會吃土塊的。先把土掘去曬乾了，用火烘得乾脆，拿到口裏，好像吃炒豆一樣的咽下肚裏。他們似乎能鑑別那裏的土可以吃，那裏的便不能吃似的。」

一路也看見有男男女女說說笑笑從前面來的。下到坡腳，便到漫沃平壩。村道廣平，令人心曠神怡。在夕陽中，忽然展開了一幅美麗絢爛的圖畫，足飽眼福。應洪忽然叫了起來：「哦，好看！好看！和尚嫖姑娘啊！」定睛一看，前頭果然來了兩對情侶，一對跟着一對的走來。男的兩個，都是漂亮的和尚，女的也還是標緻的姑娘。前面的一個和尚，穿戴更加新潔，一件新縫的雪白對衿短衣，下圍一塊秧黃色的綢裙，更披着新潔的杏黃色的大袈裟。好像他那樣的修飾，都爲了那女郎似的。他的左手就緊緊牽着她。這女的穿着春花色的短襖，下綴鮮艷的紅白綠相間的桶裙。配着那和尚秧黃色的圍裙，在夕陽的斜暉中，果然美觀！

那女的望見我們迎面走來，現出一副羞澀不堪，慚愧無地的樣兒，低着頭，緋紅的臉，嫣然的微笑，一隻手掩住嘴，望都不敢望我們一望。只有那和尚態度安詳，昂然直趨，好

像是「行所無事」一樣的。

後面的一對，因為女的挂着一個腰袋，她的一隻手塞在袋裏，那和尚的手也有一隻在袋裏，表示攙手也是害羞的事。

應洪說：「過去一些揉茶的小夥們，看不慣這裏的和尙嫖姑娘。隨時發見，總要約人去打的。現在好像這般小夥們都不見了！」

「怎麼要打呢？」我問，「這裏的和尙也和內地的一樣，不該戀愛嗎？」

「其實，」他說，「這裏的和尙，除了大佛爺（九）以外，人人都可以嫖姑娘的；二佛爺（一〇）也都要還俗呢。」

「既是這樣，怎麼還要打呢？」

「有傷風化，所以要打！」

「一般姑娘們，喜不喜歡和和尙講戀愛呢？」

「姑娘們和和尙講戀愛，她們認為無上的尊榮呢！聽說唵夷姑娘在她要和任何男子結婚以前，總要把「初夜權」先獻給和尙的。這樣她們認為榮幸！」

來到南海河邊，德見溪水下邊有唵夷姑娘嘻嘻哈哈的笑聲。應洪聽了也便嘻嘻哈哈的回應起來。於是下面的笑聲，立刻止住了。只見穿白色短襖，紅綠桶裙的影兒，在叢樹隙縫中閃動很快，忽的便不見了。轉眼又見上面路邊，蹲伏着兩個求戀的青年，屏息凝眸的

往下看着。他們都穿着雪白上衣，淺黃色的綢褲，守株待兔一般的鴿候着。我問應洪他們是什麼人，他說是漢隸夷。

回到家裏，已經五點多鐘。晚飯後，把馬校長的學校日記，細心檢閱一過，深夜始罷。有的看了令人嘉慰；有的令人感喟；也有令人同情的。翻閱既竟，摘錄了一天的日記。使我對「邊教」，略有會心。我不免對那低能的兒童，深致同情。那天的日記這樣的寫着：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三日（來復四），晴，教自然、社會，考書法，斥退楊應洪。本日到學生三十一人。晨，初二班教「自然」，第一課，「風的益處」；初三班教「社會」，「漁獵時代人的生活」，第一步俱先看看；第二步認生字；第三步齊讀；第四步我講解；第五步，隨喚學生練習講解；如係讀過之書，則令其背誦，此為第六步之過程。

每課自會看圖，認識生字，會讀會講，能背誦如流為止。至考書法之日，則要寫好已讀之書；此為最終之第七步。余兩年教學之「七步驟」，行之如一日。此後亦照舊行之不變焉！

午，考驗暑假內所令寫習之初三冊社會，自然，常識；初四冊社會，自然，常識；書面之字，蓋放暑假時，恐學生偷懶，對已學之書本，置諸腦後。寫字則書本常親，字義不易忘記；一舉數善，故令行勿疑。但至今日寫完者，僅半數，故仍令其續

寫。

本日出布告第一號，斥退學生楊應洪。因其資質太劣，成績最壞，恐為諸生害羣之馬，兩方俱無益。經本人數度考察，決予斥退，用以警惕。是日由本校長及李光斗學董，教導一番。使將來為社會之生產者，並務於正。彼亦泣不成聲！同學分別互敬禮時，並為唱歡送歌。情形至為緊張。予故暗示以來去之必出於正當手續也。並收回其教科書，以備後用。卒乃由其兄楊應發正式率領歸范宮去。

半月來都不一見如松。直到三月底，他才回來。他給我徵集的賀南山頭懷人的歌曲，彙了一百多首，我看了欣慰無似，把牠一一的彙錄起來。

一 半山秧雀飛過崖，

我是山中飛着獨雁子，

蜜蜂問我那里來？

聞見花香歇下來！

二

好花台來好花台，

阿郎一心想採鮮花載，

好花開在半山巖。

可怕上得去來下不來！

三

邊

荒

唱一卿卿說一卿，
郎有曲子唱給你，

四

大田栽秧水又深，
打失花針不要找，

五

風一層層雨一層，
大名叫個孟海地；

六

郎去一山是一山，
妹有桂花快快戴，

七

三個姊妹站一排，
走路好像鮮花動，

八

對門對戶對條街，

唱個曲子給妹聽，
要還不還在妹心！

田心打失繡花針！
這個瘟姨不要跟！

我們就是孟海人！
小名叫個賀南人。

青草發芽桂花香。
桂花能有幾時香？

不高不矮好人材！
說話如作文章來！

竹子相鄰瓦相挨。

四八

竹子相鄰扯得爛，

九

大河發水漫細砂，

姨是哪枝小花樹？

一〇

送妹送到桂花坡，

桂花才得貴人戴，

一一

隔河望見白花開，

有了一日得挨起；

一天要澆三盆水，

一二

高山大樹白森森，

那個阿姨情意好？

一三

小小扇子十二層，

我倆相鄰怎扯開？

淌來雲南那枝花？

罔悞兄弟懶歸家！

桂坡頭上桂花多！

貴姐才等貴哥哥！

才得望望不得挨！

連根拔來家中栽！

一時開出九樣花！

上無葉子下無根。

插下葉子生下根！

扇子面上畫仙人。

你把仙人樓抱起，

一四

小小扇子二面花，
去到妹家妹不在！

一五

小小扇子十二層，
看你肉皮寫得字，

一六

大路不平石板鑲，
染青染藍我倆染，

一七

芙蓉開花起千層，
人又賢慧花又好；

一八

唱一卿卿說一卿，
眞眞還是我對頭；

郎如投在冷水盆！

煽起扇子去妹家。
口含眼淚空回家！

扇子面上畫仙人。
瞧你心腸待得人！

石板腳底置染缸。
莫給旁人敗壞缸。

十丈高山遇仙人！
壓倒陽間這朝人！

唱個曲子給妹聽！
莫給旁人打交連！

一九

八月十五是中秋，
禮物不收妹之過，

二〇

大田栽秧排對排，
蜜蜂歇在秧棵上，

二一

熱頭出來黑又黑，
河中石頭抱兜下，

二二

半山曬蕎苳葉變，
雀吃苳子心想定，

二三

半山曬得豆葉稀，
走到前頭懶說話，

二四

郎送禮物妹不收！
相交別人把郎丟！

一對蜜蜂順水來！
不飄不落怎下台？

妹是河中石頭郎抱兜！
半路丟郎怎值得？

雀吃苳子吃一雙。
莫學月亮照青山！

阿郎做人又無妻。
坐在床上懶脫衣！

半山曬菽蓿花白，
一心做個十姊妹，

二五

四季花開瓣瓣白，
三摺摺在四摺上，

二六

三月芽草草頭枯，
嫁夫不着妹莫氣！

二七

上根坡來坡又高，
那個揀得討還我，

二八

對門對戶對條街，
坐在茶鋪等茶吃，

二九

石榴開花葉子團，

蕎葉落地蓋窄橋。
半個心腸守不得。

摘披綠葉摺三摺；
隔心隔肝怎捨得？

新當名氣嫁丈夫！
給妹站在當前寫本書！

半坡打失黃烟包！
稱下二兩還半包！

茶鋪腳底酒鋪開。
坐在酒鋪等乖乖！

花花蝴蝶戲海棠！

敬花如同敬姨樣，

三〇

隔河望見花一搖，
一落二日水失了，

三一

豌豆開花彎又彎，
來時不得迎接你，

三二

今早爬起腳跔鞋，
花台樹上鸚哥叫，
打開書紙看一看，

三三

大河發水漫石巖，
鍋蓋頭上插着字，
打開書紙看一看，

三四

抱起花樹哭一場！

一心採花水漫橋。

搬倒花樹撥花苗！

想你姊妹心上裝；
回時不得送翻山。

跔到後門望花台。

隔山我姐寫信來！

雙雙眼淚潑潮懷！

一對鍋蓋順河來！

隔山我姐寫信來！

雙雙眼淚潑潮懷！

日頭落去一枝花，
家中還有老小在；
吃飯不飽怎歇筷？

三五

姐家門前一條溝，
空心蘿蔔實心子，

三六

日頭出來怎陰陰，
金鈎挂在日頭上，

三七

平陽大地曬糯穀，
三陰兩晴怎收打？

三八

郎氣傷來是一傷，
我不成雙命不待，
書紙告到閻王去，

多挂日頭少里家
到底不是姐當家！
玩笑不飽怎收心？

水淌蘿蔔到九州。
百般原諒當空子！

打把金鈎挂日頭！
姊妹挂在郎心頭！

一拌揚花二拌穀。
三心二意怎成雙？

好個爲娘不成雙！
寫把書紙告閻王！
閻王做媒郎成雙！

三九

這頓吃飯吃不甜，
等得姐來吃一口，

四〇

今早爬起上大山，
露水不乾郎要去，

四一

郎想爹娘有時候，

四二

隔河望見一條牛，
牛不擡頭哢青草，
姐有管頭說給我，

四三

白銅烟戈靠門枋，

歇下筷子等姐來！
冷水泡飯比蜜甜！

大山露水還不乾！
生死不放心肝！

想你姊妹無時辰！

牛角彎彎不擡頭，
姐不擡頭有管頭。
我這回去了不來嘍！

姐要吃烟我來裝！

四四

白銅烟戈五尺長，
阿姨莫嫌烟戈短；

四五

罨你罨你真罨你，
一個畫在包頭上，

四六

對門望見花一團，
一落二日得閑了！

四七

上根坡來坡又長，
半坡不是留郎處，
妹要養魚換清水，

四八

大河發水漫石巖，
招牌頭上寫個字，

姐買烟戈送給郎！
烟戈短短人意長。

請個畫匠畫起你。
一繞包頭二繞你！

有心採花不得閑！
閑人採成志花園！

半坡不是妹留郎！
臭水不是養魚塘！
我倆成雙換地方！

石巖高上換招牌，
定下日子那天來？

月亮團圓等十五，
人家團圓團一世，

四九

半夜想起半夜哭，
寫得書紙無人帶，

五〇

布穀叫來三月三，
大田栽得龍鳳尾，

五一

初九十九二十九，
從了今日得見你；
七星北斗共一鐘，
白紙寫書無人帶，

五二

三月三三三三三，
秧不發蓬爲渴水，

我倆團圓等那天？
我倆團圓一時間！

點起明火寫信書；
自抹眼淚自辛苦！

秧雀下壩正栽秧！
小田秧得桂花香！

不見阿妹半年有！
好像七星拱北斗！
想起阿嬢信難通！
紅紙寫信帶不通。

秧雀下壩正栽秧，
郎不同頭爲花香！

五三

日頭出來慢央央，
金雞易打郎丟妹，

金雞歇在棉花漙。

黃河水乾妹丟郎，

五四

平陽大地一棵松，
頭上不怕雷公打；

松樹發芽粉東東！

腳下不怕人來噏！

五五

隔河望見姐穿白，
想請媒人來問你，

生庚八字我認得！

恐怕爹娘捨不得！

五六

日出東邊熱落黃，
早年跟郎去得到，

日隔高山妹隔娘；

今年跟郎哭一場！

五七

天上打雷地下哼，
郎是龍來來擺尾，

是龍是虎審不真，

郎是虎來來現身！

五八

玻璃點燈燈挂燈，
望見欄杆做扶手，

五九

玻璃點燈燈挂燈，
站着打到踝膝拐，

六〇

平陽大地一棵蒿，
手拿金刀河頭藏；

六一

平陽大地一座城，
南京結個苦葫蘆，

六二

柳樹彎彎柳樹彎，
花山愛玩來倆個；

六三

小小烟戈圓又圓，

騎龍過海不怕深。
試瞧海水有多深！

要說深處也不深，
睡倒打到耳把根。

七十二把小尖刀。
九豕聽見十家愁。

南京勝過北京城。
北京造下好京城。

柳樹搭橋進花山。
膽子要威心要寬。

上街買來三百錢。

烟戈含在嘴皮上，

不出火烟也要錢。

六四

十架櫟子九架高，
黃茶還要綠茶配，

倒杯黃茶來相交。
檳榔還要石灰交。

六五

來不來來你叫來，
活着還要妹服侍，
要埋要埋深深埋，

來到妹家病起來！
死了還要妹安埋！
莫給長腳蜈蚣打進來！

六六

上根坡來坡又長，
大姐忙忙來拉馬，
三姐拉馬槽中餵，
五姐打盆洗腳水，
七姐切肉鍋中炒，
九姐陪郎喝燒酒，

十個阿姐迎接郎！
二姐忙忙來折鞍。
四姐買草堆成山！
六姐提鞋站身邊！
八姐提壺過街心。
十姐陪郎笑哈哈！

六七

正月裏來菜花黃，
三天爹娘隔不過，

新嫁姑娘隔爹娘！
好像綢刀割斷腸！

二月裏來柳葉尖，
爹娘聽錯媒人話，

爹娘嫁兒狠得心！
答應人家成婚姻！

三月裏來熱央央，
樹林蔭裏布穀叫，

山中樹木發滿完。
好像姊妹坐空房！

四月裏來秧葉黃，
兒在東邊吃糧去，

好像仙人吃仙糧。
娘在西邊淚汪汪！

五月裏來熱央央，
風擺招友朝陽坐，

梧桐樹下躲蔭涼。
手捏花包繡鴛鴦！

六月裏來火把節，

新嫁姑娘望娘接。

邊

荒

人家爹娘接完了；

妹的爹娘不來接！

七月裏來七架山，
三天活路做不過，

公婆罵你心莫慌，
半口涼水不在肝！

八月裏來早穀黃，
妹的爹娘罵不過，

公婆罵你心莫寒，
心中想說口中寒！

九月裏來是重陽，
……

……
抹把眼淚回家鄉。

十月裏來十月招，
隔江四海橋難過，

……
心中想你夢中交，
買張黃紙當天燒。

冬月裏來下清霜，
頭頂霧露通常走，

……
頭踏霧露腳踏霜！
腳踏清霜淚汪汪！

六二

臘月裏來一年完，
上到花山花沒有，
同床吃了交杯盞，
你罵你娘瞎兩眼，
蝴蝶着水高飛起，

六八

妹家門前一條溝，
修着修着成溝樣，

六九

送妹送到麻栗山，
雙手扶着蔭涼樹，
郎分岔路妹分肝，
挂心挂肝郎挂着。

七〇

小小花馬花蓋秋，

搖搖擺擺上花山，
叫你小兒採那山？
金銀買命不能還！
坑害小兒命一場。
房簷滴水難上難！

從頭還是郎來修，
找得新人把郎丟！

手抱麻栗汗不乾！
去到坡頭分岔路。
分心分肝妹分去，

騎起花馬下雲州。

妹去雲州郎要去，

七一

這山望着那山高，
十個出來九個好，

七二

正月想姐夢縈縈！
茶不吃來飯不想，

二月想姐百花開，
不是郎栽不要戴，

三月想姐到清明，
手挽花樹不得採，

四月想姐編竹根，
姐不想生郎認得，

敗花留給那人收？

賀南姊妹生得標！
可惜小眼生得高！

越數越想越歡欣！
才想姊妹站門前。

不是郎栽是姐栽。
不是親夫不要挨！

手挽花樹淚淋淋！
隔山蜜蜂罔背名！

穿出牆外不想生。
本是嫌氣弟兄們！

五月想姐五里坡，
叫聲姐來姐不站，

叫聲姐來姐站着。
眼淚汪汪順懷流！

六月想姐六至山，
人家吹得成雙去，

摘披綠葉吹牡丹。
我倆越吹越孤單！

七月想姐草頭鉤，
舊溝修出新花樣，

郎和妹妹來修溝。
那天等到水上溝？

八月想姐過大江，
擡頭不見親姊妹，

手扶船頭望四方，
說給船家划回鄉！

九月想姐正做鞋，
熱落酉時陪乖坐，

……
熱出卯時休出來！

十月想姐是重陽，
人家燒香求福貴，

冬月想姐冬伴冬，
吃茶打爛桂花杯，
旁人問郎因何事？

臘月想姐一年完，
伸手莫打孤單鳥；

七三

鑼鍋煮飯桃花色，
一個姊妹一樣待，

七四

二兩三錢小碎銀，
東邊要請小銀匠，

七五

插花筒子共二雙；
小郎燒香求成雙！

十想姊妹在夢中，
吃酒打爛細花盅！
一時想姐手放鬆！

孤單燕子歇中樑！
伸嘴莫罵妹的郎！

十個姊妹圍團客！
手抹桌子一字平！

打付金簪送姐妹，
西邊請得小匠銀！

兩個銀匠一齊到，
白襪子來扣布鞋，
初九不來出招牌，
訂下約契那天來？

七六

櫃子裝米槽裝糠，
籃子裝水白使氣；

七七

青菜青青青菜青，
青菜打油當堂點，
神聖伸手撫觀音，
那有凡間不上心？

七八

新打鋤頭試一排，
兄弟澇水淹田地，
郎抱石頭妹背土，

這付金簪打得成！
初八不來初九來。
搬倒石頭鑽個字，

籃子背水耗時光。
待慢姊妹空回鄉！

青菜打油還四斤。
一陣涼風吹熄燈。
觀音還有玩耍處，

上溝澇水下溝來。
阿郎澇水泳花台。
這個花台砌起來！

七九

小小篾帽心又窩，
鸚哥擡頭通好看，

歇下篾帽接鸚哥。

我姐擡頭笑迷哈！

八〇

白銅烟戈五寸長，
兄弟試瞧涼不涼，

烟戈打水路邊纏；

吃進心中又安然！

八一

叫郎唱來郎唱來，
燈盞落在燈台上，

唱個燈盞落燈台。

看你姊妹怎安排？

八二

小小瓜子三十三，
心肝吃着瓜子味，

白紙包起送心肝！

妹又標綴花又香！

八三

八月十五夢中秋，
一個打出十人樣，

請個石匠打石臼。

石人開口郎才丟！

八四

霧露上山霧樹頭，
繡球滾在妹手上，

八五

高一台台低一台，
雙腳來到玩一場，
水落三秋難回轉，

八六

從小不見姐的面，
自從今日得見過，
七星北斗共一盅，
白紙寫書無人帶，
帶書還要繞江過，

八七

送姐送到小橋邊，
阿姐打個上心火，
綫烟莫給細烟飛，

蜜蜂採花滾繡球。
白日解焦夜解愁！

妹在高山難請來！
不玩不笑怎下台？
姊妹回到家中難請來！

早早得聽姐的名。
好像七星拱北斗！
遠處請姐信難通。
紅紙寫信帶不通！
文書着水字難懂！

阿姐打火郎裝烟。
阿郎吃鍋上心烟。
打火莫給火星攢！

細菸飛來迷眼睛，

八八

吃水要吃溝壩塘，
一路回來來相會，
鳳凰答燭難分捨；

八九

三尺褲帶二尺長，
三年葡萄不散；

九〇

三月楊柳柳葉尖，
不管姊妹丈夫管得緊，
輕輕巧巧上床去，
坐在床邊也值得。

九一

秋葉黃黃柳葉黃，
郎在高山整飄帶，

火星攢來燎眉毛！

遇妹要在遠處玩！
好比金雞戲鳳凰！
黃河水乾妹丟郎！

結個葡萄丟過牆。
隔壁請姐還照常！

輕輕來到家門前。
阿郎腳步來得輕！
上到床邊床又窄，

十姐嘲姐姐嘲郎！
兄弟白白相交姐一場！

九二

利利羅羅利十羅，
自從這日得見過，

不見姊妹半年多！
好像七星落二顆！

九三

孟海烟盒亮晶晶，
咬緊牙齒做姊妹，

咬緊牙齒按倒心！
按倒心腸做夫妻！

九四

送妹送到五里坡，
妹要薄荷拿倒去，

五里坡腳薄荷多！
你要實話莫瞞着。

九五

吃飯想你口口噎，
吃飯想你留半碗，
吃飯吃茶莫提念，
吃飯吃茶你莫叫，
什麼名字你莫叫，

走路想你步步跌！
吃茶想你吃半盅！
飯噎脖子心上痛！
掃床疊鋪叫一聲。
口叫「冤家」一小聲！

九六

粉藍衣裳米湯漿，
遍田十壩你莫去，

九七

紅漆篋子十二層，
去到京城得官做，

九八

紅漆木梳十二層，
從小愛玩我倆個，

九九

大路不平石版鑲，
染缸不穩姐來墊，

一〇〇

一出大門到上坡，
楊柳好看風來擺，

一〇一

小小扇子二面花，

四個角落包麝香，
熱頭射着桂花香。

手牽手來去京城，
帶連姊妹做閑人。

板凳搭床坐二人，
不准擡頭望別人！

石版面上置染缸，
曲子不會姐來教！

風吹楊柳十八顆，
曲子好唱姐來教！

扇子腳底賣金瓜，

摘了金瓜連心疼，

驚動情姐我心痛。

一〇二

小小扇子二面綠，

從來玩笑不相熟。

自從這回相熟過，

板凳搭床坐攏哭！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三日寫畢於際宏院

(一)柯老總辦 見前文註第十二

(二)山頭漢人 粵語稱「袞阿騰」爲內地漢人移殖此地之後裔。伊等爲避瘴癘，故居山頭，不住平壩。服飾建築，均近漢式，語音稍有差誤。

(三)水粵夷 粵語稱爲「雙榜」(Dii-lac)爲雙族主體。人口較其他民族爲多。其語言文字，屬巴利語系

(四)漢夷 其語稱爲「雙能」(De-nia)「能」之字義爲「上層」，「高級」之意。較水粵夷尤近漢化。重清潔，尙服役，均較水粵夷更進步。語言文字與水粵夷同。

(五)阿卡 粵文稱爲「哈戈」(H-yo)「哈」之譯意爲「奴」。「戈」爲阿卡自稱之族名。其語言與雙夷迥異，無文字。性尙裝飾，重勞作。

(六)黑尿病 此間西醫稱爲「惡性瘧疾」。爲小便便血之重症。患此病者，聞頗不夥。

(七)南橋縣 位佛海縣西。面積人口均較佛海略增。糧食出產甚豐。

(八)這婦人說的是阿卡語；應洪說的是雙語。

(九)大佛爺 粵語爲「都比龍」(Dii-nia)位更高者爲「胡巴」(Hia)位至大佛爺即不可納婦還俗。若有淫行，當受火焚之慘。

(一〇)二佛爺 粵語爲「都」。(Du)有「都龍」(Dulua)與「都乃」(Du-nue)之等級。二佛爺可還俗出寺。

賀南山頭漢人樂曲輯

七三

孟海城子「上新房」慶典記

一

從賀南歸後一星期，又作漫巒（一）之遊。漫巒距孟海只十餘里，是回教羣聚族而居與衆不同的一個寨子。那里沒有緬寺，有的是一個清真寺，還有一所保國民學校。

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喚了應洪和我乘馬同往漫巒去。從縣府路沿老路走，一路濃蔭夾道，草樹深密，坡坎不少。路上碰見納保長榮興（二）和土著的兩個老人。不期然的大家都是同路到漫巒去的。榮興年約三十上下，穿一件雪白帆布學生上衣，領花衣鈕都是金色銅質的。戴一頂硬壳白色夏帽，一條線呢便褲，像華僑打扮一樣。他的面貌清癯，一看便知是個精幹的人。據他說他的原籍是雲南河西縣，弟兄很多，都信奉回教。同他到這里來的，還有他的哥哥納秀清，便是孟海鎮上清真寺的納會長了。

孟海鎮的清真寺在佛照街口，和官緬寺遙遙相對，是一所漢式樓房，前面一個很大的院場，後面正樓一排，耳樓也一排，正樓上是回教禮拜堂，下面是伊斯蘭小學教的教室。

聽說在民國十三年才建築的。

榮興這幾年來在佛海南嶠開墾了不少的田地，他可算是一個墾荒的人才。他說孟潘有他許多田畝，不過現在他在南嶠經營的一塊，面積很大，水源也好，去年的收成也就不少。可是他對此並未滿足，更希望再開發一些新的荒區。他說：「本地人們，把持心理太深，到處荒地，任隨棄置的時候，二個人不去打探；等到一有人要向政府請領的時候，於是本地人便出頭爭鬧了。使得人眼睜睜的看得到處荒廢，不敢去打理，像這樣又怎容易談到墾荒呢？」

穿出了一條窄徑，一轉拐時，然後展現了一個清瑩澄澈的大池。應洪掉頭向我說道：「這便是土司魚塘了。」

水面廣闊，沿岸林木蒼蔚，新翠欲滴，遠樹含烟，凝覆水面；幾頭水牛，遠遠地浮泳池表，還有兩三個嬈婦，穿白色上襖，提挾着彩縵綠裙，在池邊濯足，那鮮麗的衣飾，映在水面，點綴得比白鷺掠水還美！

我向應洪道：「怎麼這樣清漪的一池水裏，不種一些荷花，也不種一些菱角呢？」

「魚塘裏怎能種荷呢？」他答道，「若是種了荷，魚便長不大，而且也不會繁殖了。」

這句話是今天初得的一個新聞。可惜榮興就擱在後面，使我不能訪問。我心裏想着，

假如這個土司魚塘也像昆明的翠湖培植起來，多盡一些人事，把池底濬深，然後在遠遠的水面上，建蓋一兩個亭榭，幾帶曲橋，水面上種點芰荷，難道不是一個美麗的境界嗎？

更往前面走，有時見到平疇彌望，阡陌交通，有時見到屋舍零落，雞犬相聞。沿途新綠抽條的柳樹和栗櫟，往往有在距地尺許的樹幹周圍，剝棄樹皮一大圈，促樹早死的。邊區林木不爲人看重，我很覺着牠不慣。便問應洪道：「怎麼要剝棄樹皮，促樹早死呢？」

「爲了保全茶樟的蕃殖，所以要把雜樹剝皮，使之枯死。」

「這個道理，我也明白。不過這一些剝皮的樹，多不在茶樟叢中。」

應洪聽了嘿然無語。

到了流沙河頭，便看見漫巒寨子。那寨裏房屋的式樣，又不像孔明帽的高腳茅屋了。還看見一所石灰白墁的粉牆，蓋得分外整齊，遠遠望着，知是一所漢式樓房，房頂鋪瓦，牆角還用磚砌，不知是什麼人家住的。

流沙河到了這裡，水流非常迂緩，一點不像車里途中所見那樣的湍激。河上的大橋是一個月前新修的，因爲全用木料搭建，粗工簡造，不能經久，聽說一年總要新修一次，隔年不修，便傾圮了！

過橋不遠，便進了漫巒寨子。學校便在寨子外邊。我們在學校門口停馬，一看這教室只瓦房一大間，蓋得整整齊齊。比賀南的保國民學校，淒清的茅屋一椽，實在好得多了。

四壁都用土基砌牆，不像賀南是爛泥糊的。門窗設置均佳，室內光線也很好。

教室裏黑板桌凳俱全。因為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學，所以桌凳便散亂的堆積在四壁。現僅有桌凳十二套，只夠學生二十四人坐。榮興說：「過去學生均在四五十人。也許因為學校不開學，無人照料，教室裏的桌凳被寨子裏的人們借用去了。」

教室後門上，貼有布告一張，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校長白雲廷出的。上寫着：「爲布告事：查明日九一八爲吾國歷來之奇恥辱念！本校學生，須於明日上午七時，各着服裝到校集合，前往象山小學……追悼陣亡將士……」

榮興約我進寨子裏去坐。於是同他進了寨子。真個家家房屋，都建成漢式。惟有婦女的穿戴，不論老幼，都和水獐夷的一樣。也許她們覺得在生活的的方式上，漢式髹屋，優於髹式高腳屋；而在審美的觀感上，又認爲髹夷的服式，優於漢人的罷？

先前同榮興來的兩人，內中一人漢名叫馬保仁的便是他的岳父。榮興約我到他的伯岳丈家去坐。他伯岳丈的屋子，正是先前我們在流沙河上看到的那一所整齊瑩白的大廈了。從榮興的談話中，知道他的伯岳丈是「急公好義」的一個很難得的頭目。他名叫馬成文。可惜不久以前竟病死了。寨子裏的人，都呼他「四叭(三)」。他在的時候，寨子裏的一切公事，都靠他辦理。現在四叭死了，他們便推舉他的岳父馬保仁擔任「老線(四)」。

我們到了四叭家，見一老婦人迎候我們上樓去坐。她純是水獐夷打扮。我們坐在樓上

中門外的走廊邊，瞥見中門內三間通聯，沒有隔板。家裏人的臥具墊蓋，都鋪在樓板上，不設一張高床。

陪伴我們的這位老婦人，她說今年五十餘歲，看她臉上縐紋很多，好像六七十歲的漢嫗一樣。嫗婦易於衰老，這也是一般的現象。她便是榮興的伯丈母了。她和榮興的談話，雖都說國語，然語音不大明確，可是說的還算流利。

他們說的都是家常話，我聽了也沒有要領，不便插問。後來榮興轉來和我說道：「漫稽寨的夷，他們的始祖，距今還不甚遠，大約百年前，滇省杜文秀起事，失敗後，從衆們便遠來此方，安家樂業，遞嬗至今，已經幾代了。」

在這裡喝了一杯茶，我們都走了出來。榮興到他的岳丈門口便和我分手。我和應洪騎馬轉回。歸途中走了片刻，應洪問道：「前面叫做漫亞康，也有一個學校教室，去不去那裏看看？」我說：「很好很好！我們就去看吧！」

策馬轉上坡頭，一所緬寺在望。我們沿緬寺的圍牆走來，看見圍牆裏面，有一羣大和尚帶着小和尚在佛殿門外賭錢。幾個小和尚驚奇的目光注射着我們；惟有大和尚似乎是見慣了似的，一點也不注意仍舊賭錢，毫無顧慮。

學校教室建在緬寺後面，簡陋得和賀南的差不多，房頂草棚折散的很多，難避風雨。教室裏黑板桌凳齊全，因為沒有開學，所以看着不像樣子。桌凳都歪倒斜靠的堆着，沒有

一個人收拾。看了一轉，我們便走進緬寺裏去，佛殿裏黑暗無光，陰森得令人毛骨悚然，不想進去。只在殿外走廊下繞了一轉。不料竟看到一些壁畫，真不虛此行了！

這壁畫有一些畫得像昆明歸化寺和海源寺牆頭畫的「香山寶傳」一樣作風。也有一些「因果圖」，畫許多裸體婦女，身受地獄諸苦。有的下了「拔舌地獄」；有的下了「雞啄地獄」；有的下了「牛闌馬踏地獄」。潸然雜陳，圖中都有梵文註釋。還有一些淫穢圖畫，不堪入目。由此看下去，也有幾幅佛經故事。這是關於孟垓（五）天王罕卜迎親，和孟巴拉土司召蒐哈（六）互爭孟天蓬赧士里逢（七）小姐的故事。

首圖繪天王罕卜親迎赧士里逢小姐，各騎一白象居中，周圍均有扈衛和許多部隊，歸途中，耀武揚威。不防前面山岡林間，伏着召蒐哈，正挽弓對準天王罕卜，意圖射殺之。是役也，大開鏖戰，風雲變色，山岳震撼。召蒐哈派部屬飛騰天空，伸手掩日，因此天昏地暗，殺氣四塞，屍積如山，血流成渠，天王罕卜以此晏駕。這圖的下半幅繪着天王罕卜屍身，在積屍之側，赧士里逢小姐則在天王屍旁潑泣未已。

次圖繪召蒐哈化裝吹「筵」的歌者，一路尋訪赧士里逢小姐，途中詢問一些阿卡人。後來到了赧士里逢小姐的家裏，召蒐哈夜間潛入她的門裏，吹着「筵」打動赧士里逢小姐的情懷，後又擊鼓使赧士里逢小姐知道她的丈夫召蒐哈找獲到她的家了。這圖的下半幅又繪着召蒐哈手舉千鈞的巨石，和張弓射山間的石標，使山中龍鳳都翔舞起來。由此赧士里

逢小姐的父親，才認明了果是他的女婿召茂哈呢！

二

一星期過了，又到孟潘（八）遊覽。孟潘距孟海四十里，聽說壩子比孟海還大兩三倍，人烟也比孟海還稠密。去年梁縣長還想把縣府移孟潘，因為孟潘地位適中，也爲了孟潘人口較多，分子複雜，五方雜處，往往易生事端的緣故。

這一路所見，也和去賀南漫巒差不多。到了南金利（九），這裡是拱城孟潘兩鄉的交界處，聞不時有盜匪的出沒。我仔細看這地方，正像遠山來龍的結穴處，圓圓的一岡巒，高高隆起。岡頂茅屋十數椽，也和賀南山頭的屋宇相似。斜坡上闢了兩小塊菜田，種一點青菜，大部分的坡地，都還任憑荒棄着。坡下便是谿谷，伏流圍繞，使我們可望而不可即。若要到南金利的岡頂，還要從外側方繞進去。我們一路在看岡頂的屋裏，不見有人出來，不知上面住的是一些什麼人。

過了南金利，在公路上走了一會，便有一條岔路，這是去孟潘的老路。聽說從老路要近得多，所以我們便不走公路了。不過這條老路很不好走，坡坎太大，翻山越嶺，人馬都喘息起來。下午三點多鐘，我們到了孟潘鎮上。遠望西南峯巒疊障，林木深密。山腰叢林中，透露出一點佛塔金頂，燦爛奪目，動人遊興。

我們在鄉公所下馬，這裏也便是土司衙門。孟潘鎮上蓋得整齊的屋子，看來還只有這一個衙門。其餘都是孔明帽的高腳屋和漢式茅屋。這土司衙門的大門頂側壁頭，繪有國民黨徽，也有魏文藝術字。裏面一所瓦頂樓房，約成十字形。四壁墁粉白石灰。原來孟海鎮上的石灰粉牆，也就很少，到了孟潘，這石灰白牆，也僅此一見而已。

樓房式樣，和孟海土司的公館無大差異。上樓去見了刀鄉長冠南（二〇），這時他正和許多叭目開着會，人人都席地而坐，他盤膝坐在主席的地位上。我見他穿一件西裝汗衣，汗衣外面套一件線織背心。領口下插一支自來水筆，下身穿一條玄色短褲，光着腳，沒穿鞋襪，年約三十上下。坐在他下邊的，便是召叭龍（二一）。年約五十多歲，眼力很差，面貌非常誠懇。其他坐在兩側邊的，有老有少，大半穿白色學生裝的上衣，褲子有短有長，都是便褲。他們也都跣着腳，頭上有戴毡帽的，有打包頭的。

冠南見了我們上去，急忙起來迎候。樓上內側邊擺着一張方桌，下邊置四把鐵骨靠椅。我們便坐在靠椅上休息。西壁都開窗牖，光線充足。上首窗口壁間，畫佛像兩座，都是盤膝箕踞的坐像，也和昆明所見的差不多。牆中懸有龍主席照片兩幀；兩旁牆間，挂有中國地圖，和一些現代戰器的常識圖畫。樓板上鋪蓮花篾席。篾席上邊還鋪着一方粗毛毡，一方細毛毡，兩個枕衾。

一會兒，方桌上擺好了杯筷。

這時召叭龍和幾位叭目，都告辭回去。下到樓口，人人穿上了鞋子。

土司用來款待我們的酒菜，都很簡便。只是兩盤串葷炒菜，覺得不大可口。席間陪伴我們的，有橄欖壩的土司。年齡很輕，只二十歲上下。穿戴很整潔，他說他喜歡常川到這里來玩的。

飯後訪晤刀代辦柱南(二三)。他的家在鎮區的外側。四周用竹籬圍着，裏面漢式茅屋一楹，兩邊耳房都敞着，一邊堆着許多茶籃。柱南的茶號名叫「西南海」，大約製茶便在他的家裏了。

同我去訪柱南的有許幹事曼英(二三)。我們進了他的屋裏，便見這屋子一隔幾間，中間是客堂，壁間貼着一些官長和朋友們的照片。靠牆擺着兩排籐坐椅，還有幾把茶几，中置一張長桌，佈置得很清雅。曼英央我在籐椅上坐着，他便走進一邊間房裏去。一會兒出來說道：「代辦今天發瘧疾，不能奉陪，請原諒。」我說：「那麼我們回去吧」，於是便走了出來。

漫步街道，瞥見一大緬寺。看着比孟海鎮上的官緬寺還覺壯觀。除了一座孔明帽式的佛殿外，側邊還矗立着一所八方亭。這八方亭較之佛殿更高更壯麗！我們走進緬寺裏遊覽，跨進寺門，便覺遍處齷齪，不能給人快感。到了殿前廣場上，寺裏的狗，向我們狂吠。一個小和尚倒還精幹通性，急忙蹲在狗後面，用他的黃袈裟把狗頭包了起來。

那側面的八方亭，建得真個精緻，可惜年久失修，有些破舊。這八方亭究竟建蓋成一個什麼式樣，我也拙於描畫。不過以孔明帽式形容佛殿；似乎應該以托塔李天王盔式形容這八方亭才為相似。亭頂端有如避雷針一般的鐵棒高插着，下綴一些玲瓏璀璨的飾物，好像塔頂一樣，托塔李天王的帽纓，也便像這樣。亭頂簷牙層疊，有如筍籊，簷角飛揚有致，全像古代中國建築式樣。曼英說：「南洋一帶和暹羅各地，佛寺裏都有這樣一個建築，可是更為精緻。」

我們向這八角亭走來，上了七八磴磚砌階坎，進到裏面，只嫌光線不足。雖然四方有門，通是關着，又沒有窗子，所以昏暗。亭裏不塑佛像，當中只擺着一把大靠木椅，椅邊有扶手，扶手裏面攔着一把「如意」式的大蒲扇。曼英說，「這坐位是『都碧龍』(梵文讀如 Dushun 地位次於胡巴『大佛爺』)坐的。那蒲扇便代表佛的靈。任何人見了蒲扇，都要下跪的，土司也還是這樣。」亭頂懸挂許多長條布幡，裝璜華美，沿四周牆腳，都置蒲團，這樣也曉得牠是講經亭了。以前若愚(二四)和我說：「緬寺裏除了佛殿外，都有一室以為講經之處，此處將以『闡經閣』名之。」這八方亭恐怕也正是闡經閣了。梵文名這闡經閣為「烘」(讀如 hwa)，譯義只是「院」、「館」、「社」之意。如像學校稱為「烘興」(讀如 Hwa bin)；醫院為「烘鴉」如讀(Hwa-ia)便是。

曼英問去不去召叭龍家裏？我答應我都去。

我們都用電筒照行，四望空寂，黑黝黝地連星光都不見。到了召叭龍的門口，拉開橫檔竹竿，推開柴扉，裏面的狗，狂吠得使人裹足難前。這時曼英用粵語和召叭龍家裏的人說道：「小心你們的狗，看看可會拴着？張秘書來會召叭龍。」

召叭龍的家，純是粵式的高腳屋。我們走進柴門，便有人點火來照行。到樓上，見樓面寬大，比尋常大家的屋子要寬闊一些。靠屋角一張客榻，召叭龍夾我們便坐這榻上，他只席地坐陪我們。他的背面有幾個青年和老年，懶洋洋的睡在地蓆上，我看好像是白天在土司家裏開會的幾個頭目。

召叭龍家裏的婦人，姑娘們，各人做着家裏的雜事，沒一個注意我們的。

談話片刻，我們便告辭走下樓來，召叭龍點火送到門口，脫帽鞠躬向我們致敬。

我們回到鄉公所來，子和冠南不知去到那里。曼英把馬燈點着，說：「你太辛苦了，早點安眠吧！」便回頭去尋找子和。

我一點不覺勞累，也不想睡，只好翻閱鄉公所裏的書籍。提燈一照，只見殘書狼籍，兩張書桌，積灰盈分，一條長凳，也同樣骯髒。令人看了，頓失翻書的興趣。

檢出一本中山全集細心閱讀，黃昌穀一篇序言中說：「中山先生是「主知主義者」，這個見解也還不錯。不過中山先生雖側重「知」的追求，可是處處切合實際，處處能見諸實行的。接着看總理倫敦被難記，看到一半，才覺得有點疲乏，解衣入眠，可惜一夜未得

熟睡，只覺太冷，有些發抖。

第二天早上四五點鐘，天還未亮，便聽見院壩裏頂拱頂拱……的一陣響聲傳來，不知什麼人在做什麼？使人聽後，再不會轉入睡鄉了。六點鐘下床，曼英還在酣睡中。我趕到外面一看，原來是一個舂米的嬸婦，她是土司的女僕。這時土司衙門裏面，早起的恐怕只有這舂確的女僕和我兩個人。

我因起得太早沒事做，仍續讀總理倫敦被難記。全篇讀竟，衙門裏仍無人起床。忽聞門外人聲雜沓，開門一看，原是鄉公所對面一家「上新房」(二五)的。圍牆內面，一塊空地，二三十人正在那里上樑立柱的喧噪着。

我聽說變夷最好的一種規距，便是合作互助精神的表現，在上新房的時候，便明顯的可以看出來。要上新房的這一家，只要一早用牛角向寨子裏到處一吹，於是每家都會出工一人，跑來幫忙上新房，衆力易擎，不日而成。一所漢式茅屋，建蓋真個容易。

我正看那上樑的一人，手腳熟練，頃刻間便把樑柱上好，轉眼瞥見刀代辦棟材在下面指揮似的。他上身穿一件黃斜紋布的中山裝，下身穿一條淺灰色的西裝布褲，年約四十多歲，光頂稀髮，沒有戴帽，口裏鑲着金邊的幾個牙齒。我瞥見他的時候，還以為他不曾看見我，我便退後兩步，使他不曾看見我。孰知他見我的時候，更比我看見他還早。只見他

走出圍牆，到我面前，握手作禮。我便問他：「今早病好了一些吧？」他回答的時候，還頻頻發嘔欲吐地：「昨天晚上真對不起。瘧疾發的很重，全然起不來！今天不應着擺，隔一天打一次的瘧疾，不過還沒有好。」

我看他每言必嘔，胃氣未調，請他回家養息，我也轉回鄉公所來。

回來後，盥漱既畢，子和曼英都已下床。子和談及昨夜和冠南出去，領悉了一些特殊風味，還聽到「唱婆」(一六)清唱，真個有趣。今天晚夜，鄉公所對面上新房的那一家，也會請唱婆唱的。因為上新房都要請唱婆來唱；並且一直要唱一個通夜。可惜昨夜不曾和他們去聽一聽！到了開早餐的時候，冠南要留我再耽擱一天，他說：我初來，恰值今晚對門一家上新房，要請我去聽唱婆唱，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因為明天縣黨部舉行擴大紀念週須出席報告，而且向縣長借馬騎只說定今天轉回去，因此仍決定回孟海鎮。

吃飯的當中，來了一個三四十歲的中年男子，頭戴一頂睡帽，穿一件雪白緊身，一看便知是內地漢人。但不知他姓甚名誰？來這裏幹什麼？無意中和子和說：「吃完飯再到代辦家去一會。」這人便插口道：「代辦已經看地去了，沒有在家。」我問：「有多遠？」他說：「大約五六里」。我說：「那麼我們可以不去，請代致意罷！」子和說：「孟潘鎮上還有一件案子要就便去調查，查後再回孟海。我說：「也好」。

飯後同子和曼英到街子上。孟潘也和孟海的一樣，倒爛靠壁，很不像樣。邊地情形特

殊，「有了財力，有了物力，只乏人力。」成了一個普通的現象。每年都要等到雨季過後，內地工人，結隊進來，建築工程，方能開始。因為每年陰曆年關過後，雨季未到之前，內地工人避免瘧疫，總須立刻離棄這里忙回家鄉。所以建築房屋須要頭年和工頭立下契約，等雨季過了，他糾集工匠，再來興工，

我們一同到一家漢隸夷的家裏，一椽茅屋，隔做左右兩間，左間是臥房，右間是燒火吃飯的地方。一張方桌，好像從來不洗不拭的樣兒，灰堆得很厚。其他凳子，雜具，亦復如是。我不知他們怎麼能自安於這樣的醜觀！竈頭置一燈盞，旁置線香一束，黃紙錢一刀，想來是敬獻竈神用的。

歇一會兒，曼英找來了一個漢隸夷少婦。她見了我們好像無話可說，忙着在竈頭生火，煨開一罐水，泡了一壺茶，敬我們每人一碗，手腳很靈便。把茶進了，她依然不說什麼。她的夫丈前幾天已經帶到縣府裏拘押着，子和要清檢她的臥房，她也一點不加拒絕，到處都翻開了來給他看，可是始終不說一句話，好像一點也沒有可說的，也沒有可申辯似的，真是受了冤屈的樣兒。

歸途中一無足述。只是和我們挑擔子的一個漢隸夷漢子，途中感覺煩熱，便裸露了上體。滿身花紋，呈青藍色斑點。胸前也有紅色條紋的花斑。圖案整齊美觀，饒有研究興趣。使我聯想到今早吃飯的時候，冠南把手臂裸露出來，但見滿臂花斑，總不會給我快感

的。

我讀馬可李羅遊記，講到柴爾丹旦 (*Nardana*) 大省中說：「我們離開哈喇章 (即雲南省)，向西走五六天，到了金齒省。他們是拜偶像的人 (指信佛教者)。臣服大可汗 (指元世祖)。這省最重要的城市，名叫永昌 Yachan，所有人民，皆有金牙齒，即「每一個牙齒，皆包以金片，他們製造小金套子，配在他們的牙上。上下牙床皆包起來。這只是男子做的，女子不做這事。此外，這裏男子，在他們的臂腿上，皆有黑點環帶圍繞一周。這黑點環帶是怎樣得來的呢？他們拿五根針細在一齊。就拿這細針刺他們的肉，等到血流出來，再拿黑顏料塗在上面，顏料就不能洗下來了。他們以為有黑點環帶，就是高貴美麗。……」

現在佛海境內嵌金齒的倒也不少，除了內地漢人外噶夷也有嵌的，不僅男子嵌金齒，婦女也有嵌的。但是現在嵌金齒的技術，和四五百年前馬可李羅所見的可不相同了。因為這時的金齒，都是西法嵌的了。至於紋身，馬可李羅說的和我所見的，還不大差，紋身以紋臂腿兩處的較多，不過遍身皆紋的也不少。除了塗黑顏料外，也有一部分塗紅顏料的。

馬可李羅也曾說過，「爲了紋身的緣故，許多的孩子因爲流血太多而死了！許多的孩子，因爲刺痛過甚，誘導疾病的侵襲而死了！更有爲了畏悸，悲哀，繼着紋身而死的。」

這話很覺近情，我不知道今日紋身的孩子們，也還像往日的危害嗎？實際紋身的漢，很多很多，非一而足。他日有暇，當把紋身的圖案，彙錄成篇，或可供各種工藝製作品的一種參考。聽說貴介公子的紋身，更加特別，聽了使人發抖！因為他們紋身的時候還要把金條子插入表皮內面，更有把珍珠寶石鑲進表皮裏的，這樣才尊貴。我希望將來對此得一個翔實的訪問。

三

回來以後還不到一星期。有一天晚上我在錦堂（二七）家裏閑坐，那時子和也在坐。後來孩子們來催錦堂快去坐席，說許多客人在等着了。錦堂便向我們解釋道，「城子裏有一家上新房的，今晚請客，聽說請了唱婆來呢！願不願去看看？」

我說：「正想找這樣的機會呢！」

三人一同向上城街走了上去。到了熨夷城子裏，只轉一拐，便到「上新房」的這一家。這裡好像是過去我們晚間要騷認識了玉康的地方。這時不見了玉康，一個院壩，已經上新房了。柴扉裏外，一簇簇穿新衣的客人，熨夷漢人都在一堆。熨族女子。也有漢裝打扮的。至於男子的衣飾，漢原都差不多。

我們上了新樓，看見樓上設席兩處。一在中梁下面，一在裏邊。杯盤都擺在小篋桌

裏。這篋桌圓面直徑只尺許，高不及一尺。開餐的時候，人人圍攏這小篋桌席地而坐。擠得摩肩擦膝，真個難過。昆明人說「飽吃不如寬坐」，這時真正感到了。

我們到了席前，原先坐的人們馬上散開；狼籍的杯盤，也馬上撤去，另換了杯筷。席上只有一兩個彝夷漢子，坐在末席陪伴我們，頻頻向我們進酒。抬上桌的蔬菜，味鮮可口，菜樣不下十多錦。可惜我已吃過了晚飯，不能多所領略。我問錦堂，這菜是漢人辦的抑是夷人辦的？他告訴我，大概是漢人辦的。

樓上的彝婦們，說說笑笑，走上走下。許多少女少婦，見了我們還不免有些驚奇似的。

忽然聽見板壁外面，好像有十多個漢子齊聲高吼。錦堂說：「這是慶祝的意思。他們還要唱着進來呢！」

這時我便問：「唱婆來了麼？」那陪酒的彝男說：「已經請來了！從漫賀（一八）請來的。」錦堂接着問道：「多少錢唱這一通宵呢？」那人說：「國幣六十元。」

酒過數巡，總不見唱婆上樓來。這時子和問錦堂道：「這裏的唱婆，也和昆明茶鋪裏敲『亂堂』的姑娘們一樣嗎？也可以叫來陪酒嗎？」錦堂答道：「大概都可以；只要口袋裏的紙幣裝得多，想來事事都可方便人的！」

又過了半個鐘頭，忽然一簇彝夷少婦少女，蜂擁而入。錦堂這時自言道：

「唱婆進來了！唱婆進來了！」

我終究看不出誰是唱婆來。一大簇姑娘們，都是淡衣綠裙，沒有一個奇裝異服的，從那里去鑑別唱婆呢？我問錦堂道：「怎麼知道唱婆進來了呢？」

錦堂說：「因為看見一簇姑娘當中，有兩個把自己穿的鞋子提在手裏，拿着進來，便知道她倆個是唱婆。別的人進來，鞋子總是放在門坎兒外的。」

他們沒有把唱婆安頓在我們的這一席，而是安頓在裏邊的那一席。也沒有把首座給了唱婆坐，唱婆只坐在末座上。這時新樓上都擠滿了人。姑娘們都站在唱婆的背後圍觀着，好像看新娘一樣的熱鬧。我在這桌看得清唱婆在那桌盤膝端坐，十分莊肅，低着頭兒，目不旁視，口不一言。年齡大約十五六歲。面貌平常，不給人一點美感。一個穿的短襖是青紫色滾淡青花緞的，一個是藍色鑲邊花的，都很新潔。

歇了一會，忽聽見裏面的那一桌坐上首的一個鬚男，口吹着「悠」（一九）。這悠比我們內地的短笛還短小一點。發出來的聲音，很低沉，很哀婉！不會給人一些興奮與振作。一個年老的鬚男，隨着悠的節奏旋律，便唱了起來。他唱的時候，低着頭，用一把小摺扇，遮掩着整個面孔。這小摺扇，便好像全是遮羞用的。這老者唱的聲音十分低抑，十分幽咽，也十分柔和。抑揚頓挫，恰合拍節。忽疾忽徐，時促時舒，果然特有一番風味。

我們席邊，又走來一個「袁陶」（夔夷老年人），他好像知道我們必然聽不出唱的什麼，便向子和低聲附耳解釋道：「他唱的大意是這樣說：今天上新房，承蒙三位漢官下蒞敝宅，曷勝榮幸！蓬華生輝，日臻昌盛，自意中事！從此人壽歲稔，牛馬苗壯，老幼康吉，諸事順遂！……」

當那老者唱着的時候，門外站着一般青年男子，忽的大聲叫道：

「瑞！瑞！瑞！瑞！瑞！」

我們進酒的兩位陪客，也跟着大叫：「瑞！」惟有樓上一些聽唱的少婦少女們，閉口的不瑞，靜默的聽着。

那老者唱了片刻，便把小摺扇遞給一個十五六歲的唱婆，她接過扇子低了頭兒，將整個臉兒用扇子掩住。

這時吹筵的也另換了人，讓那坐近唱婆的一個青年男子吹起來。先吹了一個過板，然後唱婆便隨着拍節唱了起來。她唱的聲音，比老者唱的更低暗、更幽咽、也更柔美。唱了幾句，所有聽唱的老年們，青年們都大聲的叫道：

「瑞！瑞！瑞！瑞！」

這個情形，便和內地戲院裏「喝采」一樣。我們同席的幾位「袁仔」（二二）（男子），都大聲叫瑞！甚至錦堂也跟着喊瑞！這真有趣！

這唱婆唱的疾徐抑揚，處處合拍。有時好像字句太長，唱得飛快，竟沒有一點不符拍節的。可見她唱的熟練，真個難得！

我覺得有點詫異：我想這樣的唱法，平易近人；既不裝腔作勢，又沒有複雜的調門板眼，好像念書一樣。應該是孟海城子裏所有的「騷櫓」(二二)「騷乃」(二三)都會做唱婆才好，怎麼還要老遠的跑到漫賀去請呢？

那時錦堂似乎和我說道：「唱婆唱的歌書，最不易找到；許多都是口授心傳的。」大概這便是一個主要原因。子和又似乎和我這樣說道：「在一般騷櫓、騷乃的心理，或以做唱婆是很不雅的事，大家都賤視唱婆，很少有人願做唱婆，所以唱婆便稀罕了起來。」

唱婆唱了十多分鐘，大家不知瑞了好多次數。她唱完依然把扇子遞給那先唱的(二四)衰陶唱。於是吹筳的也換了先前的那個人。唱時衰陶又照例打開扇子掩着面，不時有瑞的呼聲，瑞後繼以笑聲。唱的人只管唱，不顧大家瑞的嘈雜。假如我會聽他們唱，我覺得最討厭的便是這瑞了！然而始終瑞的只是男子的權利；婦女們終究不敢瑞一下！

「衰陶」唱後，又把扇子遞給唱婆；仍由先前的唱婆接了去。別的一位唱婆，只端坐着動都不動一動，真是十分莊重。錦堂說別的這一個，大概是不會唱，跟來陪襯陪襯。不過我們也不能斷定。因為聽說要唱一個通宵，總要有兩個人換遞才行。

我最不慣盤膝箕踞，更不慣席地而食。這時我的酒已喝得很多，菜也吃得不少。正凝神傾聽的時候，不幸地毯上的一個跳蚤，竟跳到我的身上，使我癢不可耐。錦堂這時提議走了，子和也想走，我更無耐性多留片刻。心想這惡作劇的跳蚤，假如跳在那坐得莊莊重重的唱婆身上，給她一個煩痒不堪，不知要使她怎樣的忍耐，才能捱過這一個通宵哩！

——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寫畢於海祥閣

(一)漫耕 粵文讀如 *Bun-yan Lian*。「耕」之譯義爲「侵入」。

(二)納成芳 孟海鎮第一保保長，回教伊斯蘭學校校長。字榮興。其兄納成俊，字秀德，爲回教會會長。

(三)四叭 粵文讀如 *Pi-Lyng au men*，聞其姓名爲巖四讀如 *Si* 漢名叫馬成文。

(四)老線 粵夷呼之爲「新叭」，實際「叭」爲「大官」，「線」爲「小吏」，因自四叭死後，土司不於此設「叭」也。漢名馬保仁。

(五)孟垓天王孛下 粵文讀如 *Cau-ta Hamp men-ec* 孟垓不知屬今何地。有謂在今緬甸境者。稱天王者爲土司之上峯，統治各所屬土司者也。

(六)孟巴拉土司召薩哈 粵文讀如 *Cau-me Hana Men Bala* 孟巴拉亦不知屬今何地。召薩哈爲故事中之主角，古之大力士也。

(七)孟天蓬報士里蓬小姐 粵文讀如 *Nham sli Pon meu Tien pon* 孟天蓬亦不知屬今何地。故事中稱報士里蓬小姐爲阿卡王之女，則知屬阿卡據地也。

(八)孟潘 一作孟混，粵文讀如 *Muen Hien*。粵文義爲「退下」之意。

(九)南金利 粵文讀如 *nan kin lei* 粵文義：「南」爲「水」；「金」爲「吃」；「利」爲「好」爲「美」，意即這里的「水好吃」也。

(一〇)刀棟宇 字冠南，粵文名召孟洪讀如 *Ca' mon Hun* 爲孟潘土司代辦刀棟材之弟。

(一一)召叭龍 粵文讀如 *Ca' pia Lun* 粵文義爲貴族大叭之意。蓋「大叭」有爲貴族者，有非貴族者。「叭」之義爲「官」也。

(一二)刀棟材 字柱南。粵文名召孟讀如 *Ca' mon La* 爲車里宣慰司刀棟樑之弟，因孟潘土司被刺殺後，宣慰司乃派遣其弟爲孟潘土司代辦，以承襲土司爵位。

(一三)許曼英 年約二十餘歲，廣東人，前任佛海縣政府一等科員，因粵語熟悉，調充孟潘聯鄉公所幹事。

(一四)張興明 字若愚，雲南會澤人，年約二十餘歲。佛海簡師教務主任，兼縣黨部一級幹事。任佛海已六年，簡師及黨部之籌備，多得助力。

(一五)上新房 粵文讀如 *Hen hen nai* 意即啟建新屋。粵夷建屋二三日即落成。落成後即邀請親友設筵受賀，并請「唱婆」祝唱整夜。

(一六)唱婆 粵文讀如 *Mie can hab* 意爲清唱之女子。多爲十三四歲未及笄之少女。唱時和以「答」。

(一七)段禧 字錦堂，昆明東南鄉人。年約三十餘歲。五六年前隨前李縣長來佛海任科員。地方人士每呼之爲段師爺，或曰段科員。現改經商。

(一八)漫賀 孟海鎮南四五里。爲赴孟潘公路必經之第一村寨。

(一九)筓 粵文讀如 *Bi*，民族樂具之一。形如短笛，竹製。一端自竹節側開孔，鑲銅笛舌於其上。竹桿中鑽七孔，與簫同。

(二〇)瑞 粵文讀如 *Sai*。爲賜采祝瑞之意。譯其音爲「水」，不如譯爲「瑞」之音義兩切也。

(二一) 衰仔 [變文讀如 *saai so*]。「仔」讀廣東方音如「宰」。「衰」之譯義為「人」；「仔」之意為「男」。衰仔者，男子也。

(二二) 騷欄 [變文讀如 *so lan*]，譯其音為「騷欄」。「騷」之譯義為「姑娘」；「欄」之譯義為「大」。騷欄者，「大姑娘」也。

(二三) 騷乃 [變文讀如 *so noi*]，譯其音為「騷乃」。「乃」之譯義為「小」；「騷乃」者，「小姑娘」也。

(二四) 衰陶 [變文讀如 *so tau*]，譯其音為「衰陶」。「陶」之譯義為「老」。「衰陶」者，「老人」也。

孟海鎮燹曆(註)元旦「趕擺」記

一

這里每年要過三個新年：一個自然是國曆的新年，一個是舊曆的，還有一個是燹曆的。我們從去年國曆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佛海來，過了一星期，便是新年元旦。這天孟海鎮的象山操場上，擠滿了很多慶祝國曆元旦的人們。到了夜晚，微覺清寒砭肌，象山上面的演說台，做了戲台，排演演班舊戲。鎮上的男男女女，一個個披着大衣，握着電筒，也有提着馬燈來的，都聚攏在象山操場上，欣賞內地風味的演班舊戲。操場的外周，到處，都有一些臨時擺攤子賣吃食的小棚子，到處閃爍着燈火。

這樣的鬧熱，使人忘了牠是邊荒。漢家衣冠文物，表現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真使人想像不到，我們坐在台下看戲，看到眼酸神昏的時候，更覺得有些冷冽難耐。我和允恭便從人叢中鑽了出來，把電光四下一射，正是霧重霜凝，遠樹都模糊了。這時演戲才唱完兩場，大概還有幾個節目，所以場子裏的人沒有想走的。

過了不滿一個月，舊曆元旦又來到了。這一天雖然日麗風和，山光明淨，不過看着冷落蕭索，沒一點熱鬧氣象，比着國曆元旦便大不相同了。

早餐後，倒聽說漫興路上有秋千（鞦韆），打的人還不少。我便跑去看，路上只遇見楚雲一人，便同他一起去看。原來還不到漫興，只是普洱街頭，公路外邊的稻田裏面，插了兩根很高的竹桿，一根橫梁上，拴着粗纜繩子的兩端，束了一塊踏板。大約只這一個秋千架子。我們去到的時候，只零零落落的幾個女孩子，男孩子，和幾個住居在那附近的中年男子，到那裏曬太陽，吸煙筒的站在秋千面前。楚雲回頭和我說：「這個時候，大家都回去吃飯了，所以沒有打秋千的人。午後再來看吧！」

可惜到午後我沒有空兒，也竟想不到再去看了。開晚餐的時候，又聽說今天漢熨夷（一）有「丟包（二）」的。我恐怕過了元旦便沒有丟包的趣事，所以也趕着去看。

走到縣黨部的斜坡上，真地看見丟包的了。那一塊淺草平鋪的坡上，果然有一些坐着，臥着，蹲着，站着的孩子們，青年們，老年們看丟包的。

縣黨部在象山的岡頭，坡腳一排茅屋，是幾家漢熨夷住的。這時幾家漢熨夷的姑娘們，年輕女人們便在自己的家附近，坡腳路邊場子上丟包了。

這時我也走到坡腳看她們丟包。只見一簇漢熨夷姑娘女人們。站在一邊，離她們站

的地方有三四丈遠的對面，站着幾個愛玩鬧的內地漢人，這時同我來的克卿（三）也加入了他們的集團裏去。我倒不好意思也參加進去，只站在旁邊看他們丟包。

這「包」倒不見得怎樣美觀，只不過用布縫一個小方形袋子，裏面裝一些好像細砂一樣的重墜末子，四角封縫好，綫一些綵絲鬚子，上面綫一根花綫子，這樣簡簡單單的，便是丟的包了。

我見她們搶着包的，提着包的花綫，向男的這邊，丟了過來。男的便要看準了伸手去接。假如不能接獲，包落在地上，便算輸了。只好拿錢去給那丟包的姑娘。假如你不自動的拿錢給她，那麼她便要來你的身上搜錢了。若是搜不到，她更不客氣的要你身上的東西！你若手上戴着金戒指，她便要拿去，袋裏挂着自來水筆，她也要呢！若是你把包丟去，她們沒一個可以接着，你若不害羞，也可以要她的錢，或是搜她。一羣天真爛漫的孩子們，青年們這樣玩着，也許很有興趣的。

可惜今天丟包的她們，有的已經徐娘半老，有的是年已及笄，羞答答的大不好意思的樣兒。包丟到男的這邊來，接不着，落了地，他們不拿錢給她們，她們居然也不好意思來要、來搜、來搶；男的這方面把包丟過去，她們一個都接不着的時候，他們更不好意思向她們去討錢、搜錢了。這樣丟來丟去，各自空空，還有什麼興趣呢？不過丟包也有些像「飄綵球」一樣。她們丟給誰人，聽說便是她們心上看重的人呢！她們丟的技術，真算

熟練，要丟給誰，這包便會向着誰人頭上飛來，別的人舉手徒勞，總不會接到的。

我只站在場邊看，似乎這包往往會斜丟到我的頭上來。我一壁兒躲閃開；一壁兒往後退。幸好克卿在我側邊，他都接了丟過去。後來有一包好像來勢過疾，我便躲閃不及，連忙伸出右手一接，包竟鑽到我的手裏。這時丟包的人們，和看丟的人們，都不由的大笑起來。

「哦！哦！秘書也接包了！秘書也要丟包了！哈！哈！哈！哈！」

我好像丟包時用力多了一點，只見包丟得太高，落得太遠。她們沒一個接得着的。這時包落了地，看的人和男的一邊竟譁噪了起來：

「哦！輸了，輸了，要輸錢了！」

我見她們只是忸忸怩怩的，羞答答的，一句話都不敢說出口來。暗地裏只一個抱怨一個的。她們害羞的心理，好像比內地的婦女還加甚呢！

二

從此一過便是三個多月。到了國曆四月十五號的那天，便聽說是隗夷新年。私心竊喜，很想看一看隗曆新年的情趣怎樣。

這天午前十點多鐘，我剛從縣府出來便碰見若愚，他說今天緬寺裏面要「洗佛」，可

以一同去看看！我於是欣然隨往，到了緬寺裏，果然有些新年景象。

緬寺就在孟海鎮大同街上段，離我們的家不到一箭路。這個緬寺要算是附近各村寨規模較大的寺院了。這裏的住持，呼爲「胡巴猛」漢譯便是「全猛大佛爺」。我和若愚剛走到緬寺門口，便見門裏門外，一簇簇擁擠着的「袁尹（四）」、騷攏、騷乃，一個個裝飾新潔，鮮艷奪目。進到寺門裏，也有一些擺攤子，賣零食的。攤子上的吃品，有的是米線，有的是米乾，有的是糖，是酸果，是醃梨……

進了一曲走廊，走入佛殿下首的一小邊間。這邊間裏面，立着一大座金塔。金塔佔了三分之二的地面。這塔無門可入，塔裏是填實的，全用磚砌，外面塗以金粉。塔下部金粉已剝蝕殆盡，露出塊塊的紅磚。塔頂支撐着屋頂，塵灰把金粉掩了大部，竟無人掃刷一過。

我們進到這邊間裏面，竟碰見了不少的熟人。國民兵團的楊副團長鼎力（五），縣黨部的徐委員浩如（六），還有南嶠縣黨部書記長駿如（七），佛海富滇分銀行的錢瑞枝君（八），李光祿君（九），縣政府的龔靜之君（一〇），都在邊間裏。

一會兒，我們又去看佛殿後面的「闍經閣」、「藏經室」、「講經堂」等處，都嫌湫隘黑暗，很覺不慣。

佛殿周圍簷下，今天都擺滿了水桶，作洗佛之用。簷階上坐滿了穿新衣裙的袁尹、

騷櫬、騷乃們，她們都等着到了時候，提水進殿裏洗佛去。我們進了佛殿，瞻謁佛像。這佛殿不甚寬敞，殿中兩排很粗大的木柱，距離較窄，不免稍嫌狹隘，光線不充足，且嫌黑暗。佛像不甚高大，也不甚美觀。盤膝端坐。貌似常人，眉濃眼大，不易表徵慈悲。耳贅垂肩，手長過膝，有點近乎小說所稱的帝王之像。這佛像的兩肩太寬，而手太長，胸腸不開，腹部尤細小。這都成了今天參謁佛像的人們所訝異的。殿柱上懸有過去除縣長的木刻對聯一付。

佛理彌天空，誠能盡三藐三菩提心，自獲如來善果；

海波方鏡澈，最願得大千大比丘象，同登救世慈帆。

邊署「大中華民國十九年歲庚午季秋月穀旦；知佛海縣事涂達綸敬立」等字樣。

停了半個多鐘頭，忽聽說要洗佛了！便見許多人向佛殿裏盪擁而入。這時佛像面前，神龕的裏面立着兩三個「爬櫬（一一）」，下面一些衰尹、騷櫬、騷乃們，便把水桶對準佛像沖傾，使爬櫬可以用手洗淨佛像一年來金身上堆着的塵埃。實際佛像終年都穿着黃色布的袈裟，金身上殆無灰垢的。

騷櫬們潑水洗佛，帶着一點遊戲的性質，有時竟把水潑向爬櫬的身上來。甚且潑得他們滿頭滿臉，只圖好玩，也不管他們高興不高興。爬櫬在佛像前，一點躲閃處沒有，被騷櫬、衰尹們澆得滿身淋漓，像從水缸裏撈起來的一樣。

今天魏曆元旦澆水洗佛，還發生一樁更有趣的事，每個看洗佛的人們，恐怕都不會忘懷的。原來今天澆水的一羣騷櫛裏面，夾着一位漢裝打扮的摩登小姐在內。她的上身穿一件白綢短襖，下身穿一條藍色布長褲，短髮披肩。當騷櫛們潑水澆爬櫛的時候；人人都提大水桶向上傾灌，很是費力；只有這位小姐提着漱口缸舀水澆爬櫛，這是最輕便而且新樣的作風。幾個爬櫛倒被她澆得好像水老鼠一樣的怪叫。他們急得沒法，把袈裟扭出水來，轉澆在這小姐的身上，看的人們都嘩然大笑。等到所有的水桶裏的水，都提進佛殿裏灌傾完時，佛龕的下面，已被水淹了！

後來那位小姐把一滿漱口缸水，慢慢兒遞給佛龕上站着的一個爬櫛，這個爬櫛接了過去，轉遞給站在佛膝上面的一個爬櫛，這佛膝上的爬櫛，接了這缸水，又轉遞給那站在佛肩上的一个爬櫛。那爬櫛把水接了，從佛頂上傾倒下來，一時芳香撲鼻。站在我身旁的一個少年無意的和我說：「秀蘭（二二）把一缸花露水給爬櫛從佛頂上倒下來！」

三

洗佛既竟，我們出了緬寺，隨瑞岐，光祿，到富滇分銀行職員宿舍休息片刻，等候「趕擺（二三）」。約莫一點鐘後，有人說，時候到了，可以去看了！於是我們又一齊同

去。

再到緬寺門口，沿緬寺北圍牆走了下去，正是一大片廣漠彌望的田疇。因雨季未到，田裏都曠荒着，不曾犁鋤。平坦坦一片原野，帶着阡陌的線條。我們走下田壩，越過幾條小溪，過了一木小橋，彎彎繞繞的，到了趕擺的廣場上。到處都見簇簇的新裝婦女。

當我們從緬寺側邊經過時，不斷的聽見從緬寺裏面透露出嚶嚶嚶嚶的唸經的聲音來。我向若愚道：「好不好再去緬寺裏聽一聽唸經？」若愚，靜之，光祿，瑞岐都說：「沒有意思，沒有意思，我們還是去趕擺好了！」

這趕擺的廣場西首，立着很高的四根竹桿，搭成一個放火花的高架。斜擋着兩根竹竿，竿間束短柴棍，以爲階梯用。每個放火花的人，登着柴棍，爬了上去，「疾若揉升」。爬到高架上面，便像瞭望台一樣，四處景物在望。場中稍偏北處，也用短竹竿搭了一列矮棚子，通連三四間。棚子四邊和頂上，都用新摘枝葉編搭起來。我伸首向裏面一看，空無一人一物。我便問若愚瑞岐們道：「怎麼裏面空着，究竟給誰住呢？」若愚說：「這是預備給大佛爺帶着二佛爺和大和尚小和尚們，在裏面誦經祝歲的地方。」我繼續問道：「他們什麼時候來呢？」若愚說：「不久便來了。等他們先在佛前唸完了經。大佛爺便會帶着他們來的。」

這時驕日溽熱，人人都有點受不住曬了。我們有的便想，棚裏清涼，可以躲蔭。於是相率的跑進了棚子。外面站着的人們，也一個一個擠進去了。霎時間，棚子裏擠滿了人。涼棚外面，順邊都擺滿食物攤子。有的是零食小攤，賣點醃梨、朝陽子、落花生、荸薺，這多半是冰爽爽的攤子。有的賣點米線、米乾，便要置一個爐子，一口鐵鍋，一個瓦鍋。鐵鍋是要來燙米線和米乾的，瓦鍋是盛肉湯的。這是漢爽爽的做法。漢人們擺的攤子，規模又稍大點。雖然他們也還是賣米線和米乾，可是他們的攤子上，更擺着一些煮熟的雞鴨，也還擺着一些鹵好的豬肉、牛肉、豬肝、雜碎，又擺着大罐的酒。此外他們還設備幾張矮桌，幾個篾凳，使顧客們可略加舒服的坐着吃。爽爽們便好像不願意這樣的方便顧客了。

錦堂說了一聲：「走，走，走，走去找東西吃！」

恰好一個攤子旁邊，放置着一張八仙矮桌，一條長凳。他便叫我和子和坐這條凳上，他自己另想坐的方法。接着杯盤雜陳，有酒盈樽。這樣快意的一個機緣，也可與舊曆正月初九日在昆明耍金殿；十五日耍黑龍潭，吃蓆子酒，一樣的有趣了。

嘴裏貪吃，眼裏貪看，這塊趕擺的大場上，在瑞日的日光照中，呈現出一幅絢爛耀眼的畫圖來：

在我們眼前走來走去的那一些袞尹和騷櫓、騷乃們，一個個穿的綺麗奪目。上襖下

裙，都用細軟，不同平日。有的穿着寶藍色天鵝絨的短襖，有的又把天鵝絨用作桶裙穿的。有的穿秧黃色上襖，着深綠綢鑲紅白綢條花桶裙的。有的着葦綠色天鵝絨不加條花的素裙，有的着春花紫色桶裙的，或是春花色的上襖，都很別緻！

我們的眼，正被絢艷的新裝迷離着的時候，忽聽說後面又來了一批別具特色的新裝了！掉頭一看，果然錦上添花，又是另一番色彩！

只見前頭帶隊伍的四人，他們大概是二佛爺和幾個大和尚，帶領着三四十個小和尚，今天都特別穿着雪白的對衿學生裝上衣，下綴雪白裹裙，或秧黃色大褲。人人都戴一頂大紅色瓜皮棉帽。那杏黃的袈裟，不像往日任意披着；而是捲裹成條，從右肩上斜挂到左臂腋下。腳上都穿着鞋襪，一律是白色洋襪和青色扣鞋。整齊劃一的精神，便從他們的服裝上表現出來。

他們那鮮紅的棉帽，雪白的衣裙，杏黃色的袈裟，黑色的扣鞋，齊齊整整，慢慢兒浮動着，進了這趕擺的場子。尤為特殊的現象，便是帶隊的四位二佛爺和大和尚，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每人的臉上，裝飾着一副墨晶眼鏡，有如內地的摩登女士一樣。他們一直的走進涼棚裏面，沒一刻鐘，便聽見從涼棚裏散布出來的歌聲：

「啞啦哈！啞啦咳！……」

過一會兒，又見二佛爺們帶了隊伍，走出涼棚，去到火花台子前面，歌聲也悠遠了。

等到隊伍解散，爬欄、爬乃們便水湧般的跑來，向小攤前去買東西吃！從我們面前走過的一個爬欄，年約十七八歲，不僅戴着一副墨晶眼鏡，而且頸間還纏着一方紅花手帕。這時錦堂告訴我道：「這個大和尚便是賺得了一個姑娘的愛情，所以那姑娘才把自己的手帕給了他，他把牠圍在頸間，表現他對愛情的勝利！」

我頻頻回頭看，只見滿田壩都不斷地來着人，不論漢人、僑人，都是細軟新裝，真像一個新年。

忽然又看見那潑水洗佛的秀蘭，換了一件藍旗袍，和別的一個姑娘挽手並肩走來。她見了我，只微微鞠躬嫣然走過。

不經意間，忽聽火花爆發的響聲，「簌——！」那火砲筒子便衝射到雲霄裏，呈弧線形落到很遠很遠的對面田壩裏去。這爆發的聲音，雖不意十分嘹亮，卻也表現了一點殘暴、肅殺、嚴厲的情趣。我聽說這火花落下來的尖筒子，可以打得死一頭水牛呢！而一般天真爛漫的男孩們，竟不知愛惜自己的生命，做父母的也沒有管到，任憑孩子們冒險的遍布滿了對面的田壩，等候着火花筒子，從雲霄裏落了下來，希望落到自己的面前，使自己可以搶到，便是無上的光榮一樣！

宇宙間，無處不留一些殘傷的痕跡，無處不留一些悲戾的事態！幸好今年癸曆元旦，還沒有被火花筒子打死的孩子！

我聽着這簌——的火花一響，便見那火花筒子的後尾一股白煙，冉冉消滅。這時涼棚的外面，還堆着好多的火花筒子。這筒子全用大竹筒做的。先用一根很長的竹竿，做火花筒子的軸把，竹竿頭頂周圍束着一排短竹筒子。竹筒子裏大概塞滿了火藥，像一些爆竹，上面引接火線，這火線直連到台下。從台下燃着了火線，很快的便逢到每個短竹筒的內心，便簌的一聲，一排短竹筒夾住一個火花筒子，隨着火藥的爆發力，向雲霄裏衝了進去，火藥煙子像一條白練般的拖在後面。大家愛聽的，便是這簌的爆烈的一聲；愛看的，便是這火藥筒子，衝入重霄，拖着白練般的一條而已。

錦堂說：「這火花筒子，每一個的工價，需要很多的錢。變夷一年中的浪費，這也是一樁。」

火花筒子，有大有小，好像人人都想爭造大的火花筒子。今天堆着要放的，許多都是很大的，還有十分大的。好像是有衝射到天邊的奢望。可惜幾個太大的火花筒子，響聲雖大，衝射反而不甚高。

火花筒子連續不斷的放射；爬欄和爬乃的鬆弛輕抑的歌聲，也不斷的唱了起來！幾個喝醉的哀陶，跟着歌聲竟舞蹈了起來。同時又聽見周圍的寨子，像漫興，漫掃，漫噴弄，也都簌……書……，簌……，書……的放起火花來了！又聽說土司衙門照起閃光鏡來。我回頭一看，果然一大團太陽般的白光，向着這趕擺的場子，閃閃爍爍的射了來。大概是

一面大圓鏡，迎着西沉的光，有意的向我們的場子射來。有人說，今天可惜土司沒有來。假如他肯來到，今天這個場面還不知增加幾多的隆重，幾多的鬧熱哩！

東邊寨子裏也傳來簌……的響聲；西邊寨子裏也傳來簌……的響聲。這交織的響聲，也儼然象徵着人類的鬥爭、射擊、進攻的殘酷天性似的！那些爬櫓、爬乃們，不時又相聚一堆的跳舞起來，「啞啦哈！啞啦咳！……」的一齊唱着，不拘形式的跳舞，散亂的舞着。手舞足蹈，只求盡情的歡樂而已。醉後的興趣，也好像要求達到發揮盡致的目的。可憐一般騷櫓和騷乃們，個個都只懨懨的坐着看，站着看，沒有一個敢跑到和尙們的集團裏也跟着唱，跟着跳的。因為唱歌跳舞，都只是男子的特權，女人不敢過問的。

夕陽西沈了！火花也放完了！趕擺到此地的人們，只有連路去的，沒有再來的了。場子裏漸漸的空曠起來，熱鬧的興趣，隨着夕陽的殘照，轉到後面岡頭去了！任憑那爬櫓、爬乃的歌聲，和袞陶們的舞蹈，也都挽不來這潮汐般的頹勢。只是滿田阡陌，尙點綴着那騷櫓、騷乃服色的約艷美；和爬櫓、爬乃服色的素潔美而已！

——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七日寫畢於際宏院

(一) 漢彝夷 雙文讀如 *Dai Hen* 意爲「高等之彝族」，亦猶「華人」之有「高等華人」之稱。邊韻文著中，往往

有爭「漢夷」爲「旱夷」之誤，以爲「旱夷」與「水夷」對待稱，似非是。

(二) 丟包 縫小布包盛砂礮於其內。值會期，婦女以此包投向男子，男子接包復投向女人，相與尋樂。漢夷及山頭漢人每作此戲，水夷則不見以此爲戲者。

(三) 襲以禮 字克卿，年約二十歲上下，寧洱人。拱城鄉中心學校校長。

(四) 袁尹 襲文讀如 *Yon Yin*。「袁」之譯義爲「人」，「尹」之譯義爲「女」，袁尹者女人也。

(五) 楊萬枝 字鼎力，雲南昆陽人。年約三十歲上下。中央軍校畢業，陸軍中校階級，佛海國民兵團副團長。

(六) 徐守海 字浩如，原籍浙江。年約二十歲上下。爲前任車里縣長徐世鈞次子。現任佛海縣黨部籌備員，兼國民兵團中隊長職。

(七) 馬在龍 字駿如，雲南寧洱人。年約二十餘歲。曾在佛海任教，現任南嶠縣黨部書記長職。

(八) 錢鳳舞 字瑞岐，雲南墨江人。年約二十餘歲。現爲佛海富滇分銀行職員。

(九) 李光祿 雲南河西人。年約二十歲上下。現爲佛海富滇分銀行職員。

(一〇) 襲以仁 字靜之，雲南寧洱人。現年二十六歲。任佛海縣政府第三科科長，爲克卿之兄。

(一一) 爬 權 襲文讀如 *Pa Lun*。漢譯爲「大和尚」。惟此間所指爬權者，爲十五六歲至二十五六歲之緬寺和尚。伊等對佛理之造詣尙未深進，且無與異性接觸之戒律。與內地所稱「大和尚」者迥乎不同。若復以「大和尚」譯其義，於理未安，不如譯其音爲較妥耳。

(一二) 張秀蘭 字霞青，佛海人。現年十九歲。佛海青年女子會監事，後被選爲理事長。緬語。父名靈宣字棠著，雲南石屏人。母緬甸固己貴族。

(一三) 趕 擺 襲文讀如 *Jan Poi*。爲「戲」爲「玩」之意，據張逸森君解釋爲「球」類一種。信如所言，則「趕

擺」者，卽「球戲」也。惟方（實際，又殊不視球戲形影，僅見火花筒子。逸森則謂古之遺意，今已不存。逸森爲季蘭之兄。

（註）焚曆

亦太陰曆之一種，與緬曆同。方之我內地夏曆，則大同而小異。往昔年則前夏曆三月，卽夏曆正月，焚曆當係四月也。月則前夏曆一日，有時且與夏曆同日。惟焚曆全年各月，則有固定，非似夏曆之不確定也。例如焚曆正月必大，計三十日，二月必小，計二十九日，三月必大，計三十日，四月必小，計二十九日等是也。閏年亦確定，凡係閏年，必重九月。卽閏年十三個月，而九月須過兩度是也。又焚曆新年，均在夏曆清明後十日，亦必國曆四月十五日或十六日是也。

今年國曆三十年，焚曆爲一千三百零二年。此非以佛圓寂起紀元。乃有良君嘗告我曰：佛圓寂後至六百二十二年，有佛徒名「叭坦」者，另立紀元；又相沿至五百六十年時，復重立紀元，直至今日，又已一千三百零二年也。

癸曆新年漫噴弄「賤仙跡」記

第二天早上起來，盥漱早餐既畢，正展書要讀時，忽然來了三位不速之客，便是瑞岐，光祿，和靜之。他們說，今天是癸曆新年第二天，鎮上沒有殺豬的。昨天我們在趕擺的那個涼棚裏面，大家發起要今天到王議長（一）的園圃裏吃「拼東」，不得不打銷。因為鎮上不殺豬，便沒有豬肉賣，沒有豬肉，拼東便吃不成。接着他們要約我去漫噴弄「賤仙跡（二）」去。

我問他們道：「漫噴弄遠不遠呢？」他們說：「沒有好遠，只比昨天去趕擺的路，稍遠一些。今天那裏有個會場，也還熱鬧，可以去逛逛！」我感謝他們的關切，毫無猶豫的便和他們一同去了。

這時向漫興大路走去，途中游客稀少，很不像有熱鬧會場的氣象。一路春光明媚，淑景戀人。離開了大路，從田壩裏走了一節，越溪澗，穿荆棘，走了一會，更要把褲腳捲到大腿上涉過流沙大河。再從阡陌上左彎右拐的向着那樹影依稀的地方走去，便是漫噴弄賤仙跡的地方了。達遠的便看見一些綠條綠裙的浮動，從林隙草叢間透露出來。

婦女們今天穿的服飾，和昨天看見的一樣新潔，一樣都麗。

來到了這賤仙跡的地方，我見不到一些「雕欄玉砌」，也見不到一些「畫棟朱樑」，且那孔明帽式的廂寺也不可見，只不過隨便一間短小的瓦房，便像「薩拉房」一樣的。僅四根木柱，支撐着一個粗陋的瓦房頂。四方通透亮既沒有門窗，也沒有牆壁，屋中央砌一個磚台，高四五尺。台頂面呈長方形，橫寬三四尺，直長二三尺。表面用石灰坊邊得不甚平整，有一些凸凹和線條的淺痕。人人便以為這凸凹和線條，即是仙人的腳跡印子。仔細看時，未見十分像人類腳印。無論這仙人「碩大無朋」，「身橫九畝」，也不像有這樣骨骼形態的腳印子。後來一個賤仙跡的老婦人，她大約是漢隸夷，指給我們說道：

「……後面的一個土堆，便是仙人坐的地方。仙人坐在那土堆上，便把腳踏在這磚台上。」

屋後果然是一個土堆，不加修葺，好像一個墳堆一樣。這仙跡的屋宇，若不重加修建，一兩年後，也必然會坍塌的。

今天我逢人便問關於仙跡的故事，一個都不知道。更無可資考證的。這地方的文獻、古跡、逸事、佳話，真個不易尋求。

台面四角，都堆滿了賤仙跡的獻禮。這項禮品，卻很繁複。一邊堆着一包包的糯飯；

一邊堆着銀元、銅元和銀幣；又一邊堆的是洋燭、油紙捻；又一邊堆的是紙花和瓦金花。我們初到這邊荒的人們，見了這些都覺得新樣有趣。

我見每個進來賒仙跡的婦人們姑娘們，有的手裏拿着一個手巾包着的東西，打開了來，有幾文花錢，便向着磚台的四角，每角投下一兩文。也有拿着花錢不投，要向一個蹲在磚台近邊的漢子，兌換成一些銅元或銀幣再投的。這個樊夷漢子的面前，鋪着一張白紙，把銅元或銀幣一束束的擺在紙上。此外也還擺一些洋燭、紙捻、紙花等等，這些東西，就都是從磚台上拿下來的。假如他不隨時拿下來轉售別人，那麼這小小的磚台，恐怕早已堆不下了。他轉手之間，便發了許多的財。正是來時雙手空空，去時銀錢折腰了。

我問錦堂道：「今天他得了這麼多的錢，將如何處置呢？」

錦堂答道：「大概他會公平的分贈給漫噴弄全村的人民的。」

這仙跡亭前面草地上，豎着一個承受賒的木架子。架下邊地面，也堆着一些沙粒。每個來賒仙跡的婦人和姑娘們，她們賒了仙跡臺後，便都要來到外面，賒這木架子。賒後她們便蹲下去在沙堆上去「堆沙」，堆沙也是一個禮俗。看她們用盅子撮兩盅沙子堆一個小堆，拿一支洋燭插在這小堆上面，又用水向沙堆周圍灑一個小圈。這個做法，有的說是祝福生者；有的說是追荐死者；我追問過許多的人，也終究莫明其妙。

我們在這裏覺得坐站處都沒有，興致就都索然。後來在仙跡亭的側面簷下，尋見一根

木條子，我們只好都坐在木條子上參觀。對面的草地上，倒還有兩個臨時搭的新葉涼棚，和昨天趕擺所見的棚子一樣做法。可是今天涼棚內面，便擠滿一些婦人和姑娘們，一個男子也沒有。棚外也有吃品小攤子擺着，和昨天所見的也一樣。小攤子上，除了一堆堆的朝陽子、荸薺、落花生外；也有賣醃蘿蔔的，賣甘蔗的。大攤子上，除了賣米線、米乾、鹵豬肉、涼雞和酒之外，也有賣豌豆粉的，和內地的差不多。

過了片刻，來了三個漂亮潔素漢隸夷婦女。她們都是漫裏街（三）的住民。後面還跟着兩個姑娘，作漢裝打扮。那三個婦人，都穿着一樣潔白上襖，玄色青裙。上襖都縫得寬舒適體，不像水隸夷的緊小。腰間都束着一根銀花鏈。那作漢裝打扮的，只穿一件淺藍色的短襖，深藍色的褲子，頭髮也都剪短了，沒有包頭，和漢家姊妹一模一樣。一個稍高一點的。聽說是佛海簡師的學生，現在還沒有畢業。靜之說，她的漢名叫李玉英，

漢隸夷婦女的裝飾，比着水隸夷的婦女，確是撲素得多了。可是她們的包頭，卻又打得很有工夫，整整齊齊，一點不馬虎。頭頂挽一髻，插一些鮮花。有時大概通草花也喜歡插的。有的在額側兩鬢間，也插幾朵鮮花兒。所以看着仍是好看。

她們游玩的時候，手裏拿着一塊繡花手巾。我這時看見的，大約是秧黃色絲光綢帕，巾邊綴綵線鬚子，山上繡叢花，十分鮮艷。當她們婀娜的來到我們面前，光祿瑞岐靜之祖仁忽的都笑了起來。光祿接着便叫道：「久候了！怎麼這時才來呢？」

這幾位婦女，也好像一點不覺害羞。開了光祿的話，其中有一個鑲金齒的便回答道：「你家們來的早呢，到了好久了？」說着她們便不停的走進了涼棚去。一會兒，僅見那兩個漢裝的姑娘，手裏拿着東西，向仙跡亭一直走去。當她們從我們的身邊闖過時，光祿便向她們笑着說道：「快點進去！快點進去！快點進去！快點進去！快點進去！快點進去！」請仙人保佑吧！使我早早的嫁一個合心合意的丈夫！」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這兩個姑娘聽了這一番話，好像漠然無動於中，絕不因此止住了她們賤仙跡的行動。她們也同樣賤許多的東西，也同樣在仙跡臺下膜拜。賤仙跡以後，也同樣去堆砂，把砂堆了兩堆，插上幾支洋燭，忙着傾壺裏的水，在小沙堆周圍，滴了一個圓圈子。雖然做得靈巧，不過也顯得草草了事，好像是受了一點新知識的薰陶，對賤仙跡的舉動，終不免帶着幾分蔑視心理似的。

這時田壩四面都有人來。縣府裏的同事們也來了幾個。那穿白色學生裝上衣，披杏黃色袈裟的爬欄、爬乃，也魚貫而來，跟着他們的歌聲「啞啦哈？啞啦咳……」。

我們坐了一會，覺得性趣單調，便都想到寨子裏去逛逛。說一聲「走」，大家都向仙跡亭的後面，遠遠走去，穿過一些荆棘叢，走進了漫噴弄寨子裏面，孔明帽式的高腳屋，錯錯落落的在村道兩旁。屋樓上也還有穿新裝的婦女，她們坐在樓口，也同樣的注目看我們。

走了幾十步，我們去找到漫噴弄「老鮮（四）」的家裏。漫噴弄因為還不算大寨，沒有「老叭（五）」當事的便只有這一個老鮮，要算漫噴弄全寨的首長。大家都想去老鮮家裏找茶喝，因為天氣太熱了。

我們剛走到半路上，忽見迎面來了一人。此人年方二十歲上下，打扮得很別致。頭上戴一頂嶄新的毡帽，穿一件新藍色的西裝上衣，配上一條黑色絲光的軟緞中式甩襠大褲，腰間圍着一排子彈，左腰下插着一支手槍。來到我們面前，匆匆促促的說了一聲：「到老鮮家裏等一等，立刻我便轉來！」原來說這話的便是楚雲。

我知道他是一個愛玩的青年，今天恰巧碰見了他。有他在場，使我們今天在漫噴弄賤仙跡，定然可以獲得一些樂趣的了！

我們一個個踱到老鮮的家裏，進了他的籬笆門，率直走上樓去。大家上了樓梯，有的只想在樓口涼台上坐一坐；有的進到他的屋裏在鋪墊上打瞌睡，熨夷的屋內，家家都置有一點鋪墊做客位，有的倒還是高床；有的便只是樓板上鋪墊褥而已。這鋪墊雖然簡單，可是還有官階地位的限制呢！假如來客的地位不比家主高一層，便休想坐到他們這鋪墊官榻了。

這時我們進到老鮮家里，竟沒有一個人出來打招呼的。聽說老鮮不在家，還沒有回來。後來從房圈裏出來了一個老婦人，嘴裏絮絮叨叨的見了我們也沒有說幾句歡迎的話。

一會兒又出來一個姑娘，也只默然的望了我們幾望便從門口出去了。

我們坐了好久，仍不見楚雲轉來。我因不耐久坐便走下樓來，約着光祿鳳舞從寨子後面走去。走了一程，緬寺在望。

這漫墳弄的緬寺，殘破凋零，儼然是荒村古寺，沒人來修葺一樣。寺門雖然掩着，可是從破爛的隙縫中，我們還可以看見裏面神龕上不塑佛像，只有一張佛桌，上面堆積着一些供品。從屋脊上，垂吊着一些幡障。裏面不見一個和尚，空氣非常沉寂，覺得陰森可怖。所以我們不曾進去。

我們依然掉頭回來，又上到老鮓的樓上。看見一些同伴們，仍然在臥榻上橫條直條的躺着，也有坐着看書的，也有在樓口涼臺上納涼的。隨後老鮓回來了，見了我們都和靄恭順，笑逐顏開，沒有一點簡慢的樣兒。我一見了他，便把他想像成一個英國的老獵戶。他戴一頂闊邊的高頂大毡帽，破舊不堪。還戴着一副墨晶大眼鏡，年齡總在六十以上。牙齒都好像掉光了；可是神色弈弈，一點也不顯衰老的樣子。身上穿的也只是對衿白色的學生裝，腳上穿着一雙破舊的皮靴。手指間夾著一支粗大的捲烟，便和外國人一樣。這老鮓不會說漢話，幸好我們在坐的當中，有一位是刀士司的親戚，用粵語和他說了許許多多的話，並和他說，「快把火燃着！燒開水給大家喝！都在等你的水吃，你亂些什麼呢？」他於是生起火來，用一個瓦罐子裝滿了冷水，放在火上邊鐵三腳架上。接着他還

拿盜盤子裝了些朝陽瓜子出來給我們吃。

這時楚雲也轉來了，帶了一些落花生。他說：「大家都回到仙跡亭的後面去。那里已經搭好了一個涼棚，簾簾鋪好了。毛毯也鋪上了！快到那里喝酒去！」

大家聽了這輕巧便宜的話，不覺都大笑起來。接着他又掉口說「哦！哦！不對！不對！等着叫老鮮鷺我們找兩個唱婆來，和我們唱着，吃酒才更有趣！」

大家又大笑起來了！我們出了寨子，所有備辦各事，都付予楚雲一人負責。

那仙跡亭的前邊，賣鹵肉、鹵雞和酒的，只有一個攤子。這時圍在攤子面前吃東西的人很多。那賣東西的人，便忙得手腳無措。楚雲這時又不好稍等時刻，等着這賣鹵菜的稍稍鬆閑，又叫他辦我們要吃的酒菜。因為他擺在攤子上賣的東西已經不多了，若不早和他訂下，剎那間恐怕一無所有了。一方面又要叫老鮮鷺趕請唱婆，若是唱婆到了，而我們吃的東西一些都辦不出來，豈不好笑？所以這時看他很有些着急，可見圖好玩也不是一樁好辦的事！

幸好這鹵菜攤子的側邊，又來了一個賣豌豆粉的。這也是一樣好吃的東西，還勉強可以下酒。楚雲只好先叫這賣豌豆粉的多裝幾碗送到涼棚裏面，讓我們先吃着又再打主意。

這時小竹軒也串到我們的涼棚裏來。他的對衿短衣的口袋裏，還插着一支十響手槍。

他剛到我們面前，這支槍不經意的，便被光祿拿到了手了。竹軒吃了一驚，急忙來奪；而光祿緊緊的把握着，死也不放。竹軒忿激的說：「子彈在膛上！子彈在膛上！小心搶了打着人！」光祿說：「讓我打兩顆子！再還你。」竹軒說：「我只有四顆子，你打了兩顆；我只賸兩顆了！不行，快拿過來還我！」光祿說：「明天我還你兩顆子，好不好？」竹軒說：「一點不好！你的子怎能合我用呢？」

瑞岐在旁邊插口道：「你何必同他多找話說呢？只要打了他的子便是了，他會怎樣呢？」

於是光祿便伸手把槍口向着天空，帕……帕……打了兩槍。打後便把槍還給竹軒了。這時竹軒伸手急忙把自己的槍奪回來，瑞岐一骨碌從地氈上爬了起來，伸手再向竹軒要槍打；竹軒一溜烟便跑到仙跡亭前面的人叢裏去了！

這時楚雲祖仁剛把豌豆粉抬着兩碗來。楚雲和瑞岐說道：「你們喜歡聽槍聲嗎？我打給你們聽吧！」說着便從自己的腰間，取了他的推輪槍，伸手向着天空又帕……帕……帕……帕……的打了四槍。

這時在仙跡亭側邊的涼棚裏的婦女們姑娘們；和在路上走着的，在屋樓簷下坐着的，都好像若無其事的一點不覺驚駭，這也真怪！

這時在曠場上鬧着的爬欄、爬乃們，也有把手槍拿出來向天空帕……帕……帕……

帕……的打的。和尚們的腰間不挂素珠而挂手槍，這也是使我訝異的！

一時槍聲噼啪，噼啪的，東也響，西也響，正在個凌亂無次的時候，接着雨點便答答答答的落了下來，一陣比一陣密了起來。我們在涼棚裏的，已經覺得有些招架不住，就不得不跑了。

那些披杏黃色袈裟的，和穿絢爛奪目的綠綵桶裙的，都好像在這曠場上飛舞了起來！錦堂、子和、澤光、特森、月軒、竹軒們，都潮湧般的跑過來。雨勢一陣陣的大起來了，天上的黑雲滾滾的捲攏了來。子和說：「豌豆粉不可落上雨水，落了雨，便吃不成了！快點抬着跑！快點抬着跑！」說着便跑遠了！人人都知道豌豆粉滴了雨水吃不成，畢竟沒有一人願意抬着豌豆粉跑的。

雨更大了，男男女女都跑進寨子去。我們也跟着跑進到人家，也走上樓去。雨大得好像傾盆注下，可是不到十分鐘就漸漸的小了。陽光下射的時候，空間還有細雨濛濛，人們又都亂着下樓了。

雨後放晴，空中淨潔如洗。着杏黃色袈裟的爬樞、爬乃們，也隨着綠裙兒的騷樞，袞尹們走出來了。一時漫噴弄的田邊和場上，又都來往如織的浮動着。我們的酒客們，也都聚擁到涼棚裏面。楚雲又忙下酒的菜去了。接着鹵肉和豌豆粉，一時抬來許許多多，落花生和甘蔗也買來了不少。

酒舖雜陳，只聽唱婆沒有來。楚雲性急，等得無奈，只好騎了祖仁的自行車，穿進寨子裏去打聽唱婆的消息。沒一會兒，又騎着車子轉來。遠遠的便叫道：「唱婆來了！唱婆來了！」到我們面前，又接着說：「我們的菜不夠吃呀！我給了『陶借』二十元，叫他在寨子裏買一隻雞，快煮熟來給我們下酒！」

我問道：「什麼是『陶借』(Taojie)呢？」他說：「陶借」是寨子裏的小官。在老鮮跟前，好像一個庶務員的位置。

我們說了好久的話，唱婆居然還沒有來。老鮮和陶借也沒有到。於是楚雲又騎了車子向寨子裏去過了好一會又才轉來說：「老鮮一點不起勁，假如再不去催，那麼等到天黑都不會把唱婆叫來。幸好我去了催着老鮮；喊了陶借才算把唱婆找了來！這時他們找一找吹的筵便來了！想來不會再有差池，總該靠得住了！」

誰知又等了二三十分鐘，依然不見唱婆來，真令人敗興得很。說着，說着，果然又成了一個靠不住了！

楚雲又騎了車進寨子裏去了。

又等了好一會兒，落花生也吃完了，豌豆粉也沒有了，嚼甘蔗的一些酒客們，渣子都吃了一大堆，連楚雲都不見回來。

又過了一會，楚雲來了。看看他的後面，老鮮沒有跟着他，唱婆也沒有跟着他，料定

這一次又是空自奔波了。

最後，老鮮跟着唱婆來了。這位唱婆，徐娘半老，居然還打扮得新翠欲滴，然而年華已逝，任何打扮，都難掩飾。她年約四十上下，眇了一眼。這時那老鮮突的把墨晶眼鏡取下，用帕子揩一揩眼睛，大家才看見老鮮也只有一个眼睛。恰巧這時益公走來，也加入了我們的野筵席間，他便向唱婆把我們所有人一一介紹。陶借在席間，也認識了我們，他每次進酒，都先由我起，好像一點不苟且。

陶借端着酒壺，拿着一個茶盅當做酒杯用。每回滴酒二三錢到盅裏，雙手遞給我們喝，每人都接杯喝二三錢酒，這樣把酒進過了一巡，唱婆也喝了三錢，然後才開始唱。最初還是一個男的唱，他把扇子打開，從額間掩了下來，低着頭兒，別的一個男子吹着筚流音低沉。那男的便跟了筚聲，唱了起來。益公和楚雲都叫我們大聲叫「瑞！」這時筚聲，唱聲，瑞聲，竟把所有場子裏的袁尹、騷樞、騷乃們都攝引了過來，團團圍在我們的後面，靜默的看我們喝酒，聽唱婆奏曲。

這位男子唱後，我們喊瑞，已有多少次數。這回輪到唱婆唱了，大家喊瑞，當更加起勁。仍是先由陶借進酒一巡，進畢，唱婆才開始唱。可惜她的青春已逝，肉聲不顫，便不好聽。大家儘管叫瑞，也不管聽得懂不懂。這時聽衆們不僅坐着的一些漢人們，還有站在後面的袁尹、騷樞們，居然手裏有捏着銅元，隨着叫瑞的聲音，而向唱婆的身上擲來的！

有的要把銅元擲在唱婆的臉上；有的要擲在唱婆的乳房上……然而唱婆始終也不忿怒的。

唱婆唱後，陶借又進酒一巡。等到那男子接着唱的時候，陶借又進一次酒。我差不多接酒喝都嫌有點麻煩。後來有一次陶借又進我酒了，我便婉謝了他。一時楚雲靜之都說道：「禮節如是；不可謙辭！」只好勉強的接過杯子，回頭遞給我後面的一個櫓騷，她好像感於我的誠意，接過我的杯子。後來她竟沒有大大方方把這酒喝了，打了一個主意，把杯子遞給我旁邊坐着的一個青年要他替她喝。這個青年拒絕道：「不要給我！不要給我！人家遞給你們喝的酒，怎麼轉給我呢？」她聽了這話，更不敢喝我的這杯酒了。她又打了一個主意，依然把酒杯遞給我。

到了曲終人散的那個時候，已是夕陽西沉，荒烟落照。這時我們的朋友，已經走了大半；只讓我們殿後了。可是袁尹們，騷櫓、騷乃們，也還留着很多很多沒有走的。

我們走的這個時候，一陣大風，黑雲又滾滾的湊攏來。真個是「大風起兮雲飛揚」了。我們都好像飄飄欲仙帶醉帶醒的隨着風頭漫然的走回來。

楚雲說：「快快渡過流沙河！快快渡過流沙河！那些袁尹和騷櫓們，還在我們的後面呢！我們快快先渡過對岸，坐在那邊看着那些袁尹、騷櫓們過河。她們見我們都坐在對岸注目看着她們下水，她們必然羞慚無地的不好意思把桶裙捲上大腿。我們這時在對岸吼了

起來！那些袁尹們更不好意思下水了。她們必然只好懇求我們不要再看她們了！我們若不願接受他們的懇求，她們在無可如何的當中，必然不敢再捲桶裙，只好把裙子泡在水裏走過來！——

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

實際等到我們跑到流沙河邊的時候，雨點答答的已經落了下來，我們還有待於把鞋襪脫去的這個時間。那後邊的袁尹、騷橈、騷乃們，已經被雨點把她們催迫着跑到我們面前來。等到我們下水的時候，她們也捲好了桶裙跟着我們走下水來了！光祿不願脫鞋襪涉水，還要瑞岐背他過河。我因腳皮太嫩，在河裏走着，隨時覺得被水衝得要跌要跌的。加之雨點甚密，在河裏走着，真有點着急。可是我們後面的「袁尹」們，騷橈、騷乃們，居然健步如飛的趕過了我們的前面。等到我們渡過對岸以後，在河裏走着的都很少了。

到了對岸，密雨中趕穿鞋襪。有幾個袁尹和騷橈涉水的時候，都打着洋傘。她們到了岸上，瑞岐便跑去和她們當中的一個袁尹擠傘打。瑞岐和她並肩打一把洋傘，這個袁尹老是不好意思。好像很怕瑞岐的肩膊擦着她的肩膊。她不絕的向外側閃讓，瑞岐也老不客氣的仍擠到她身邊。她於是無耐了，只好把傘遞給瑞岐，一溜烟跑出了這圈套，她去找她的別的女伴借傘打；她寧願把自己的傘給瑞岐一人打着。

這也可怪，她們走路，不快不慢，總要和我們一塊兒走。不時又還把她們的那鮮艷奪

目的秧黃綢帕，拿在手裏。不經意間，光祿把她們的手帕搶去，她又拚命的來奪取。這樣你搶我奪，奮力爭奪的當中，不覺走盡了這一段歸途。

——民國三十年六月十五日寫畢於海祥閣

(一)王敦時 年約四十餘歲。原籍雲南石屏縣。爲開發邊疆，闢草萊者之一。曾爲佛海縣參議會議長。孟海土司刀宗漢之姊丈。二十年前後兩次代表至昆明，陳述邊疆情況。復任佛海教育局長等職，現任地方財委會主任委員，茶業同業公會主席，公益協會常務理事。抗戰歌劇團常務理事等職。斐文讀如 *Dan Dic yala*。「睽」爲土民以財帛獻神祈福之義。*Yala* 爲仙人；*Dic* 爲足跡。

(二)睽仙跡 又稱漫孛寨。卽孟海鎮區內之佛照街。此街爲漢傣夷聚族而居之處。原名漫孛。漢文讀如 *Bran gal*。「孛」之譯義，卽「市集」，「街子」之意。「漫」之譯義爲村寨。

(三)漫孛街 斐文讀如 *Ca*。通譯爲「鮮」音。爲傣夷官階中之第四級。「鮮」之下，尙有三級，始及平民。「老」字爲漢人稱呼時自加者，夷且不識加「老」字作何解。然往往以尊敬之意，解此「老」字。

(四)老 鮮 斐文讀如 *Pia(Pia)*，通譯爲「叭」，惟讀此字不可讀如「喇叭」之「叭」，應讀如 *pa* 之音始正。「叭」爲傣夷中官階之高者。然官階第一級爲「叭稿」；第二級爲「叭權」或作「叭童」，第三級爲「叭」。漢人有譯「叭稿」爲「總叭」；譯「叭童」爲「大叭」；譯「叭」爲「老叭」者；譯義相當。

魏歷八月八日孟海鎮緬寺「升和尚」觀禮記

一

這裏七月緬桂便香了。緬寺和尚早上九點多鐘，便抬着緬桂在街頭賣着。在內地，「賣油娘子水搽頭，賣花女郎不戴花。」然而此地的小和尚賣緬桂，偏捨得把緬桂插滿在紅帽子上，這樣真要叫做一些花和尚了。

小和尚折緬桂花並不帶葉子，他們用長約一尺上下細竹籤，把每朵花柄插在細竹籤端。袁尹、騷樞們愛買來插在自己的鳩髻上面，或是鬢下。

我每天早晚都得要走一轉佛照街。這條街的住家，漢夷算來不少。所以緬寺裏的小和尚，清早起來，拿着緬桂，從緬寺一出來，便向佛照街頭跑。佛照街頭上的袁尹、騷樞們，都愛買緬桂插鳩髻的。下午，我從縣府轉回來，經過佛照街，便不見一個和尚仍在街頭賣緬桂了。

幾天以來，總看見漢夷的家門前，有幾家用新竹竿做竹床的。在我總不知道做的是

什麼東西？心頭事雜，也絕不會向人問問，實際也覺得太小的問題，不願輕意問人。不過我當初的武斷，以為是大有錢的人家想做「紙人」祈福，後來又以爲要做大轎，看來雖覺不大像，終覺沒有追究的價值，把牠置之度外。像燹歷新年前幾天佛照街的家家漢燹夷在趕製大佛聖衣，當初只見她們把黃布鋪平在地上裁剪着，過幾天又見她們人人理着布邊綴縫，我雖也有些詫異，可是不好問人，她們到底做什麼？後來到了元旦洗佛的那天，我突然看見她們那新縫的聖衣，挂在殿柱間的繩上，這時我才恍然！

二

燹歷八月八號那天，正是國歷六月一號，也便是夏歷五月七日。這天是星期日。吃過早餐，我便去到友人家裏。後來一同出街來，經過佛寺街看着沿路一些衰尹們，騷攏、騷乃們，又是打扮着穿新麗的裙襖，一個個向着緬寺走了進去。我的朋友無意中便和我說：「今天緬寺裏而又熱鬧了，是他們『升和尙』（二）的日子。」我說：「走進去看看吧！」他答道：「有什麼看的，無非串姑娘而已！」

這樣我們便分手了。我獨自一人隨着一些衰尹、騷攏們進了緬寺。第二道門裏，便有賣着食品的；一些騷攏、騷乃們在圍着一個賣米乾的攤子吃着米乾。

殿宇外面石階邊，坐滿了衰尹、騷攏們。都好像在靜待着參加這升和尙的典禮。我來

到殿階前，也確有些訝異。因為今天進緬寺的漢人非常的少，後來只碰着高長齡一人。我便問他：「緬寺裏升和尚，畢竟要舉行幾天呢？」他說：「一年只有今天一天。」他說着便匆匆的出了緬寺。

我一人莊肅的走上了殿階，進了佛殿。雖然許許多多的袈裟和騷纜們都帶着驚異的眼光看着我，可是我這時一點不遲疑的昂然直入。主要只在看一看今天的這個典禮，究竟怎樣舉行。我心裏絕沒有一點想「串姑娘」的褻瀆念頭。不過奇怪是怎麼今天想串姑娘的漢人們，反而一個都見不着呢？

進了佛殿，但見裏面陳設得異常豐盛，更加引動了我的好奇心。仔細一看，才知道前幾天佛照街上的一些漢夷人家，用竹編的床榻，原來便是今天要在升和尚這典禮中做一種陳列品的。更可想像典禮舉行以後，這新編的竹榻，便是贈給新升的和尙當新床了！新床上面，張張都堆滿了洋貨、國貨、土貨，堆得高高的，看着滿目琳琅，令人記都記不了。這時我還記憶得的，便是洋瓷臉盆，洋瓷漱缸，洋花氈，花毯，洋瓷提盒，洋燈和暖水壺，瓷壺，電筒，杏黃色布，金黃色大布……差不多日常用品，應有盡有，一一羅致在這新榻上堆着。新床一共十大張，放置在殿內的中後方。四張一排的，列了兩排。還有兩張，便安放在殿內的外側方。新床上不僅堆着一些日常用品，床上的枕褥，都是很周全的。

殿內牆腳邊的行道，有的地方都鋪着地毯。新榻的前前後後都有一些婦人姑娘們席地而坐。還有一些衰仔、衰陶們，把毡子鋪在地上，直條橫條的打瞌睡，好像大家也不認爲是褻瀆聖靈。至於在一般衰尹、騷樞注目之下，更無所謂顧慮了。至於騷樞和衰尹們，有的站着，有的席地坐着；有的匍匐祈禱着，沒有一個像衰仔們打瞌睡的。

我從佛殿裏的外側方，輕步慢行的繞到佛殿的內側方來。這時在地氈上坐着的衰尹們、衰仔們，見了我也只呆呆的望着。也不讓開，也不站起，也不問我到這里來做什麼。也許一般胆怯而善疑的人們，還以我進緬寺來，不知要給他們一些什麼不利的行爲的。是不是想勸小和尚們進學校呢？是不是想調大和尚去訓練呢？……總之在他們和她們的驚異的眼光中，恐怕不會諒解我的。然而我的步履安詳，舉止莊重，態度極端和諧的一副面目，我想至少也能使他們和她們穩定着驚疑的態度的。當我從佛殿內側後面，一直對着佛龕側邊走上來的時候，有三四個騷樞，突然向我迎面闖來。她們都作漢裝樸素的打扮，不過赤着雙腳，有點異樣。迎面的一個，我知道她是簡師學生李玉英，在她的背後跟着，似乎也都是佛照街上的姑娘們。最後的一個，便是秀蘭。

我從她們身邊走過去，她們也沒有招呼我，我更不願得她們的一個勉強的招呼。轉首佛殿內側一看，陡然看見好像十八阿羅漢一般的坐在台上。台在殿內側壁下，高不及三尺，台上坐着的八九人，都是光頭科頂，沒有戴帽子，也沒有蓄髮，與內地僧人無殊。不

過他們穿的是杏黃色或金黃色的大披巾。把右臂裸露至肩胛。披巾便從左肩上，蓋到右腋下。內地僧的袈裟，大概便相等於這大披巾了。可是這披巾好像一疋布，不加縫紉，便纏繞身上，由是使我想像到三千年前釋迦牟尼和諸大菩薩、及長者舍利弗、迦葉、阿難諸尊者披的袈裟，也一定是這樣的。

在台上側坐着的，便是胡巴猛（二）（全猛大佛爺）他今天披金黃色的袈裟，面貌清癯，口裏鑲着一排金齒，光色璀璨。年齡五十歲上下，唇間留短髭。他盤膝坐在一個淨潔的軟墊上，側邊放着兩個高枕。給他不耐久坐的時候，便可頭靠枕上打瞌睡。我又見他的手裏握着一柄大圓扇，這柄大圓扇聽說是代表聖靈的。胡巴猛把大圓扇豎起時，雖是土司叭目，見了都要下跪的。這圓扇形如心臟，有用竹筍葉做的，有用布做的，下有木柄，長僅四五寸。全扇大不及二尺。這時我又發覺握大圓扇的，固不僅胡巴猛一人，除了胡巴猛外，在下側坐着的那八九人當中，也有一人握着。這八九個大概都是二佛爺的階級。他們的年齡約在二十歲上下，也有三四十歲的一兩個。

我只走到一根殿柱下便停住了。因為我想靠近殿柱，是三個適當的立腳處。任憑從那一方過的，我都不會攔路，也便於退讓。而且我站的這個地位！距佛龕不遠，一切都可以明確的看到。舉眼四顧，好像許多袞尹、騷攏們，仍有注意我的，秀蘭玉英們差不多退到我的面前來，她們也好像注意我單個人進緬寺來不知爲什麼。這時秀蘭好像勉強的招呼了

我，但是衆目睽睽，我也不好意思問她的話。

這時看見佛龕下首跪着一些和尚，有十六七歲光着頭，披杏黃色袈裟。前面一排是四個年齡較長的，跪在褥墊上。（這裏沒有蒲團。）在他們的後邊，便是六個小和尚，頭髮也剃得光光的。這六個小和尚，年約七八歲或十歲上下，每人頸項下都戴着一個托肩搭子，這肩搭做的好像十分認真。邊緣上還拖着一點綵線鬚子，大概是細軟材料做的，顏色殊不一致。究竟爲什麼這六個小和尚今天都要戴這樣一個肩搭？不惟小和尚戴着，甚至釋迦佛也還戴着？這樣一個意義，我覺得也不便問秀蘭。今天這六個小和尚的特別服飾，便是肩搭下面有一件花布短衣，短衣下襲裙裾，沒有一定的服色。他們靜默的跪在褥墊上，聽候典禮的開始舉行。

在寂靜肅穆的沉默中，忽來了一個年約四五十歲的衰仔，對所有在佛殿裏靜待的人們，大聲講起話來，大概是說，「現在我們的典禮，開始舉行。」說罷他便向聖座（佛龕）匍匐叩首，接着便大聲的誦讀祈禱文。誦後又到大佛爺的座前，同樣的叩首致詞。大佛爺（即胡巴猛）這時便把自己手裏握住的大圓扇豎立起來，他的一個面孔便被遮掩了。這樣才承受衰仔的頂禮膜拜。我後來問這衰仔是個什麼人？有人告訴我道：「這人漢人們叫他做『緬先生』（三）。」這位緬先生穿戴和漢人一模一樣，剪了髮，留着一個東洋頭，穿一件白色對衿短衣。假如他不開言，自然也看不出他是漢人的。實際上許多進步的

男子們，也都趨向漢裝打扮，還有穿西裝打領結的。可想人類的服裝，也都向了世界大同的途徑推進着。

緬先生在大佛爺台下祈禱既畢，大佛爺跟着也諷誦了一番。這時那跪在聖龕下已久的十個和尚，便跟着祈禱起來。他們祈禱的方法是，先由前排的四個大和尚唸了一句，後面的小和尚便跟着唸一句，唸一會兒，然後站了起來合掌作揖。雙手從地慢慢舉到頭頂，由頭頂挽到腦後，從後頸肩雙手垂下，又從下面合掌上舉。這都是由四個大和尚教着如此做法的。有的大和尚還顧慮着小和尚不會這樣兒做，頻頻回頭視查。大和尚唸的一句，有時似乎很長，小和尚跟着唸，居然一點不會錯落。好像已經背熟了的文章，脫口而出，不假思索；又像唱熟的歌，前的唱，後的跟，毫不費力。大和尚唸的聲音，沉重粗濁，小和尚的聲音，則清婉嘹亮，異常悅耳。不過他們太顯得賣力了，聲音叫得十分高亢。有幾個小和尚的項血管，都顯得充滿了血液，掙得圓滾滾的，這都是大和尚要求小和尚如此做的。雖然這樣高聲朗誦，增加了一番熱鬧的氣象，更爲隆重一些；不過長時間這樣的吶喊，在這殿內的空氣沉濁，聽衆擁塞的狀態下，對於兒童的生理，不知有多大的影響哩。我聽了半天，已覺頭暈發怔，何況幼童！

後來，吶喊般的朗誦完畢，頂禮告一段落。於是緬先生又指揮幾個在後面躺着和坐着的衲仔們，把這十個和尚跪的墊褥抽去，拿到大佛爺和二佛爺的臺下鋪好，再讓這十個大

和尚和小和尚走到大佛爺和二佛爺的臺下跪禱。順了次序，作一橫排跪下，大和尚四人，面對着「胡巴」；其餘小和尚六人，面對着「都羅」們。仍是大和尚朗誦一句，接着小和尚跟着十分起勁的朗誦一句，不帶一點疲倦的樣兒。因為聽說升和尚的典禮，在大和尚的心目中，尤其在小和尚的感想中，實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隆重的一大紀念，因此值得以最大的努力，盡量的吶喊！

那些鋪墊的人們，隨手又把這十個和尚的新袈裟，捲摺成方塊形的，從神龕下檢了下來，奉獻在大佛爺和二佛爺的臺口邊貢着。大和尚和小和尚們仍不斷的諷誦着。這諷誦的意義，又好像爲了領受僧服，奉承的皈依戒律的情形似的。諷誦一會兒，大和尚和小和尚，每人便把臺前的僧服，雙手檢了頂在頭上，從臺下走了出來，這時做「乾爹」做「乾哥」的，便要替他們換衣服了。他們的那一番快慰的、熱愛的情態，完全表現在替和尚們換衣服的這個時候。好像認爲一個孩子，撫養到了今天，千辛萬苦，才有了今日這樣一個紀念，這不僅做父母的感到無上的欣幸，甚至做「乾爹」的，也同樣的感到快慰！

立在我的面前換新裝的一個小和尚，年齡大約和我的際宏兒差不多。我眼睜睜的看見這個孩子換新裝；眼睜睜的看那做乾父、乾哥的和自己的乾兒穿戴的那種快慰的神情，真個使我心痛如割！

十個大和尚和小和尚的新裝穿齊以後——個個都披一襲杏黃色的袈裟，右手臂都赤露

着——依然回到大佛爺和二佛爺的臺下跪着祈禱。

這樣的一個節日，人人都爲了他們而來；人人都爲了祝賀他們而賤了許多許多的東西；甚至胡巴和都橈們，也都爲了他們而端肅的坐在臺上許久的時間。在他們的全部生活中，像這樣的慶典沒有幾次，所以他們也始終認真地，一點不倦怠的叫着唸着唱着。

有時還聽見都橈們唸了幾句，接着爬橈、爬乃也應對幾句。這樣一回一答，一唱一和的又有好些時候。和尚們如此的高諷禮唱，我聽了漸漸的厭煩起來。好像他們的吼聲，已經到了「聲嘶力竭」的地步，然而個個仍然逞着餘勇，不絕的嘶吼。這樣在我們一般兒童教育學家看來，該覺得多麼的難過啊！

我總想耐煩着，看到禮成的時候再走，可以明白一個始末的情形；然而這平平無奇的諷誦只有一陣陣增加我的厭倦。漸漸的感到佛殿裏面，空氣濃污，不由的頭暈心翻，耳鳴眼花了起來，我便出了緬寺。

路上走着也難過，打了幾個寒顫。回到家來，竟大病起來了。

——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寫畢於海祥閣

(一)升和尚 有升、二佛爺與升、小和尚之別。升「二佛爺」，梵文讀如 *modu*，蓋由「大和尚」以進於「二佛爺」也。「大和尚」之進於「二佛爺」，說者謂由「大和尚」之自身投好，非有由「大佛爺」之考核檢定然也。蓋「大和尚」一則以自身年齡已長，或居緬寺年代已久，欲自進於「二佛爺」者，即參

加「升和尚」之典禮，以進於「二佛爺」。升「小和尚」，梵文讀如 *gōpā*，此爲「小和尚」之初入緬寺，受戒爲僧。凡初入緬寺之幼孩，須年滿七八歲，其父兄欲其子弟之入寺爲僧，須先爲其子弟擇拜一「乾爹」、或「義父」，梵文讀如 *po-ye*。蓋生身父母不能送其子弟入緬寺受戒爲僧，須由義父送其義子入緬寺。凡送義子入緬寺者，均須購備一切日用物品賂入緬寺以贈其義子也。

(二) 胡巴猛

譯意爲全猛大佛爺，乃緬寺中地位特高者。梵文讀如 *hūpā-mōn*，聞佛教中地位更高於胡巴猛者則爲阿雅坦 (*Avātan*) 佛海全縣境內，尙無此一人。

(三) 緬先生

梵文讀如 *pa-mōn*。譯其音爲「阿威」。若係大緬寺，或稱「官緬寺」爲土司所蒞臨頂禮者，則「阿威」又稱爲「阿威猛」。不過普通均以「阿威」呼之。漢人呼之爲「緬先生」者，不知何所起始云。按「文」工人稱爲「宸威」，則所謂「阿威」者，或亦服役於佛事之人正如內地所謂「廟祝」是也。

「七七」四週年抗建大會孟海鎮藝劇表演記

一

病好以後，心靈感到十分寂寞。懊惱、煩悶、愁苦，一堆堆壓上心頭！

佛海靜靜的像沙漠一樣；使這孤寂的靈魂，乾刺刺像烈日下的薩哈拉沙子一樣！

記得在六月十三號那天，「佛海全縣鄉鎮保甲土職人員訓練班」在漫賀新校址舉行開學典禮。拂一和我都去參加。從孟海鎮到漫賀，約五六里路。那時宿雨新收，六塵如洗。一路林木，新綠滴翠。可惜我還腳軟不良於步行。到了「土司花園」的路邊，便見梁縣長從後面趕來。此老白髮盈頂，而精神矍鑠，提着一把洋傘健步如飛。拂一說他過去多在國外，少在國內，具備得一些「熱情」、「懇摯」的氣慨。和我們昆明人的安詳、穩健、妥貼、冷靜的形態又稍不同。他見我走路有些吃力，叫我最好煮些牛肉湯吃喝吃喝，因為牛肉能增強人的氣力。我聽了雖覺新穎，也感謝他的關切。

「鄉鎮保甲土職人員訓練班」舉行開學典禮，真使我們都欣然色喜。這訓練班是雲南

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飭令遵辦的，一切科目、教材、訓練人員，都由上面訓令照行。這樣一個雷厲風行的命令，居然今天輕輕巧巧的便舉辦起來，真是預料所不及的。

自從開闢漫賀壩子，建蓋校舍，直到舉行開學典禮日止，統計不上二十天，這是誰都不肯相信的。這都因為刀土司對這事的熱心。聽說他發動了民工三四百人，開闢漫賀廣袤百餘畝的一大荒原。他每天親自監工，正所謂「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的話了。沒有幾天，叢林地帶，闢成了廣原。後來建蓋了閱兵臺、禮堂、教官寢室、學員寢室、教室、膳堂、廚房等幾排新屋。處處用竹筒做樑柱，草排蓋屋頂，竹排作隔牆。那些民工的迅速、靈活、服從的種種精神，都可由此看出。人們說：「只要土司高興，任何事都做得迅速」。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走了不久，抬頭便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招展在那廣原的高杆上。那時風和日麗，四山叢綠彌望，這一桿飄揚着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點綴在萬綠叢中，分外美觀，分外藝術，分外快感！梁縣長不絕的讚賞道：「真美麗！真美麗！中國的國旗！整個世界的旗幟，我沒有見比中國國旗更美麗的了！也更沒有看到像今天這樣的美麗的！」

我們進了大操場，逕向着閱兵臺走來。到臺上坐好以後，馬上便聽見吹集合號。於是鄉鎮保甲長和土職爵祿的人們，都從寢室裏跑了出來，齊集閱兵臺下作二列橫隊排起班來。他們一律戴着軍帽，穿灰白色線呢中山裝，腳上穿青黑色的連絆鞋。頭髮都剃得光滑。這

天只有良臣穿着草綠色毛呢軍裝，戴着硬頂軍帽，刀帶革履，十分威儀。此外的人都穿自由線呢的中山裝。

行列裏面，大家精神飽滿，態度嚴肅，還算難得。分隊長長的口令，大家都還聽得懂。所以行動尙少參差。當分隊長喊「報數」的時候，大家便有些爲難了。因爲大部分人說不慣漢語的緣故，所以叫「一，二，三，四，……」也是很費力的！

和我坐在一塊兒的有正培和若愚兩人。我便和他們說：「佛海的社會，近來感覺有些乾燥無味，好不好由我們來發起組織一個歌詠團體，使大家的心靈得到一些兒滋潤？」若愚接口便道：「很好，很好，佛海確實需要這樣的一個組織。」我又說：「佛海因爲是國際交通的孔道，各方人材薈萃，又是茶樟的出產地，工商業都較發達，社會也有點繁榮的現象，似乎需要提倡正當的娛樂，表現積極的人生。更需要提高了民衆的抗戰情緒，堅定民衆抗戰的意志。我想在這樣一個目標下，組織一個『抗戰歌劇團』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反對的吧！」若愚說：「這是切需的組織，沒有不同情的。」我說：「假如不會有人反對；人人都給我們熱心的贊助，那麼我便去把簡章擬了出來，徵求發起人，我們便來開展這樣一個工作吧！」接着我還對正培說：「孫先生，你是音樂家，需要你幫忙的地方很多。假如你贊成的話，還希望你多多約集一些發起人……」

現下是雨季，忽晴忽陰，隊形調好以後，剛要舉行開學典禮，忽然答答答的落下雨來，我便向大家說：「下面落雨，不能站隊了，快把隊伍調上閱兵臺來！」於是分隊長便把隊伍調上了臺。閱兵臺後面，便是禮堂。學員總數不過七十五人，列爲四列橫隊站好。俄而全體肅立，舉行開學典禮。梁縣長主席，領導行禮如儀。他今天的致詞，非常警策，句句中肯，由良臣逐句譯成契語，俾衆知曉。

繼由教務主任石科長（二）瑤光報告籌備經過，由孟板鄉幹事魯文聰譯爲契語。這天來賓講演的，只有縣黨部籌備處安主任（三）講演，由濮安鄉長刀代辦柱南逐句翻譯。後來時候不早了，大家都到閱兵臺下邊攝了一影。接着各保長叭目等等，分別拍照小相，辦理入黨手續。

休息一會，大家都到食堂裏聚餐。可惜許多來賓都太客氣，不等聚餐便都走回去了。參加聚餐的人也還不少。各色菜蔬，不外都是「牛菜」，還覺可口。刀鄉長棟宇還來勸酒，也有「嘩錢」的，這樣一天，盡歡而散。

二

過了幾天，一個傍晚上燈的時候，祖仁到我的寢室來問我道：「是不是要組織抗戰歌劇團呢？」我問他怎麼會知道？他說，因爲正培找他幾次，要他也來參加籌組的工作，他

覺得很有趣，音樂是他的精神的食糧；他若是得不到音樂的滋潤，精神的枯槁是不可言語形容的。我聽了他說的這話，也才知道他也是一個音樂的嗜好者。

他貢獻的一個意見，我覺得很對，完全採納。他說：「過去的佛海業餘聯誼社，怎樣失敗，便是我們的殷鑑了。」

我問：「那個組織究竟怎樣失敗的？我還不知道。因我來時，聯誼社已經結束了」。

他說：「組織聯誼社的，便是中茶公司佛海茶廠的金松銘和富滇銀行佛海分行電臺技士武傑兩人。那時他們發起組織聯誼社，參加的人很多，組織的部門也不少：有什麼『青年座談會』啊；『聚餐會』啊；『讀書會』啊；壁報啊；球戲啊；名目真個繁多。後來好像他們只是少數人賣力，別的人都得不到工作的表現機會。於是大家便有些不滿意的地方，好像認爲這是供給少數人出風頭，讓少數人鬧鬧；甚至誤解到讓少數人滿足情愛要索似的。直到後來，聯誼社開座談會的時候，反對的羣衆居然都堆滿窗子外面喊着打倒的口號，接着便把石子投進窗裏，聯誼社受不了這樣的威脅，便自動的結束了！佛海是一個工商業的小小區域，人才本來不少。有號召領導能力的人士，不可謂無。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各方面想得到；尤其關於民衆組織工作，更得要羅致齊全，不可漏網。這樣才不會造成對立現象，減少障礙；不生壁壘。因爲一般普通心理，凡事在別人不倡議以前，總不免互守緘默，永遠的緘默；只要有人倡議起來，於是譁議的現象，又馬上出現了。那時同情

的站攏一邊；反對的站在對方；修正意見的站在中間。原來拋磚引玉，本不足奇；不過意見紛然雜陳，就不易調協起來了。」

這樣說來，那麼組織「抗戰歌劇團」，便只有多多的羅致，多多的徵求贊助的發起人了。把孟海鎮上各方面的朋友，都請他們當了發起人。我便遵照法規，製訂簡章，申請核發許可證的文件做好了，當發起人的，也都欣然的蓋章簽名了。後來果然發覺有一兩位朋友，對我們這團體的前途認為必然失敗，會和過去的「聯誼社」一樣的收場。他們認為佛海地方，分子複雜，人多意見多，糾紛難免，爲了避免糾紛，不如小玩意兒，隨便做一個罷了。只要三五個人，志同道合，湊攏一堆，玩它一玩；何必張大其事，大吹大擂。更不必向政府立案邀准，這樣不是輕輕快快、少惹煩惱嗎？

這幾位反對的朋友，也曾把他們的誠懇的意見，告訴了梁縣長，要請他勸我打銷了我的成見，不要再籌組了。果然有一天梁縣長和我說，要我再加考慮，因爲「抗戰歌劇團」範圍太大，重慶和昆明都沒有這樣一個組織，我們小小的佛海，怎能這樣做呢？於是我把我的意見，也向梁縣長申述一過。我認爲要厲行禁烟禁賭，要破除民衆不良嗜好，要提高民衆娛樂趣味，更爲了振刷民衆頹廢的精神，增強民衆抗戰意志，都有籌組這「抗戰歌劇團」的必要。況且目前非常時期，我們需要有一個長期自由集會的機會，自然只有組織團體，遵照法定手續，履行一切立案規定。堂皇正大，有何不可？

我的意見，不爲謬誤，終究獲得縣長的同情和許多人的贊許了。我們在一個很短的期間，把所有的法定手續都做完全，黨部和政府方面，都已許可組織，准予備案。於是我和若愚便訂在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召開成立大會，開始徵收會員。

誰知到了開會的那天，整日陰雨。下午五點鐘過了，我和允恭都還沒有吃飯。爲了準時出席，也只好餓着肚子，趕到縣黨部開會去。可是那時到的人還不多，逸森說，他前後來了三四轉，都只是這樣的幾個人，慢慢等，慢慢等，差不多要到上燈的時候，到的人才慢慢的多了起來。汽燈點着以後，簽到簿上簽名的已經有了五十三人，我們便宣佈開會了。推舉縣黨部的安主任主席，開會如儀。主席致了很好的開會詞，隨後由我報告籌備經過。接着通過會章草案，開始選舉負責職員。大家對這次的選舉，態度極爲莊重。用票選方式，先把理事和監事，依照人數規定選了出來。然後照會章選舉各股組職員，人選都很允當。

到了六月下弦的一天，佛海縣政府召集各省屬縣屬機關團體學校代表，到警察局樓上，開了一個「七七」紀念籌備會議。關於宣傳的工作決議由黨部負責，游藝方面，由「抗戰歌劇團」負責。這樣決議以後，我們抗戰歌劇團的工作，頓形緊張起來。團決定召開第二次理事會的那天晚上，大雨淋漓，經久不休。可是理事們差不多人人都冒雨的來到時利和茶莊（團址，即常務理事王啟時宅）開會。我們議決的事項雖然很多，但是討

論的中心，便在關於「七七」獻藝的一點，多所論列。結果決議爲團中各組一律準備出場表演。

自此縣黨部裏面，天天晚上便都聽見「絲管紛紛」的。雨季裏差不多天天有雨。可是話劇組、演劇組、歌詠組、平劇組的組員們，每天下晚，人人都帶着雨傘來參加演習。後來因爲組數很多，縣黨部的地址不甚寬敞；便將演習的地址擴充了三四處，處處都是汽燈點得明晃晃的，歡笑聲、絲竹聲、錯綜複雜。平日靜寂得像沙漠一樣的孟海鎮，現在歌聲悠揚而演暢了！

正培雖然不是歌詠組組長，是西樂組組長，可是他還熱心的領導着歌詠組，這是我很感佩的。參加歌詠組的團員們，人數特別多，也爲了歌詠組是一個基本組織。正培除了把四組合唱的「黨歌」排熟以外；還教了許多抗戰歌曲。並且計劃了一些單人獨唱的，和幼童組合唱的歌。歌詠組組長是端祥。因爲他始終不同意我們的組織，所以便沒有天天到黨部指導歌詠，然而他卻天天晚上，和幾多位小姐、太太、先生們，都到我們家裏來練習歌詠。因爲佛一的客堂裏擺着一架鋼琴，這是孟海鎮上獨一無二的東西。她們和他們練習歌詠，必須要奏着鋼琴才好學。差不多天天晚夜，她們練習歌詠，都由梁月嬋小姐奏鋼琴，端祥打着拍子，別的人都跟着練習。幾天晚夜唱的都是「保衛中華」，和「青年航空員」兩個歌曲，不過她們唱的已經整齊熟練了。

我們每天晚夜到黨部聽見正培指導歌詠，歌詠一些抗戰歌曲；回到家裏，又聽見嬭祥指導歌詠，歌詠的也還是抗戰歌曲。

一天晚上，我們正在黨部的時候，忽然看見楚湘穿着航空衣，握着電筒來了。楚湘是楚雲的二哥，他們兩位都好久沒見面了。他說他從孟潘剛回來，可是楚雲由孟潘已轉到南去了。楚湘的來，並非參加話劇，也非參加歌詠，他是來籌備「樊劇」的。接着肇秦也來了。樊劇便由他們兩位負責籌備起來。

三

到了「七七」那天早上，人人都擔心着天色不好，恐怕整天的下起雨來。誰知一時風雲激變，忽陰忽晴，上午九點鐘的時候，居然晴開了。因為我們籌備的會場，照例在象山操場上臨時搭建草棚，露天開會。雖然民教館已經要建蓋容納八百人的大禮堂，至今還未成事實。草棚不容易建蓋得十分廣大，自然裏面無法能多多容納來賓的。加之孟海鎮上的壯丁部隊，城子裏面的學兵隊，還有那鄉鎮保甲士職訓練班的隊伍，一時湊擁，那里還能給他們在棚子裏坐聽呢？所以總要天晴才好開會，一下雨便煩麻了。

早上十點鐘過了，參加開會的人差不多到齊了。於是宣布開會，行禮如儀，演說了一番紀念「七七」的警策議論。隨即在未即宣佈開始獻金的一刹那前，只見端祥帶着梁縣長的

幾位少爺小姐，魚貫地來到。演說臺上。個個都穿着新潔的時髦短裝。整整齊齊的一字兒站着，由端祥領導着唱一個「獻金歌」，唱後才開始獻金。這時獻金臺上唱票的，填票的，管庫的，數錢的，事事齊備，井井有條。獻金的人，也異常踴躍，爭先恐後，當仁不讓。這一番熱鬧的情形，我在昆明也沒有見過。

舉行獻金時，多虧力牧熱心鼓吹、宣傳、勸導，使一般聽衆們，沒有獻金的都來獻了，都想盡量的多獻了。這時幫着力牧鼓吹獻金的，還有鼎力。他是昨晚剛從寧洱參加授旗典禮轉來的。今天見面時，他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使我們聽了很惋惜！因為這次「七七」游藝籌備會上，還準備演放電影，開通民智，梁縣長特函車里美國醫師Zigob先生，趕把電影機帶來，請他演放電影。不料連日大雨，河水湍激，Zigob先生在五號的那天，快馬冒雨趕路，行至「兵房」的獨木橋上，跌馬落水。因為背荷沉重的小型電影機，河深水激，他無力掙扎出險，竟以身殉了！

獻金正熱鬧的時候，忽見壯訓隊裏的一位名叫李從興的壯丁，抬來一大簸箕麵包，這是他自己在家裏做好的，拿來當場義賣，作為他個人的獻品。開初每個麵包只賣一元兩元，賣到後來，竟有人出到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個。他那一簸箕麵包，竟賣了好幾百元。義賣發動以後，獻實物的人便多了起來：有的獻水果義賣的；有的獻糕餅來義賣的；都覺得不少的獻金款額。後來力牧想到天氣有些悶熱，大家免不了會感覺煩渴的，因此要

求中茶佛廠捐獻紅茶一把，又從佛一家裏借來一把大茶壺，煮漲了一壺水，泡成紅茶。每人吃一盅，獻金新幣伍角。他還對大衆說：「林主席說過，綠茶是『抗戰』，紅茶是『建國』。大家都應該喝它一杯抗建茶。」遊戲式的，快感的，諛諧的，引得人人出了錢，一點不覺煩苦。不到三個鐘頭，獻金數目，已達五千餘元，這時便暫告一段落。由司儀的軍官，把隊伍分別的集合後，依照黨部規定的部隊前後調動完畢，出發市街游行。一路高呼口號，振奮人心。機關長官代表，一概殿後。從大街繞小巷，從小巷穿城子，經過了許多樊夷寨子。前頭鼓號聲喧夾雜一片口號的高呼。公路隊的王隊長，已有六十多歲，也帶着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夜色初上，欲雨不雨，晚風送爽，黑雲又一會兒退開。那時象山操場上，早堆滿了許多看游藝的青年男女。場子的四周，都有賣零食的攤子。當我去到場裏想找坐位的時候，棚子裏的坐位，差不多早經坐滿了。

劇臺上哨子響時，布幕打開了來。第一個節目便是四組合唱國歌。棚子裏坐着的都一律站了起來。國歌奏罷，接着便是兩個十一二歲化裝的小姑娘，表演「歡迎舞」。便是拂一的二小姐，名叫李琰；一個是達天的小姐，名叫柯昆華。她們只願舞不願唱，正培打着鋼琴，她們的姐姐和女老師們，都在臺後替她們唱着。她倆只一字不響的舞着，究竟「歡

「迎舞」是不是要如此才對，我卻不知道。舞罷，接着便是端祥指導的一組歌詠員出臺，前面一排站女的，後面一排站男的。衣飾都同樣新潔整齊。女的一排，都穿京雅布的新旗袍；男的一律穿一件潔白西裝汗衣，打着青色領結，玄色西裝長褲，黑色皮鞋。他們和她們唱的是「保衛中華」。唱的果然齊整而悠致。唱畢鞠躬退場的時候，我不覺拍了兩下掌，可是響應我拍掌的竟闕無一人，這時使我感覺一點羞恨。因為我拍掌，一方面是習慣性的下意識動作；一方面也認為聽了很好，並沒有一點夾嫌的意思，這才令我認識到在佛海看游藝，原是不興拍掌的！尤恭坐在我旁邊，也悄聲的和我說：「張先生，以後不要再拍掌了！」

這時劇臺上閉了布幕，忙着布置第一齣話劇「黎明」，救時乘這機會來到臺口，對觀衆們說了幾句話，都關於勸募「七七獻金」的一個題目。然而語意充滿了一些諷刺和談諧。

秀蘭從後面忽然拍我的肩，我急忙回頭一看，她說：「張祕書！張祕書！我們一同拍掌吧！」我問道：「爲什麼呢？」她說：「你聽他（指救時）講的很好。等他講完了，我們一齊拍掌吧！」我雖覺有點詫異，只好說：「很好！很好！——一會兒救時講完了，秀蘭果然便先拍掌，我也跟了她拍，這時響應拍掌的，可有十多二十人呢！我心裏好生奇怪，怎麼秀蘭拍掌，響應的人這麼多？我拍掌的時候，卻一個人都沒有呢？」

「黎明」一劇，演的確是精采，真能感人。所有的男女演員，都能把演劇天才表現了

出來。可算我們團裏的一個成熟貢品。劇中主角由若愚飾。兩個女角：一個是玉珍飾；一個是茹芸飾；她們都演得很好。

「黎明」演後，接着是一個獨幕話劇，名叫「張家店」。——我在昆明看過「金馬話劇社」公演過一次。也是一個很好的抗戰劇本。主角是一個女的，由梁縣長的大小姐國鸞飾。

「張家店」閉幕以後，演劇準備出臺了！這一部新排演的劇本，名叫「弦高救國」。在今天獻金運動聲中，演了起來，真正得體！主角弦高，由吳吟風飾。吳為演劇界有地位的人，過去在昆明也很有名。他的太太吳吟雪，也是梨園中人。佛海排演演劇，總離不了他們夫婦出臺的。

夜色已深，而場子裏的觀衆，仍是很擠，沒有看倦了走的。因為後面還有一個節目是話劇，叫做「游擊隊的開始」。這戲在排演時我已經看過幾次，因數日來仍在病中，不耐久坐，便同允恭一路先回來了。

四

第二天晚上，聽說有陳肇秦自編的雙劇出臺，所以看戲的愈加踴躍。開幕後，依然來了一個「歡迎舞」。舞罷接着又是一個「蝴蝶舞」。後來仍由我們團裏的廣樂組演奏廣

樂。組長林偉池打洋琴，別的許多人們拉胡琴和着。流音悠暢清婉，真個好聽。廣樂之後是孫業光的單人獨唱，都覺美妙入微，悅耳怡情。接着便是演劇的「斬黃袍」，演劇之後，變劇便出臺了。

肇秦的這部變劇，名叫「岩香救國」。第一幕開場，只見劇臺上佈置成一個極端簡陋的夔夷家庭。真個「家無擔石，室如懸磬」。牆角邊只擺着兩籠綠嫩的馬草。因為夔夷們在農隙的時候，只有割馬草賣錢。孟海鎮上的漢人們，多半開設茶莊，家裏都養馬。每天的馬料，要向夔夷去買。這時一挑馬草，也要賣得國幣二元。每天只須賣兩挑馬草，家用便不覺缺乏了。——除了兩籠馬草外，便只有一口破土鍋，一個糯米飯盒。說起夔夷的飯盒來，內地的人們也不易想像而知。原來這飯盒都是用極粗大的竹根剮削而成的。竹根的粗大，直徑總在一尺上下。

劇主角是岩香。他是一個二十歲前後的青年男子。飾岩香的便是拂一的內弟炳然。他頭上用白布纏一個套頭，穿一件青色對衿短衣，一條漢裝便褲，赤着腳。夔夷的男子裝束和漢人差別很少，幾乎難於分辨。除岩香外，便是一個瞎婆。（岩香的母親。）飾瞎婆的便是劇本的作者肇秦。他頭上也同樣纏着白套頭。穿一件青色緊身短褲，一條半新的綠桶裙，年約四十餘歲，態度和藹。此外還有一個飾岩香的妹衣應的，便是美貞。牠是簡師附小的教員，年約十五六歲。裝扮得很新麗，頭上的包頭，打得整整齊齊，一件玄色緊身短

襖，恰恰合身。一條桶裙，也十分乾淨。

開幕後，瞎婆在臺上，喊叫衣應：「衣應在那裏？快來吧！我肚子已經餓了，拿飯來吃！」（她說的完全變語，不夾一句漢話。以下每人講的，也都一概是變語。）

衣應應聲上臺，手裏提着飯盒，遞給母親：「吃飯吧！」

瞎婆：「衣應！你哥還沒有回來嗎？」

衣應：「來了！馬草已經割來了兩籬！他又去割去了！」

接着岩香挑着馬草，口裏還唱着走出臺來。到了臺口他便說道：「回家吃飯！哦！媽！昨天我在街上，聽見有人講：『現在國難當頭，人人都應當要救國』。那些有錢的，已經踴躍的去輸捐了。我們雖然是變族，也是中國的國民啊！況且政府待我們很好。我們也應當救國的！所以我過去每天割馬草只割兩挑：一挑賣錢給母親做零用；一挑換米來便夠吃夠用了。我從今天以後，每天再多割一挑，積蓄着做救國捐，買軍火抵抗日本……」

瞎婆接口說道：「兒呀！你說什麼話？多做得一些，還是多給我點零用，多買點肉吃吃好！」

岩香說：「呀！母親！節約救國是我們的分內事啊！要用多少的零用錢呢？前方的父老，猶如我們的父老；前線上的青年，猶如我們的同胞。他們在那槍林彈雨中作戰，受到鬼子慘殺。我想到這裏，不但想把割馬草的錢拿去救國，若有機會，我也願到前方，增加

一分殺敵的力量，多殺了一些鬼子，才遂我平生之願呢！

瞎婆問道：「前方嗎？前方是不是離我們住的這地方，還隔得很遠的嗎！怎麼去得到呢？」

岩香答道：「母親，前方和後方，都是我們的國土，那怕牠遠，我有機會，便決意要去一去呢！——喂，時間不早了！衣應！同我挑馬草去賣。你賣的錢，給母親做零用；我賣得的錢，用作『救國捐』」。

這樣岩香和衣應便每人挑着一擔馬草繞臺而下。布幕也隨着落下。

第二幕佈置成楚族的「議事庭」。有一鋪官榻，是給最高官爵用的。榻下一張矮桌，高不及尺。地上鋪着地毯，放着一個矮凳，還有一面大鼓。這一幕出臺的首要人物，便是「召奎（四）」（奎或譯魁），由救時飾。聽說過去每次演楚劇，救時都飾召奎，實際救時已經是召奎了！

除召奎外，便是「叭告（五）」（「告」或譯「稿」），由楚湘飾。召奎出臺，頭上打了一個大白套頭，叭告也打着一個。不過召奎的頭巾，是用絲光大白綢打的；叭告打的，只是白紗布的頭巾罷了。叭告的腰間，佩帶一把大緬刀。穿的仍是對衿短衣。紐扣沒有扣好，看着不甚整肅。召奎穿着一身西裝。叭告以外，還有一個「波猛（六）」，由蔭堂（七）飾。孟海鎮上每演楚劇，聽說他總肯參加的。他這時身上披着一大張洋毡。這個

裝飾更覺逼真。除波猛外，還有隨後打扮出臺的幾個頭目，還有戴墨晶眼鏡，穿潔白學生裝上衣的漂亮和尚。

幕啓，叭告和波猛最先出臺。叭告坐官榻上，盛氣的指使着下面坐地毯的幾個差役。不久召奎出，叭告便迎召奎坐榻上，自己便席地坐下，這便是一個顯著裏的禮俗。召奎盤膝箕踞官榻上，嘴裏噙着檳榔，不絕的咀嚼，一言不發。叭告把縣府的一件訓令給召奎看，講道：

「目前政府要征調義勇壯丁，我們這裏要派送幾名去……」

一會兒，波猛便敲動了大鼓，傳報各頭目快來議事庭開會。接着各土職「叭目」都應聲而上。齊向召奎行參拜土禮，跪地叩頭。召奎只冷然的看着，身都不欠一下，嘴裏仍不絕的咀嚼着檳榔老葉。

等大家坐定了之後，召奎便展開縣府的公文，朗誦一遍。並逐句向大家解釋，全用硬語。大意是爲什麼要注重兵役，人民怎麼應該當兵，參加抗戰；抗戰是什麼一種意思。邊民也是國家的國民，也同樣有保衛國家存亡的責任，也同樣有增強抗戰意志和抗戰力量的必要……

召奎講畢，接着叭告便報告這個案件已經分飭各頭目向民衆「家喻戶曉」的宣傳過

了。這時波猛插口道：「昨天下晚，有瞎婆的兒子岩香，曾到波猛家中，報告願意應徵入伍。波猛已經和他說過，叫他今天親自到議事庭來報告，就便登記入冊。」

波猛報告到這裏的時候，岩香和瞎婆衣應都出臺，來到議事庭，匍匐叩首就坐。於是岩香便申述他的志願，希望被徵入伍，開赴前線，殺敵衛國。又轉口說明他的家庭情況，希望援助他母親的生活，使他不要有內顧之憂。波猛聽了這話，便掉頭和叭告商議。叭告又將這個意思和別的許多頭目交換意見。召奎仍端坐榻上，嘴裏嚼着檳榔柞葉，一聲不響。可是他的眼睛總釘住各頭目身上。

講議片刻，叭告便向岩香說：「你有志從軍殺敵，可算是我們僂族的優秀青年！替我們僂族增光不少！我們議事庭認為這樣青年的行動應受特優的獎勵的。關於援助你的家庭一層，我們很願盡量的供給，總會使你滿意的。——我們不僅要援助你的家庭，並且對你這次收編入伍，我們議事庭上，還要送你一些入伍的行裝呢！」

叭告說了以後，果然有人把行裝抱了出來，遞給岩香。同時波猛又遞了一件公文給岩香帶着，叫他把公文呈到縣政府裏登記收編。

這時端坐榻上的召奎忽然發言了。他說：「岩香要從軍去，我們應該勉勵他努力殺敵；要替我們僂族同胞也增點體面……」

說話的當中，幕便慢慢的閉了！

第三幕的佈景，仍和第一幕一樣。開幕後，只見購婆和衣應正談着家常話。岩香穿着軍官制服，昂然出臺。他的後面跟着一個勤務兵，這個角色由澤光（八）飾。全副武裝，荷着一支輕機槍，耀武揚威地來到臺口，立正站在門外。

當召奎叭告波猛魚貫出臺的時候，這個勤務兵故意賣弄聰明攔阻他們進門；接着報告岩香有客來會。岩香聽見便立刻出來迎接諸人，握手致敬。他們進了岩香家裏，便都喜形於色的對岩香致賀，說了許多贊美嘉獎之辭。岩香接着報告他出征後的一切生活，和前線的種種情形。

繼續不斷的來到岩香家裏拜望的人，真個不少，比第二幕出場的人還多。不僅地方頭目老叭、老鮓跑來看一看這位抗日將士，連那些姑娘、女人、和尚，也都來了。我仔細查看那些飾女人姑娘的，只看出卉芳（九）一人來，她是孟海土司的大小姐，佛海簡師附小的教員。她平日都作漢裝打扮，今天我才第一次見她穿熨裝。還有那戴墨晶眼鏡的漂亮和尚，是浩如飾的。頭目裏邊有個戴毡帽的，我看出他是有良（二〇）。卉芳有良都是熨族同胞，參加到這齣劇裏，真不愧是漢熨合演了。

岩香家裏擺着一大張矮腳圓桌，大家便都圍桌談心。召奎和叭告總是坐上席的。接着便有人把酒席敬獻了出來。於是岩香在這榮歸的歡宴席上，說了許多饒有興趣的話。關於他的軍營生活，更說得興趣盎然。他也說到熨族同胞，人人應有國家觀念，應該踴躍當

兵。要知道現在當兵是很榮耀的了！尤其是雙族當兵的，都得到政府的嘉贊。而且目前政府對邊疆的土民，有許多的優待。

酒至數巡，大家都有些顛倒的情態。於是先由叭告拉着崇香的手站了起來，高唱「衣服」，跳舞作嬉。大家見了也便拉拉扯扯的跟着跳舞。齊聲歌舞「衣服」。

召波攏！

（可尊敬的父老們！）

坎波攏！

（可尊貴的父老們！）

召比儂！

（可尊敬的兄弟們！）

坎比儂！

（可尊貴的兄弟們！）

好當來！

（我們大家！）

馬微微！

（快快來！）

行干來！

（要多多做事！）

行日維！

（要快快努力！）

行夏開！

（要人人都做點生意！）

行納海！

（要好好的耕田種地！）

元恩坎！

（出來找點錢！）

來比尙！

（等到明年來！）

排在裏？

（誰會做生意？）

色罵納！

（便有錢買槍彈！）

色罵扎！

（便有錢買機砲！）

惰夾板！

（炸燬我們的敵人！）

萊猛畢！

（慶萬歲！）

孤齋旺！

（我心喜悅！）

京勞藍！

（多唱酒吧！）

衣臘呵！

衣臘啲！

哦……哦……啲……

大家在這齊聲合唱，協動舞蹈，剛把衣臘呵歌唱罷之後，接着大家便「瑞！瑞！瑞！瑞！」的吶喊起來。

臺幕便在這瑞瑞的喊叫聲中，慢慢兒落下來！

看罷這齣變劇以後，大家心裏都好像充滿了一個希望。這個希望便是變劇普通化運動起來的一個意義。好像大家都覺得要想啓迪邊民，開化人心，在十二版納的變族區域

中，只有這變劇運動要算一個最有力的宣傳方式了。只可惜邊地還沒有許多人能精熟變語，更沒有幾多人能認識變文的。變語變文在邊區，很少有人看重過。所以排演變劇便有角色太少之難，編製變劇的人更少。這次變劇的表演，真算難能可貴的了！

正在遐思感想中，臺幕忽的又展開了！

平劇組的兩位組長，開演「拾黃金」。先出臺的是一個叫化子，由鼎力飾。後出臺的一個花旦，挂有小鼓，由浩如飾。後來出臺的也是一個乞丐，由力牧飾。他們都演得很好，看的人們，都精神煥然，一點沒有倦意。聽說平劇在孟海鎮上出臺，這要算第一回呢！

五

記得昨天下午義賣剛罷，特森（二二）走來問我道：「我們要採花義賣，可不可以呢？」

「很好！很好！」我答道。

所以昨天晚上，演劇還沒開場的那個時候，我便見一位散花女郎，把花籃提在手裏，最初便到我面前來。她低聲和我說：「張祕書！請戴一朵花！」接着她便把手裏拿着的一大朵秧黃色的東洋菊，插在我的左上方衣袋口邊。我看清她是菊芳（二二）。這時我的衣袋

裏只有幾個銀幣，我便如數掏給她，她接了我的錢，也知道太少，反而羞愧得數都不好意思一數的投在花籃裏走了。可是她把籃子裏最大的那朵黃菊插在我的衣袋口，我知道她很看得起我，我對她倒是誠懇的感謝的。

後來她把花散遍了全場，還賸着一兩朵在花籃裏。她於是又走到我的面前，把一朵花插在允恭的衣袋上，也低聲說道「允恭也戴一朵吧！」允恭佛然曰：「給我做什麼？我不要！我沒有錢！」她連忙說道：「不要你的錢，給你戴！」

昨晚賣花的成績很好，獻金臺上報告的數目是六百餘元。

今天晚上的平劇剛歇，散花女郎，又到人叢裏來做起義賣了。這回賣花的是國鸞（二三），我見她提了花籃先到秀蘭面前說道：「張小姐買花戴了！」秀蘭好像說：「不要！不要！昨晚買過了！」國鸞似乎發氣的對她說：「你怎麼不買呢？你每天少買點糖吃，便有買花的錢了！」

她走到我面前來賣花時，先向我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很深的鞠躬禮，接着便把花遞給我說道：「張秘書，請買一朵花！」我連忙接過花來，給了她一張新幣五元的紙幣。她雖然知道給的錢不多，仍是恭恭敬敬的向我深深行一鞠躬禮。這樣有涵養的女性，我一向很少見。

平劇歇臺以後，接着又是話劇開場。這齣話劇名叫「最後勝利」因角色分配得適當，

臺詞都記得很熟，演得惟妙惟肖，感人很深。

第三天晚上，我們游藝股公佈的重要節目是華校長（二四）的魔術表演，「美女還魂」。要在孟海鎮上尋找一個美女，把她裝在木箱裏面用槍打進木箱，使美女死了，然後還魂過來。這個消息公佈以後，所以場子裏竟早早的擠滿了人。

今晚聽說梁縣長和他的太太也來看劇，所以特設了兩把籐椅。我到的很早，歌詠舞蹈都還沒出場呢。我便和救時雅文（二五）等在一堆商量我們抗歌團以後長期進行和維持的方式，尤其關於演劇的人材訓練問題。

一會兒歌詠和舞蹈都先後的出場了。接着便是一齣話劇。這齣劇是男女合演的，演得很好。剛閉幕的時候，臺口有人向觀衆報告道：

「今天晚上梁太太帶來了一些印度做來的糯米粽子，由兩個印度土人和兩個緬甸商人到場裏售賣。」

報告的人剛把話說畢轉進幕後，立刻果然又從幕裏攢出四個異裝打扮的人出來：扮那印度夏拉的兩人：一個是實生；一個是救時。別的兩個扮緬甸商人的。一個是力牧；一個是鼎力。他們在臺口說了一些滑稽話，臺下譁笑不絕。說後便提着糯米粽跳下臺來，到人叢裏義賣粽子。大約這一次義賣的成績要算頂好。

義賣完畢後，第二部話劇開幕了。劇名「血灑盧溝橋」，我記得在昆明的時候，已經在

金馬話劇社公演時看過。誰料今天晚上，又在這裡看第二次呢。全劇由女子扮演。女醫師兩個：一是茹芸飾；一是芭芸。飾空軍戰士兩人：一由美珍的姐姐淑珍飾；一由玉珍飾。主角大約是那稱為女詩人的看護婦，由美珍飾。玉珍便飾那和美珍先前發生情愛的空軍軍官。當他們訣別的時候，男女擁抱接吻。這樣表情，可算極大努力，極大勇氣，極端忠實了！

新劇演罷，舊劇開場。這部演劇名叫「陽河摘印」。演主角的仍是吟風；演欽差的是雅文的令弟紹五。

我們剛才看到一半的時候，忽然大雨如注。布篷上面的積水漏下來。一時場裏秩序漸漸紊亂起來。在蓬子裏看戲的人們，還需要把傘撐了起來。一些在蓬子裏坐不住，找不到遮欄的看客們，那紛紛的散了。

舊劇便在這大雨傾注的聲中告畢了，魔術接着出臺。主演的振坤，也要算舊劇涵養有素的人了。——當布幕撤開之後，便見他扮演成一個峨冠博帶，道貌岸然，戴了一束大長白鬚的長老。他唱的是山中修道，因為道童賈寶玉思念林黛玉，忘寢廢食，凡情難遣，他只好把黛玉還魂，給寶玉一看。

接着便有飾寶玉的一人出臺，他也裝扮得方巾道服。一出臺便唱了一場「吊瀟湘」，觀衆們雖然在大雨的威脅中，也還不以爲苦，覺得有趣。

後來這位飾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的振坤，便把寶玉進臺去。接着他把黛玉喚了出來。這飾黛玉的便是佛海醫院護士蓉芳了。蓉芳穿時裝登臺，沒有唱什麼，便走進了一個魔術棚裏。真人把棚門掩上、鎖住，要觀衆們開槍向棚射擊，鼎力便從自己腰間，把推輪手槍拿在手裏，對準魔術棚就是怕的一槍打了進去。人人提心吊胆。惟恐實彈射擊，真人打死！等到渺渺真人把魔術棚打開一看，裏面竟杳無人影，只有一根線吊着一簇花園而已。魔術告終，雨下得更緊。觀衆們都冒雨各自歸家了。

——民國三十年九月四日，寫畢於際宏院

(一) 孫正培 年約二十餘歲，浙江人。佛海天主堂修士。擅音樂。

(二) 石瑤光 現年三十八歲，雲南思茅人。佛海縣政府第一科長。

(三) 安則法 字實生，雲南平樂人。現年四十餘歲。任佛海縣黨部籌備處籌備主任。又佛海縣稅務局長，雲南興文銀行佛海分銀行經理；雲興商行經理；佛海縣金庫主任，抗戰劇團常務理事等職。

(四) 召奎 粵文爲讀如 *Chau Huen* 意爲貴族之女婿。救時爲孟海士司刀良臣之姊丈，故通呼爲「召奎」也。

(五) 叭告 粵文讀如 *Pie Gau* 譯其音爲「叭告」，譯其義爲「總叭」。土司外總攬一切政令之大官也。「告」之本義爲「首」、「首席」、「首長」之意，亦「總匯」、「總攬」之意也。

(六) 波猛 粵文讀如 *Bo Man*。波猛爲辦事員、庶務員之類。代土司辦理一切派遣應役諸事務。尤係代土司應付漢官一切公務要求之幹員也。依字義釋之，則「波猛」二字，當直譯爲「全猛之元老」，實「官」與「民」之中介也。

(七)葉永孚，字隆登，雲南騰衝人，現年約四十餘歲。爲佛海洪記茶莊葉安年之長子。孟海僑人皆呼之爲「葉大少爺」。善墾殖，曾在佛海西北鄉闢大規模農場及林場，種油桐數十萬株，尙刻苦儉樸。

(八)羅澤光，年約二十歲上下，廣東豐順人。作園之第。初由佛海簡師畢業，任縣府二等科員。有音樂及演劇天才。

(九)刀卉芳，年約十八九歲。孟海土司刀宗漢之長女。與澤光同班畢業，現任簡師附小教員。藝名讀如 Zay Badyna 識藝文。

(一〇)刀有良，年約十七八歲。孟海土司刀宗漢之養子，亦與澤光同學。畢業後任富滇佛海分銀行譯員，識藝文。藝名讀如 Bichan Sian

(一一)林特森，現年二十二歲。廣東饒平人。現任縣府科員

(一二)許菊芳，年約十八歲。雲南寧洱人。佛海簡師畢業，現任簡師附小教員。

(一三)梁國燾，年約二十歲上下，廣東南海人。梁縣長字舉長女。曾組織佛海青年女子會，被選任理事長。

(一四)華燮乾，字振坤。雲南尋洱石膏井人。年約三十餘歲。中央大學畢業，任佛海第一屆簡師校長。對教育、體育、藝術頗有研究。

(一五)陳雅文，雲南昭通人。年約四十歲上下，佛海簡師國文教師，對演劇頗多素養，任「抗戰歌劇團」理事兼演劇組長。其弟字紹五，亦擅演演劇。

(註)衣臘阿歌 此歌余曾訪詢多人，俱無令人滿意之解答。均謂放情詠歌，有辭無義。僑族友朋亦無人以此見告。其後吾嘗詢之沐白。沐白爲暹京華僑，通諳暹文者。伊擔其音以窺其意，以「衣臘阿」乃僑族平民女子之爲最後生者名曰玉拉，「衣臘阿歌」，當爲「玉拉之歌也」。其後余又詢之燮

友麻洽宗，伊謂「衣臘阿歌」者，梵文讀如 Uṣṣa 其意爲「快樂之歌」也。余又以此詢之拂，拂一稱此字音義來自印度，當於印度文中求其意。蓋「衣臘阿」者，印度文義謂「事之喜悅，能使泥菩薩發笑」也。斯言似尙近是，惟本文內之「衣臘阿歌」，非古歌詞，乃魏摩秦師其音韻而自擬者也。

國曆九月十六日孟海鎮官緬寺公賸盛會記

一

「七七獻金」運動過了不久，孟海鎮上接着又要舉行閱兵大典。因為鄉鎮保甲長訓練班已屆畢業，暑期教師進修班也舉行畢業考試；雙方都在靜候縣府訂期舉行畢業典禮，須發證書，這時還有孟海鎮上的壯丁集訓，地區編組受訓期滿，他們的證書也還沒有頒發。又有孟海城子裏的壯訓隊，剛剛受訓滿期。一共四個單位，都候着畢業典禮的舉行。縣府便在這時準備舉行閱兵典禮，並決定八月十六日在象山大操場舉行會操。指定國民兵團中隊長徐守海為全場總指揮。又把保衛隊學兵，全數從孟滑調來，參觀閱兵大典。

連日陰雨，到了十六的那天，忽然四山放晴。拂一和我漫步到了象山麓下，遙見進修班在場子裏整裝列隊，人人口裏唱着「進行曲」。挺胸挺幹，肩上荷着步槍，腰間挂着刺刀；精神煥發，大踏步的前進着。那知隊伍的排頭和排長中間夾着的那個挂值星紅帶的值日班長，不是別人，而是拂一的大小姐茹芸。她跟着男的，帶着隊走，看她一點不覺吃力，沒

有一點兒趕不上人的地方。步伐非常齊整，態度十分雍容。所有的人們，看起來都會默許和欣慰的吧！

隊伍後面幾排荷槍佩刀的隊員們，都是進修班的女教師。像菊芳、玉珍、美珍、卉芳們，平日的身體也都是康健的，所以她們接受軍訓，一點不覺吃力，更無有一點勉強或憤懣的樣子。

過了一會，梁縣長來了。他一到場裏，便聽見軍樂飄揚。從人叢中看見他直趨閱兵臺上。他穿一件新的茄色中山裝，下面穿着馬褲馬靴；和平常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他的精神矍鑠，顧盼欣悅。髮白如銀絲，唇間不留短髭，臉色緋紅，八九成像英國的縉紳。他那一雙淡黃色的眼珠，轉動得輕快靈活，表現他的感應最速，決斷敏捷。他的面貌非常和藹，臉上常堆着笑容，很少有板面孔的時候。

他上了閱兵臺，下面隊形的調動，可就迅速緊湊起來。進修班的指揮，便由先前帶隊的那排長發口令。這排長便是梁縣長的大少爺國基。聽說他原是檳榔嶼的青年軍官，去年曾和他的父親到昆明一轉，後來我們便同路來到佛海。那時在長途旅行中，他還時時注意游獵。騎着肥馬，背着烏槍，馳騁四野。每天榜晚，當我們人人攏到棧裏休息了，他還沒有回來。等他轉回的時候，便見跟着他去的人們，有時提着一些山禽回來，菜鍋裏正等着他帶來的山珍。可是我們每次吃的野菜已經很夠了。又添了一些鮮美的山珍，更覺旅途中心

福不淺。

鄉鎮保甲長訓練班的帶隊指揮是孟海鎮長張吉庵。這時他也兼縣府的第三科長，兼訓練班的總務主任和軍訓隊長。每天工作的忙迫，當然可以想像而知的。在內地的精悍的人材中，他也是一個。

那時隊形調動成一字兒的長列縱隊。總指揮徐守海報告全體人數，請舉行閱兵式。於是梁縣長便和國民兵團的楊副團長，縣黨部的安主任，警察局王局長，公路隊王隊長，天主教董神父世社諸人，慢步下臺，到隊伍裏去檢閱。

檢閱既畢，轉到臺上，舉行畢業典禮。梁縣長便對全場武裝學員講了一番很沉痛很興奮的話。他每講一句，都由羅科長作國譯成變語，講給大家聽。今天這樣一個人數衆多的閱兵典禮，許多人們都認爲是佛海自改土歸流以來從所未有的一番盛況！

梁縣長今天那激昂沉痛的講詞，一字一句，都好像使我們聽了，打擊到心頭，引起無限的感慨和同情！因爲他在二三月前，已堅辭縣長職務。不久之前，省方消息傳到，繼任的張縣長不久可到佛海了。——今天梁縣長看了這嚴整的氣象，看了這和穆的行陣，感想道不久便要離開這縣長的職位，當然有許多的感慨在心頭，從他的每個字音裏流露出來。加之目前時局的緊張，變化莫測，安知不久以後，佛海將成爲軍事上的一個什麼地位？看看今天在行陣裏的每個青年，都表現出整肅的態度，又安知在不久之後，他們也會參加到

前線去作戰呢？

縣長講了以後，接着講的，有的是報告各方面開班上課和舉辦畢業的經過情形的。有的是說些贊揚勉勵的話，希望他們把一個月來受訓的精神和所有的心得，貢獻到下層去，繼續開展各個部門的下層組訓工作的。

場子裏行列裏邊的人影，映在地面，輪廓明晰。進修班的幾位女教師，好像稍稍有點受不了陽光的威脅，行列便漸漸的喪失嚴整了，但是保訓班和壯訓班的學員們，在驕陽之下，仍一絲不苟，沒有一點疲倦的樣子現出來。

閱兵台上的人們，好像也感到各方面的學員不堪在烈日下久站，所以講演的人便不多。那穿一件特殊風味的白色長服的董神父，也便不想上台講話了。

接着便是頒發畢業證書。由各方面畢業考列前茅的學員一人，正步走到閱兵台下，受領證書，概行軍禮。保訓班的畢業證書，便由拱城鄉長 刀宗漢承領；壯訓班的由孟海鎮第二保長尹美棠承領。惟有進修班因為人數不多的關係，決定照名冊一點發。這樣在台上的人認為比較鄭重，可是在台下的，尤其一些女教師們，照着軍禮大踏正步走到台下，受領這張證書，好像是一個最難的功課。青年女子們總是愛笑的，害羞的，強制着笑意，勉強的大踏步走來，領了畢業證書，又復依照軍禮向後大踏正步轉回去，走着。她們眼看着四五百人的行列，衆目睽睽的集中在她們每個人的面孔上，仍免不了笑起來了！

典禮告終，在和悅的空氣中，便聽見各方面都舉辦了畢業聚餐，爭相邀致。保訓班在漫賀學校裏聚餐，有許多的教官們都去參加他們的那方面去了。我因為在他們舉行開學典禮的那天已經參加過；所以今天不想去。還有許多的長官們去參加壯訓班的聚餐。他們的宴會地點，便在國民兵團團部裏面。我覺得人數太多了，也不想去參加。最後決定去參加進修班的聚餐。他們只備席三桌，由潮州人開的海珍飯店包的。學員們坐滿了兩桌，教職員一桌的人數則還不足。潮州口味我們覺得最是鮮美爽口，較之昆明口味又勝一籌。我還聽說廣州口味又更比潮州味好。拂一也和我說：「俗諺說的：『生在蘇州；吃在廣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這話真覺有趣！

二

第二天下公後，我從縣府回來，佛照街上的幾家漢隸夷，又在破竹子，搭架子，忙忙碌碌，不知要做個什麼玩意兒？

不到幾天，居然看見他們做出幾樣東西來了！漢隸夷罕朝猛的家裏，擺着很大的一頭白象，和一大匹白馬，都是用竹皮編的，貼上棉花。還有一個花亭，玲瓏可愛，綵絹飾綴。

再過幾天，只見罕朝猛的家裏連日請客，好像家裏辦着喜事一樣。在他家裏幫忙做這

類綵亭和別的一些事的男子雖然不少，可是縫一些黃色大袈裟的婦人們也就很多。佛照街上的漢僊夷，便好像家家都到他的家裏來幫忙。

又過了幾天，他的家裏做好的東西，堆的更加多了。除綵亭外，還有一些長布條的錦襪。

有一天，我剛吃了早飯，回到房間裏讀書，忽然聽到敲鑼的聲音，從遠而近，好像逼近門口一樣。我便到門前站着。這時門外擠滿了許多人，應洪也是當中的一個。他望見我便說道：「罕老叭家，今天要賤緬寺了。」我才想起罕朝猛家裏做好的那一些東西，大約今天都要奉獻到緬寺裏去了！

敲鑼的聲音，便是從他的家裏出發，向佛照街南下，經過新街棚，轉向郵政局門口，直北上大同街，進緬寺裏去。此刻正從我們門前經過。只見先行的是一個敲鑼的孩子，接着便是幾個抬長布條錦襪的漢僊夷婦人，一個跟一個的魚貫而來，都穿着新潔的白衣青裙，頭頂挽着一個鳩髻，髻旁戴着幾朵鮮花，誰也不打套頭。看她們抬着那長條布襪，從人叢中經過，好像很榮耀、很自傲似的。抬長條布襪的袈尹過後，接着便是推紙象紙馬的人，和昆明三十年前大出喪時推着青獅白象一個樣兒。象馬過後，便是那抬綵亭的了。抬那綵亭的人，看着是一大簇袈仔。他們一面抬着，還一面唱着不知是唸經還是唱歌呢？左右前後，還有一些袈尹送着。救時的太太，也在側邊跟着走。她的一隻手裏捧着一個盤

子，一隻手便把盤裏的東西，不絕的灑在拾花亭的衰仔的頭上。她灑的是淨水呢？是花朵呢？我始終也沒看清。綵亭過後，便沒有什麼了。只是些小孩們跟在後面擠鬧熱。在我身旁看熱鬧的人們，有的無意中說道：

「無味！無味！拿着金錢這樣的虛耗！」

三

昨晚聽說今天晚上要「賤緬寺（一）」，不過今晚賤緬寺只算是「私賤」。說來便只是罕朝猛一家人賤緬寺而已。

現在快要到「開門（二）」節了！人們可以私賤了，私賤以後，接着便來一次「公賤」，公賤後就要開門了。私賤只要個人拿出錢來，做些紙火，買些用具，送到緬寺裏去，賤在佛前，藉此祈求私人生時的平安和死後的快樂。我們昆明像這樣做的，便稱為做「活五七」。

這天晚上，我進了緬寺，踱過一塊廣闊的草地，到了緬寺的二道門。門坎內外，都有賣吃食的攤子，也有人就在攤子面前吃東西的。佛殿裏面，有一個汽燈挂在綵亭面前，把佛殿裏到處都照得通明透亮！

罕朝猛昨天賤緬寺的東西，一件件擺得整整齊齊。那綵亭擺在前面，離佛龕只丈餘。

綵亭後面，便擺着紙象紙馬。象馬的後面，又還擺着幾張竹榻。榻上堆着許多東西：有電筒，漱口盂，瓷面盆，杏黃色洋布，花枕……

綵亭的中層裏，躲着一個和尚在裏面唸經。汽燈便挂在他面前。這時罕朝猛也在綵亭下面蹲着，檢理經本。他年約六七十歲，精神旺健。留着七八寸長的大鬚鬚，顏色斑白。和他蹲在一塊兒的，還有雅文紹五弟兄兩人。他們也是進來閑串的。他們在一堆檢理的經本，都是「貝葉佛經」。這貝葉經片片的疊着，用絲帶束成把。貝葉葉脈細膩如筍葉，葉色也同筍葉。每葉長約二尺，寬僅二寸。葉緣塗金粉，一律的長闊，還覺美觀整齊。葉面以鐵針劃上字跡，略呈黑色，所以字字都看得清楚。他這時面前擺着的貝葉經，大約一二十部，十分新潔，珍藏在木匣裏。聽說他和他的弟弟罕朝鳳在距今四十年前，才由景谷移殖而來。弟兄兩家，都建蓋中式瓦房在佛照街附近，孟海鎮上的人們，都喊他「罕老叭」。

殿外小和尚們敲鼓擊鉢，喧聲雜遝；把綵亭裏掩經的大和尚的聲音都掩蓋了。這時佛殿裏面牆腳下，還有許多的袈裟，鋪上地毯，默然端座，一言不發。

我走出佛殿，看那些小和尚敲鼓擊鉢，很爲起勁。這大概是他們的一種遊戲，也和內地小學校裏打乒乓球，打籃球一樣的興趣。我又從殿下的走廊繞了出來；青草場上添多了許多賣零食的小攤。他們沿着路邊，成排的擺了起來。大半還都是城子裏面的袈裟。可是她們賣的東西，便沒有一樣貴重的；只不過一些朝陽子，醃梨，醃蘿蔔，落花生還算是

難得的東西呢？漢羹夷賣的，卻有米線、米乾。漢人賣的更有鹵雞、鹵肚、鹵肝、鹵豬肉了。

我在場子裏兜了一個圈子，不曾看見一個熟人，便走出了緬寺的大門。歸途中突遇久不晤面的楚雲和克卿。他們約我到正祥家小坐片刻，因為時間還早，緬寺裏還不會放火花的。

後來我們再進緬寺。青草場上，千燈萬火，比昆明的「雲津夜市」還要鬧熱。這天晚上雖然月明如晝，可是對面看人，也還有些模糊，所以場子裏的電筒，閃閃爍爍，比螢火蟲還要多些！這時孟海鎮上的太太小姐們，也一簇簇的進了緬寺裏來，沿路談笑，好像今晚夜是大家玩樂的一個唯一機會。緬寺的這塊草場，儼然變成了一個娛樂歡暢的場子了！這時場子裏面的情況，和先前全然不同了！遊人擁擠不堪，途爲之塞。看左邊也是熟人，看右邊也是熟人；前面搖搖擺擺來的，也是熟人；後面跟着走的也還是熟人。好像整個孟海鎮上的熟人，都聚集在緬寺裏來了！我又向佛殿裏走，同來的人們，便沒有一個跟我走的了。因為他們覺得在場子裏串姑娘比一切都有趣吧！

進了佛殿，在那紙象紙馬的外側方地毯上有黑叢叢一簇人，他們見我進來，便招呼我同他們坐，仔細一看，知是實生明融鼎力和孟海士司在一塊。我看他們人太多了，便沒有加入，又獨自走到佛龕前面。佛龕下便坐着孟海召冠。召冠見我走來，便歡迎我到他的地

氈上坐一坐。急忙從他面前的一個水壺裏倒了一杯熱茶遞給我。不久楚雲來尋我，坐了片刻。又和他繞了一轉佛殿，人更多了，此外便沒有引我注意的事。再走到外面，只聽見有人說：「今晚上土司來，當然更加隆重了。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放火花呢？」又聽見有人說：「還是出去要騷有趣！」

在灰白的月光下，又遇見若愚逸森，他說：「剛才裏面打小和尚，大和尚把小和尚打得十分厲害，不許他哭；不許他叫……」可惜我沒有走去看一看。

我這時因大病剛好，有點怕冷，又不耐守夜，所以等不到放火花便獨自回來了。

四

過了一星期多，在一個繁星無月的夜晚，那天正是國曆九月十六日，他們便訂爲公賤的日子。記得救時和我說：「每年的公賤日期沒有一定。大概他們要在曆書裏面，擇一個吉利的日子，便臨時訂爲公賤日期，但總不出國曆九月的中旬。公賤日期決定以後，便須通知整個的城子裏或寨子裏的人們，都要在那天晚上到緬寺裏去公賤。那時家家戶戶，捐出錢來，做些紙火，買些東西，送進緬寺裏去。誦經頂禮，祈求閣寨子閣城子的清吉平安。緬寺裏面，在私賤的夜晚，還不覺怎樣鬧熱，可見到了公賤的那天夜晚，便有不可以言語文字形容的鬧熱。」我問道：「假如到了這天晚夜下着大雨，又怎麼辦呢？」他說：

「日期既然確定了，即或下雨，也還是要公賤的。」

果然這天晚上，真個鬧熱。莫說孟海城子裏的衰仔、衰尹、騷樞、騷乃，大都到官緬寺裏來，甚至孟海鎮上的漢人，不論老幼男女，也都趕來了。有的肩挑負販，到緬寺裏賣吃食；有的身上帶了錢到緬寺裏來買吃的東西的；有的來擠鬧熱，看玩意的……人人都好像欣欣向榮的趕進緬寺裏來，尋求各人的樂趣。惟有我又因病後失調，好了又病，病了又好；今天晚上，四肢還酸軟無力，好像風兒都可以把我吹倒。因為私賤以後，接着又病了一場，臥床已四五天。今天算是病後新愈，帶着一顆創痛的、傷感的心兒，也進了緬寺裏來。

來時還早，夕陽剛落，青草場上這時還空無所有。我便去找緬寺裏的二佛爺談閑。他們和我做朋友的也不少。最初認識我的，便是都先。他是二佛爺中精明而且客氣的和尚，大約二十餘歲，家在景買，離孟海鎮只六七里路。

這天晚上，都先在緬寺的後院邊一個人吃着糯粉粑。我剛走到，他便把他手裏的糯粉粑折一半給我，我病後決不能亂吃東西，所以不願接受。我因初識熨文，還不能讀他們的經典，但是熨文的「唱詞」書，我卻感到很大的興趣。這時我要請他幫我徵集一兩冊唱詞，他便欣然的應允了。

這緬寺裏的後院，只有一間瓦頂矮廈，前面一長道磚砌的矮圍牆，高不及三尺。牆外

平曠萬頃，直到很遠很遠的山麓。對山林木蔥鬱，有時蒼翠悅目，有時遠樹含烟。所以胡巴和都樞、都乃、爬樞們，便有時蹲踞在圍牆頭上，看隴畝香稻，看雲霞出岫。清翠閑適，真是出家人的享樂。矮廈的一邊，接連着幾間馬廐。廐裏養着三四匹肥馬，體態豐腴，十分精壯。許多人也嘗怪緬寺裏的馬，怎麼會養得很肥壯呢？有的人說，因為每天賤緬寺的糯飯太多了，和尚們吃不了，所以有糯飯餵馬，給馬吃了精壯起來，因此緬寺裏的馬，都養得很好。信如所言，不免是率獸食人食了。這些馬，養着給和尚們在每天下晚練習馳騁游玩。這樣教育的意義，也正像為校裏設籃球排球場給學生們練習球戲一樣。

都先邀我到前面一間的竹榻上坐着談閑。我們談話的時候，一些爬乃們、爬樞們，都圍攏我們站着，好像看新鮮玩意一樣似的。可是當我問他們的姓名的時候，幾個太年幼的爬乃，便急忙跑開，好像還是很害怕我一樣。有的爬乃們，卻也一無畏悸，願意和我親近，願意認識我，和我做朋友。所以我都把他們的姓名、年齡，記在我的手冊裏。他們當中，也有幾個是漢彝夷，便住在孟海鎮上。佛照街便大半是他們的住家了。他們也有取了漢名的，周瓊華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和我說，他已經讀過一年的漢書，在保國民學校裏上了一學年，後來才進緬寺做和尚的。讀了漢書又去進緬寺做和尚的，也不僅只他一人。我問他們讀書好呢？做和尚好呢？他們便一言不發的跑了！

在這許多和尙朋友裏面，和我新認識比較熟一點的，便是召縵和都罕哈兩人。召縵是孟海土司的堂弟，緬寺裏的爬櫳。他還沒有升爲一佛爺，所以他的名字不叫都縵而叫召縵。他具有一副謙禮客氣的面貌，和我談話的時候，都是笑容可掬的樣兒。他的年齡大約十六七歲。他和我說：「現在我們緬寺裏面，都櫳有四人；都乃也有四人；爬櫳和爬乃共有三四十人。」在佛海全縣的各種寺裏面，有這麼多和尙的，也不過僅此而已。說到都罕哈呢？性格便和召縵一點不相同了。他具一副直率而坦白的面孔，不像召縵的精細縝密。他和我每一次的談話，都很爽直，一點顧慮沒有。這天晚上，他問我從什麼地方來到孟海的？我說：「我是從猛先櫳（即昆明）來的。」我也問他知不知道猛先櫳？他說道：猛先櫳他是聽過的。因爲他知道王心董是剛從猛先櫳轉回來的，接着他又問我，認不認識王心董（救時的長子，孟海土司之姊所生）？我答道：「王心董我怎麼不曉得？他還是我的學生呢！」接着我便解釋給他道：「王心董在猛先櫳進了南菁學校，我做教師的時候，曾經認識了他。」我又問他他不想去孟先櫳游歷呢？他說：「很想去，」是怎樣能去呢？」

這時夜色一時比一時顯得漆黑，對面談話人的臉龐，一點看不清了，可是佛殿裏點着的汽燈，那光芒從門縫裏透射了出來，便像日光一樣。這光芒的攝引，使我放棄了和都罕哈的談話，迎着光明，走上了佛殿。佛殿裏面坐墊聽講經的人已經不少了，到裏面閑串

的人也不少了。我一人躑躅在佛殿裏的時候，正想尋找可以談話的熟人。仔細一看，孟海士司還沒有來；二官（即召寇）也還沒有來呢。正感到怎麼一個熟人都見不着的時候，剛走到佛殿的拐角處，忽然有一人一骨條從鋪墊上爬起來迎候我到他的鋪墊上去坐。我還不認識他是誰，便問道：

「你也認識我嗎？」

「怎麼張祕書我都不知道呢？」那人道：

「你是誰呢？」

「我便是叭鼎，你不知道我嗎？」

「你的家在那里呢？」

「在城子。楊益公家的上側。」

叭鼎年約五十上下。這時我還不知道他的外甥便是都罕哈，因為我沒有到過他的家裏。我剛坐到他的鋪墊上談閑的時候，便見克麟、郭全、國鸞、瑞芬、月嬋、瑞祥、國基，一齊來到緬寺裏面。他們也到我這邊來，大家都坐了片刻，談一些閑話。後來郭全問叭鼎這所緬寺建蓋了幾多年了？叭鼎答道：「大約一百多年了。」這時便引起我問叭鼎關於變族同胞的源流來：

「最初變人從什麼地方來到孟海呢？」

「聽說從猛勒來的。」叭鼎答道。

「猛勒在那裏呢？和猛先（昆明）接近嗎？」

「大約相近的。」

郭全們走了後，實生明融又連翩而來。這時進佛殿裏來參謁的人可不少。後來聽說有幾個火花筒子已經搬進緬寺裏來了，我便告別了叭鼎，走到外面場子裏。從人叢裏看見那火花筒子又和新年放的火花筒不相同了。

這火花筒子用合抱的樹幹一節，剝空了幹心，把火藥碎鐵片塞在裏面。外面還用粗繩子纏繞起來，嵌放在一個大木架上。這木架又裝置上一個竹編的鳳凰身首，翅尾全備。也有的木架上不裝置鳳凰而裝置虬龍的。都做得色綵悅目。

這時青草場上，也同樣是萬點燈火，千芳奪目，嬉笑狂歡的聲浪充斥。人人都在歡暢中等候着火花放出。已是九點多鐘，都還不聽說要放火花。夜寒氣肅，我又覺得有點怕冷。正想回家添衣，然後再來。突然人叢裏闖來一個小夥子，他要拉我去吃東西。我仔細一看，原來是應洪。我也卻覺得有點飢餓，但絕不願和人去搶佔一席吃東西的空隙，所以我還是喚着應洪出了緬寺，上老街的牛肉館去。

回家添了衣服，休息片刻，差不多要到十一點鐘了。平常我九點鐘前後便睡了，今晚雖然精神匱乏至極，腳手酸軟，總以機會難捨，仍然跟着應洪再到緬寺裏來。

剛進了大門，便聽說要放火花了！果然裏邊的一個火花架上，澎……澎……澎……的冒出了一股白光，直衝上五六丈高，隨後點點火花，紛紛的散開落下來，真個好看！

這晚場子裏擺着的火花筒子，共有七架。一架剛剛放歇，別的一架又把火線引着了放起來。放火花還有一種比賽的性質，各人做的火花筒子不同，希望着自己的火花放了起來噴火力要比別人的強，衝射的程度，總要比別人的更高更遠。這樣便預卜了自己未來的運程必然順遂，必然升進！所以當火花筒子引了火，澎……澎……澎……的冒出白光來的時候，那獻火花筒的人們，便在火花架前跳舞起來，他的家人們，親友們，緬寺裏的和尙們，也都跟着狂舞，高唱「衣臘呵歌」。

看到最後的一個，便不妙了！火線引進火花筒裏，不曾聽見那澎，澎，澎的聲音，也沒有看見那直衝上去的一道白光，歇了一會，那火花筒子突然碎的一聲，合抱的樹幹礮炸成塊，圍繞在樹幹周圍的棕繩也都掙斷了。在火花筒子附近的人們，有的炸傷了，有的嚇壞了，整個場子裏興高采烈的觀眾們，也嚇呆了！大家的樂趣，頓時從沸騰點降到冰點來！這不僅做火花筒子的人們感到極大的不快意，甚或悞會到未來的不吉；所有來尋樂趣的人們，便都不歡而散了！

(一) 賤緇寺 梵文讀如 *Dāśa*。凡以錢帛食品獻奉緇寺者，均稱之曰賤緇寺。有所謂「大賤」，「小賤」；與「公賤」，「私賤」之別。在梵族則以賤緇寺爲最普通之事。蓋凡緇寺內自大佛爺以至於小和尚每日之食事，皆賴於賤婦之每早以食品賤緇寺，此即普通私賤也。

(二) 開門 梵文讀如 *Pravasa* 譯之爲「出佛寺」之意。與「關門」(梵文讀如 *Pravasa*) 相對待。「關門」節之梵文義爲「進佛寺」，暹羅方面華僑譯其義爲「守夏節」。拂一譯其義爲「禮佛節」，我古時佛經譯爲「坐夏」，均較譯「關門」二字爲佳。蓋焚俗在此兩季中，有一「關門」節，年老者在此節日中，須每日入緇寺頂禮聽經。年少者，在此節期中不得建屋及婚娶等事。須至「開門」節後，始得自由也。

(註) 賤 玉篇，賤，變夷以財贖罪也。以財帛獻緇寺祈福祚，似與贖罪相通，音義俱切。焚俗有所謂「私賤」，又稱「小賤」，梵文讀如 *Saśa*。又有所謂「公賤」，或稱「大賤」，梵文讀如 *Dāśa*。
火花 梵文爲讀如 *Teloma*。意即火之花也。公賤或私賤時所放。新年所放之火花，有呼爲「高升」者，梵文讀如 *Healo*，與公賤私賤時所放者不同。

附錄六篇

目次

- 一 孟海棘人由來之傳說
劉獻廷
- 二 孟海棘人由來之傳說
大叭獻述
張鏡秋記
- 三 頂真叛變之沿革
劉獻廷
- 四 頂真叛變之備考
大叭獻述
張鏡秋記
- 五 賤董之傳說
劉獻廷
- 六 車里九龍江卽景
李拂一等

孟海彝人由來之傳說

劉獻廷

孟海爲佛海縣治所在地，亦全縣政治經濟之核心。雖種族複雜——阿卡、濮曼、漢擺夷、彝人——而彝人居其大半。考彝人之由來，雖有史乘紀載，然散亂磨滅，任其遺失；或遭回祿；今無紀可憑。筆者僅以一般之流傳，略述如左：

孟海之彝人，原居貴州省某縣之猛勒童（不知屬今貴州何縣）。因遭瘟疫，遂誤信遷地之說，沿苗嶺而西行。經威寧縣過昆明，至磨血（易武境，鎮越縣內）。計離家已三載，思途中風霜之苦，驟動苟安之心，乃伐木造屋，墾荒植樹，暫居於此，約一年，因田地狹小，糧食不足，又沿瀾滄江流域南下，至今車里縣屬之漫漏。居四月，感覺氣候惡劣，再溯流沙河而上，歷程五日，始至孟海之漫尾。此地平原廣闊，氣候涼爽，惜已爲阿卡族所據。與阿卡王商請同居，王慨然允許，並助其築房屋墾荒，互相友愛，安居樂業者約三四十載。後人口繁殖，土地發生爭端，阿卡彝人之間，漸生隔閡，雙方各起畛域之見。阿卡嫉視彝人之發展較速，惟恐喧賓奪主，即借故以武力逐彝人出境，剷草除根，大肆戮殺，彝人能逃生者，寥寥無幾！

後數十年，契人有大批歸來者，並以千金向阿卡王贖其罪，結果得今漫尾，漫費，漫猛，漫真，漫興等五寨，作爲耕住之區。但需供阿卡王之一切使用。契人表面唯唯是從，而心中回憶被阿卡殘殺之慘，莫不切齒痛心，卽招集會議，密商起反事。但不知推誰爲首。議論紛紛，毫無頭緒。忽座中一大漢起而厲聲曰：「今我輩皆屬平民，況非來此之鼻祖，若立爲王，實逆天道！余聞前召安之子召海，其父被阿卡害後，隨母逃入片馬，居於民間。召海世代爲官，其先人來此，亦爲其父所導。今欲舉大事，非其人不足昭大信。我倚名貴，奇恥可雪，世仇可報也。」

於是衆從其言，派人赴片馬，求召海於民間。召海應聘，率眷屬出任契王。衆皆請以武力從事，召海力持不可曰：「今契族不逾千戶，而阿卡數倍於我。若與爭，則寡不敵衆；伊爲刀俎，我爲魚肉。余意當以巧計取勝，將吾妹赧格猛獻阿卡王爲妾，相機從事，以作內應。」衆然其言。

次日，卽派人將赧格猛進獻阿卡王。阿卡王見其貌美，如嫦娥化身，西施下降，大喜。命來人回告，定明日爲花燭之期，預備酒宴，赧格猛辭出，回告其兄。召海卽召集鄉老，密議進行。衆皆面面相覷，無一應者。

忽見前進荐召海之大漢岩興復起立大聲曰：「今良機可乘，而諸公何仍束手？依余蠢見，速派人高搭草棚，（於今漫興之側）棚內梁上，懸挂鹿角，待阿卡王來時，必將兵器

懸鹿角上。另派壯丁二百名，各持箭戟，埋伏草棚中，一俟阿卡王飲醉，大王發號，即將繫鹿角之繩，向外抽緊。一面伏兵衝入；阿卡王手無寸鐵，且精神失常，儼如鍋中之魚，插翅難逃。我夔人即可復仇，任性所欲也。」衆然諾。

召海卽命岩真率領岩叫，岩猛，岩賽，岩尾等五人，分頭進行。次日中午，阿卡王率領各大叭，紅車彩馬而來。前呼後擁，從者塞途。全數夔民，設置香案，跪迎路旁，可謂盛況！

及至草棚，阿卡王果將兵器高列鹿角之上。耀武揚威，誇耀兵器銳利。少頃設宴，每桌以夔少女作陪，狐媚妖態，前來灌酒。阿卡王有如西遊記中之猪八戒入盤絲洞，不憂性命，痛飲大醉。

忽聞耳旁碎杯之聲，尙未查明聲發何處？而夔人已蜂擁入！各持兵器，如切瓜削菜，一陣亂殺。上至阿卡王；下至伙馬伏，無一漏網。頃刻血流成渠，屍骸山積。召海卽帶領衆人，折倒草棚，將阿卡王掩埋其內。噫！阿卡王數百年之威風，今埋於此小土丘中，何其慘也！

掩埋完畢，夔人集衆合圍墓地，高呼慶祝！並令岩真率領壯丁，促阿卡人立刻搬往各山，耕種山地；並認夔人爲其祖先，每年供給所需。平原爲夔人所有，分封有功之夔民。管轄治理，不得侵犯咫尺之地。結果阿卡毫不反抗，甘願作夔人之奴隸。遷往山陬野窟。

夔人始以召海之名，改地名爲「孟海」。樹夔人世襲土司之制。

而阿卡至今六百餘年，仍在孟海土司統治下，馴服如牛馬。至今漫興之阿卡王墓地，不惟阿卡本族每年掃祭，卽夔人亦時常以豬牛爲獻禮。夔人心理，於此可見！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九日

孟海棘人由來之傳說

大叭獻(註一)述

張鏡秋記

在昔十二板納皆阿卡寨也。其後有自猛勒來之二酋首，率人民二千餘戶，遠來移殖。斯二酋首乃昆仲，兄名岩亥，弟名岩昂。途中歷兩年，始抵磨黑善勇。其地以狹小不適於耕種，乃沿江而抵車里漫稜。復沿流沙河而達佛海之漫尾，漫滿，遂住漫滿對面之回赧新。岩亥之從附者三人：一名鮮森；一名鮮潘；一名鮮皎。岩亥等以抵此無田可種，因向當地之阿卡官名召達奔言。且飭鮮森，鮮潘，鮮皎等三人，負責選一夔族女子，進獻於阿卡官，召達奔為妾。阿卡官喜，乃撥漫興、漫費、漫拉悶等三寨地贈夔族為耕地。於是鮮森得漫興為耕地；鮮潘得漫拉悶為耕地；鮮皎得漫費為耕地。各率人民力事耕作，數年後歲稔物豐，於是夔人即與阿卡啓釁矣。

夔族前處於阿卡統治之下，阿卡官飭夔人隨時供菜葉飼象。某日，夔人以甘蔗為武器，初伴作飼象狀。甘蔗端插鐵鏃，且以菜葉裹鐵鏃飼象。象怒，阿卡官自象背降地以視，夔人即乘間以甘蔗鐵鏃刺死阿卡官。以是阿卡人畏而出奔，夔人遂盡得其地，而設官分治焉。

夔族酋首岩亥岩昂，殺一牛以祭刁木拉（山川護衛之神）。刁木拉不受，謂夔人曰：「酋長岩亥岩昂，均非循良。岩亥爲惡人；岩昂亦非禮之人也。夫官以德選，夔族應自石奔（註二）選官蒞職，余方能受此祭。於是夔人遵其所言，選人以蒞治。書不載此人姓名。然自石奔人蒞此地爲官，直至今土司刀宗漢已歷三十一代，惟不識究有若干年歲也。」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寫於際宏院

（註一）大叭獻

夔文讀如 *ᵛᵛᵛᵛᵛᵛ* 或譯爲「叭欄欠」。蓋夔官之掌理文獻者。縣府祕書一職，夔文亦譯爲「大叭獻」者，於意均當。述此文者，卽孟海之大叭獻也。此人年近古稀，精神尙健，惟腰脫佝僂，步行踉蹌。孟海蠻漢人，輒呼之爲「老叭欠」蓋孟海夔官，除大叭獻外尙有二「小叭獻」，此人年僅四十上下耳。

（註二）石奔

與石屏音近，且距十二板納匪遙，究未知果係石屏否？待考。

頂真叛變之沿革

劉獻廷

前清光緒年間，孟海土司因年老不能供職，讓位於其長子召雅轟。數年後，召雅轟被刺。「二官」(注：漢人稱召冠爲二官，蓋其地位次於土司也)強霸土司職，剝削地方，人民均痛恨之。召雅轟之弟召雅和及其子召臘，尤恨之刺骨。每欲除之，苦無適當機緣。無何，「二官」被刺，人民遂擇立土司。議論紛紛，各叭目有主張以宗祧爲重者；有主張以德行爲重者；結果立召雅轟之弟召雅賣爲土司。召雅賣既爲土司，更裂土封贈其姪。叔姪和睦，相安無事。

十二版納在未設漢官以前，乃隸屬於思茅廳。土人則受宣慰司管理。江外(即瀾滄江之外)有六順土司，爲惡不仁，欲奪宣慰之權。蓋其野心之發生，由於漢人不識傣語，且傣人亦少知漢語者。六順土司世代親近漢官，因之漢語通曉。不論大小官員，過江辦事，皆必聘之爲翻譯，以是利慾薰心，不惜顛倒是非，以求厚利。數十年來之漢官，俱被瞞過。伊對土人又怙惡不悛，惟利是圖。江內有孟遮土司，爲八猛首領，地廣人衆，威震四鄰。內有叭康量，實操其權，素與六順土司狼狽爲奸，幸災樂禍，後被高鎮台發覺革職。

是時適值孟潘土司被刺，六順土司刀繼善，即令其弟刀繼美前往襲職。

刀繼美則與同族王光溪王佩坤先往孟遮（即南嶠），以書面知會孟潘人民前來迎接。但孟潘人民深知六順土司爲人奸詐。因即回復云：「孟潘人民，可以自治，無立土司之必要也。」繼美得信，大失所望。自覺羞愧，無面返家。因在孟遮教唆召雅和召臘，與召雅賣爭權，思於中取利。殊知叔姪相好，奸言難進，三人只得回歸六順。

未幾孟遮土司與叭康量再四刁唆召雅和與召臘。並謂：「孟海土司之職，應歸於汝，今反被召雅賣轄制，殊爲不值。」

二人名利心動，頓生惡念。此後遂謀叛變。時召雅賣往仰光賒佛未歸，意欲途中暗殺，但歸期遙遙無所知。

召雅賣旋返孟海，二人陰謀洩露。經大佛爺從中調解，三人對天盟誓，雙方不得別生異心。

明誓只三四日，二人暗約叭蠻與叭乃蠻真及各寨之流氓，圍攻召雅賣土署。召雅賣聞變，急由曬台跳出，逃往孟潘，月餘未歸。

適雲南石屏商人張棠偕自英緬返孟海，就中勸解。以孟潘人民之名譽，送伊回孟海。二人自知理屈，即日逃往孟遮。召雅賣則向宣慰及孟遮土司申明此二人變亂，意在爭奪土司職權，將來無論如何，總以維持地方安寧爲重。

宣統元年四月，車里宣慰遣兵來孟海彈壓，意在調和，欲待孟遮土司來時一同會商。不料孟遮土司於四月初二日，勾結二人，明由大道來孟海調和，暗使叭康量帶兵七百餘人，由漫拉悶走漫興，圍攻車里之兵，殺十餘人，乘勢分頭尋殺召雅賣。召雅賣聞變早逃。叭康量遂搶劫，放火燒屋，商人逃走殆盡。其中以張棠階之損失較巨，約白銀一萬餘兩。因赴車里，將此情形報告宣慰，請其彈壓，並追究失物。宣慰以無此能力，希望漢兵開來爲辭。張棠階卽往思茅廳陳報龍公沛然。又分向普洱道及各鎮邊廳前具稟。其後思茅廳派六順土司撥兵十餘名駐紮孟海，名曰保商隊。此時商人早已逃出殆盡，此不啻敷衍之意。地方反被此保商隊蹂躪，不忍聞問。

是年九月，上憲飭新任思茅廳費公與副委員鄭培田來孟海查案。費公初不知六順土司之奸狡，仍委王佩坤（土人取漢名者）爲翻譯。王佩坤到孟海卽上書費公謂：「各孟土司爭鬪之原因，由於未受漢官加封。若大人將各土司調齊賜封，則彼等自知守法相安矣。」費公然其言，遂令調各孟土司前來受職。

王佩坤有一堂弟，名召相，渾名「三跛腳」者，爲大孟籠婦所生。其時亦住孟籠。佩坤心生一策，寄函召相，囑冒充孟籠土司，前來受職。費公不知其語；孟籠土司不知漢語，大可膽蔽也。受封後，卽可奪取孟籠土司之職位。

張棠階不安緘默，卽以土語告孟海老波猛，囑向費公申明此中狡情。費公聞悉，怒責

王佩坤之欺詐。鄭委員意欲將其解往思茅，惟念同行之誼，乃革其職驅逐出境。

召雅賣逃亡後，迄今未歸。張棠階遣人四尋。召雅賣歸來時已一無積蓄，見費公只以芭蕉一束爲敬。召雅和則以四平頭鹿茸一架呈敬費公，雙方均到。費公詢問結果，以宗祧承襲關係，改立召雅和爲土司，召雅賣所損失者，由召雅和賠償紋銀三千兩。此諭一下，衆皆默然，蠻董老叭遂邀各寨叭目，伴整行裝，預備離境；一面稟見費公，申敘民意擁戴召雅賣；且大人命召雅和賠紋銀三千兩，此款終歸人民負擔。如此人民左右是死，現在我輩，只有同召雅賣一同離境。費公聞言，志忑不決。張棠階乘機對費公曰：「孟海土司職位，素以有德者居之，宗祧良非所重。」時人民已紛紛離境，費公卽派員宣示「土司歸召雅賣」等諭。召雅賣仍復土司職。

費公會屢調孟遮土司與叭康量來孟海。伊等均違抗不到。費公料難解決，遂於冬月間返思茅，照實情呈報上峯。並留兵一哨，駐孟海爲保商之用。此時內地商人僅張棠階一人而已。哨兵駐孟海因錢糧不濟，意欲撤退。張恐叭康量再亂，因與哨兵官黃寶廷商議，糧款暫由張借墊，再稟請添一哨。經照准，並派楊華廷一哨前來，二哨同駐孟海。

宣統二年春，雲貴總督李經羲由省委黎公壽昌，並副委員陳鶴軒復查此案。經六順時，仍委王佩坤爲翻譯。未達孟海，先至孟遮，黎意欲追究叭康量，終爲王佩坤好言庇護。兼之黎公初到，未審實情，遂未深究。王佩坤因前事被張棠階揭穿，此次自料陰謀難

遂，故不肯同黎來孟海。逕返六順，旋至思茅道台處，控告張棠階，謂「一切叛變，俱爲張棠階從中播弄，方至激變」等語。方道臺知爲誣詞，不以爲然，並將原呈寄交黎公。

黎公既抵孟海，召雅賈則請李輔廷代寫稟呈訴數次被害經過情形，實由於叭康量教唆六順土司之離間。黎公初不以爲然。張棠階又將叭康量狡詐情形，詳細面述，方信六順土司之陰謀及孟遮土司刀正經之惡竊。於是調刀正經及叭康量來孟海，仍違命不到。時值刀正經之子刀忠良來孟海。黎公在緬寺門前諭刀忠良曰：「汝能取得叭康量首級，賞銀三百兩，並保全汝家土司職位。」刀忠良往告其父。刀正經曰：「汝欲取叭康量之頭，莫如取父頭更妙！」刀忠良聞言不敢行。

自是刀正經防範日緊。叭康量帶士兵數百名駐孟遮漫費緬寺，日肆猖狂。並致書黎大人曰：「汝欲取我首級，請速來；否則余將至孟海取汝之首級矣！」

黎公得信後，即調軍往攻，並令張棠階招集本地精壯，連同車里孟海土兵總數共七百餘名，於宣統二年三月初九日，夜間三時出發。是時氣肅天寒，雲霧四合。張棠階帶領孟海壯丁爲前隊，漢兵由左右兩路自田壩進攻，士兵自漫費後山獨路而入，四面圍攻。不料士兵胆小，不敢走後山，仍取道田壩，以致後山無人把守。先頭部隊，因霧濃不辨遠近。直抵敵人營前，敵人遂先開槍，於是雙方互擊。

天明敵人全退，方知叭康量自後山逃脫。官兵被擊斃六名。叭康量潛入英緬，終未

獲。

當時頂真土司雖依附漢官，然暗中則勾通孟遮土司，據地自雄，狼狽爲奸。蓋漢人來邊地經商者，每至舊歷三月末，卽回原籍，如不暇歸，多染瘡疾致斃。頂真土司以此爲天然障礙，愈增狂妄，黎公覩此情形，遂具報督憲，請增兵攻頂真，隨奉派鎮邊廳，劉成良爲督辦，黎爲會辦，兼營務處；思茅廳費公爲會辦兼糧臺事務，官兵前後調齊四營往攻。但頂真地形險惡，四圍深林密茂，一時難克；且自四月起，終日雨淋，官兵駐防，水土不服，多致病死。黎再請調兵，復增周虎臣，柯樹勳各一營。連前合六營總攻。至七月，劉督辦因探知叻康量已離頂真，刀正經亦未必守頂真，則攻克收效亦寡，卽請辭職。旋以病故於孟遮。督憲又調普洱鎮蘇軍門統領全軍，於八月初七日到達頂真。頂真土人駭甚。因於初八日派人議和，願受招安，並獻出刀正經。蘇軍門依所請。

初九日中午，罪魁刀正經倉皇逃出，至城子邊紅土坡被擒，當卽槍決。隨將頂真土司解往思茅。（後被革職釋放）頂真之變，耗時五月矣。

黎旋晉省，交軍務於柯樹勳代理。未幾，迤南道方公保准黎公署理思茅廳兼辦頂真善後事。

黎於宣統三年春，復來孟海，欲呈請設漢官於十二版納。事未果而病故於孟遮。方道臺委柯樹勳代理思茅廳，未幾復任命爲沿邊督辦。改十二版納爲八區，每區設行政分局。

並設總局於車里，委樹柯勳爲局長，自後各孟相安無事。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頂真叛變之備考

大叭獻述

張鏡秋記

癸歷一千二百四十年，（距今四十三年前）宣慰司召孟香出巡孟海，建營房於老衙門之上。（按卽象山頂）臘月間，孟遮（卽南嶠）土司孟坎冷者，宣慰司之姪也，率兵竟犯孟海，與宣慰司召孟香大交兵。時經一年，勝負未分，經人和解，宣慰司召孟香隨移駐頂真。孟遮土司孟坎冷復毀約以犯宣慰。召孟香敗走孟梁，復自孟梁退回九江（按係車里九江），尋卽殞。孟坎冷遂繼爲宣慰司。

當孟坎冷與召孟香啓釁時，孟坎冷年方弱冠，繼任宣慰事，年甫二十耳。終其生卒無與開釁者。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六日於海祥閣

賤董之傳說

劉獻廷

昔某寨有岩多夏達者，父母早喪，兄弟姊妹俱無。住某緬寺中，分乞村人醜和尚之食品以度日。無何，種稻期近，土司令人民以竹木條圍田四週，保護秧田。岩多夏達以就食緬寺，賴村人供給，故亦往助，惟衆人佐以刀斧，編插殊易。伊手無寸鐵，編插極感困難。

未幾，青苗漸長，羣象即由岩多夏達置圍條之處侵入踐踏，食苗過半。村人怒甚，具告土司曰：「象入田食苗過半，乃由岩多夏達置圍處侵入。」土司諭衆民曰：「將伊捉至象進之處，掘深坑活埋之。但露其頭，使看守秧田。」

岩多夏達埋坑內數日，飢不能食，蒿目待斃。某晚，其母夢中告曰：「翌日羣象又來矣！俟象來時，爾速對先行之象言，告爾之冤抑，自有生望！」

翌日，夢中言果應。岩多夏達對象曰：「唉！汝等能知余之冤抑乎？自汝等入秧田踐食後，致余受苦如是。汝等漠然無動於心乎？」

衆象聞言，羣至岩多夏達之坑邊，用鼻捲去泥土，然後將岩多夏達投背上，復前行，

至一泥塘側，衆象以鼻於泥中掘出象牙一對，贈岩多夏達。伊於是仍返緬寺旁，蓋一小屋而居之。將象牙藏於床底。自是以割草度日。

岩多夏達每夕賣草歸家，正欲炊爨，忽見晚膳已留於鍋中，取而食之，味甚鮮美，如此者數日。

岩多夏達甚驚異，欲探其底細。翌日，出而後返，躡足屋側窺探之，則見一少女自象牙中出，烹調菜飯。伊急入，少女已不復見矣！

次日又如之。少女方出，伊急入擁抱之，女無可逃避，因許爲其妻，自後二人同居，伉儷甚篤！

經月餘，土司欲食獸肉，遂命村人往獵。得一鳩，以火烘燒後欲進於土司。惟衆人因辛苦過甚，殊覺疲倦，遂假寐。鳩爲貓食，衆人甚恐，計無所出。因往詢岩多夏達之妻，請代設法。其妻曰：「勿驚悸，吾自有辦法！」

卽往田間取野草開花作一菜，進於土司。土司食畢，覺清香異常，自生以來，未得此美食也。因問曰：「菜由何來？」衆民曰：「岩多夏達之妻所作也。」又問曰：「其人何如？」答曰：「貌美」。土司曰：「諾！」往窺之，果美如仙女。土司曰：「從生未見如此之美女，非徵取不可！」遂命村人往招岩多夏達曰：「給汝洋錢五十元，將爾妻獻於我，可乎？」岩多夏達對曰：「請歸詢妻而後行！」

後知其妻不允。土司怒曰：「殺其夫而後取之，何如？」或曰：「寧以智取。」

因飭岩多戛達以雞鬪。勝則無語，敗則取其妻。妻曰：「何傷乎？吾有應付之方。」遂默念真言，喚來野貓一隻，搖身一變，化爲一雞。表面觀之，殊無鬪力。鬪未三合，已將土司之雞化爲烏有！

土司怒髮衝冠曰：「翌日再以牛鬪！」

次日，岩多戛達之妻喚一猛虎至，視之如一瘦牛，旋即將土司之牛裂噬殆盡。

土司猶不悟，告全猛之叭目曰：「翌日再以象鬪。倘敗，以武力取之！」遂四面埋伏，以謀劫取岩多戛達之妻。

次日，其妻再喚一青獅，變爲一象，復與土司之象鬪。未幾，象爲獅咬斃。土司疾聲如虎嘯曰：「搶！」

霎時人山人海，水洩不通，急欲動手。而天空忽變黑暗，成羣烏鴉，齊飛向二人身旁，圍成一團。忽而飛散，清明如故，二人不知何往！土司亦掃興歸。

自後夔人於緬歷二月（舊歷十一月）緬寺之前設一長桿，上挂一長布條。布條頂端有一鳥，將布懸於鳥嘴者，卽此義也！

車里九龍江卽景

李拂一等

龍江兩岸柚花香，
記起清和明月夜，
故雨今朝一葦揚；
扳君細雨話蠻鄉！

柚子花開正月初，
幾處歌聲夕陽外，
九龍江上意何如？
夷姑隊隊撈苔蔬。

緬寺鐘聲間鼓聲，
撈苔夷女紛紛去；
九龍江上扁舟橫；
明月一輪天際生。

兩岸夕陽櫓影疏，
數聲鳳笛出塞外，
蠻童夷女罷撈蔬；
天際一鉤月如梳！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書

693.4

9323

428 張鏡秋著
邊荒

Handwritten numbers and symbols: 11, 2, 3, 8, 2, 2.



5505

Handwritten scribbles or marks below the label.